



時空遊戲

葉李華／著

時空遊戲

葉李華 / 著

SF
15

時空遊戲

葉李華 / 著

知識系統

倪匡鄭重推薦：

葉李華的科幻小說，最好的地方，是有他自己的風格。

他的作品究竟到了什麼程度，讀者可自行判斷，介紹者的責任是告訴大家：他的作品好！

時空遊戲 葉李華 / 著

知識系統出版有限公司

ISBN 957-9016-01-1



9 789579 016018

時空遊戲

葉李華

SF
15

知識系統出版公司印行

目次

倪匡序
張系國序

② ①

輯一：電腦內外的戲中戲

戲
光陰檔案

四 三
七

輯二：有你玩四年的遊戲

曲諧（大三生活）
GRE之夢（大四生活）

九 七
三 五

輯三：時空糾紐挪移的悲劇

無盡的愛
滅

一二五
一八一

後記

二六一

算是序

倪 匡

葉李華不知是什麼時候開始迷上科幻小說的——迷科幻小說的人多，看著看著，自己拿起筆來寫的人少——拿起筆來寫的人或許也不少，但是寫得出色的人，肯定不多，因為到目前為止，科幻小說的創作，並不是那麼蓬勃，和當年的武俠小說大高潮，不可同日而語，而實在希望科幻小說能有這樣的高潮，如果多幾個葉李華，這樣的高潮，肯定會有。

葉李華對我而言，是小朋友，這位小朋友的科幻小說，最好的地方，是有他自己的風格，在一開始，就堅持這一點，這使人可以預言，他在科幻小說的創作上，必然會有大成。

他的作品究竟到了什麼程度，讀者可自行判斷，介紹者的責任是告訴大家：他的作品好！

序是算

• ① •

時空遊戲

張系國

(時：一九九〇年，空：美國匹茲堡)我坐在書桌前，為葉李華的科幻小說寫序，讀書之樂樂何如？綠滿窗前草不除。跳。

(時：你讀這序文的時刻，空：你讀書的所在)遊戲規則如下。你可以隨機抽讀任何時空的任何一段序文。見到跳的指令，就跳到指定的時空。例如跳A，B，就跳到A時，B空。如果只有跳字，你可以跳到任何時空，再隨機跳回序文的任何一段。跳一九八九年六月北京。

(時：一九八七年，空：台北)葉李華寫〈無盡的愛〉參加科幻小說獎得到第二名。你在何處？那時你就看科幻小說嗎？跳一九九〇年匹茲堡。

(時：一九〇〇年，空：*)你可能在任何地方，*代表任何所在。一九〇〇年，我不存在，葉李華不存在，你可能也不存在。沒有中國人寫科幻小說，沒有中國人看科幻小說。跳。

(時：*，空：*)為什麼你看書要從頭讀到尾？為什麼你要接受線性思維的方式？線性思維的方式，是經過長期訓練後才培養出來的一種習慣，你被迫一行行，一頁頁，一章章的看書，因此也認定行、頁、章、節之間，有一定的先後邏輯關係。其實寫書的人和你同樣痛苦，被迫採取線性思維的方式。有必要嗎？跳一九九〇年匹茲堡)

(時：一九九〇年四月二日，空：台北總統府)黃信介對李登輝說：總統英明！跳。

(時：*，空：幼稚園)來來來，來上學。去去去，去遊戲。跳！跳！！跳!!!

(時：一九八九年，空：台北)葉李華的〈戲〉，獲得科幻小說獎首獎。跳一九八九年六月北京。

(時：一九八九年，空：美國布克萊)葉李華埋頭寫〈戲〉，準備參加比賽。跳一九八九年台北。

(時：一九八九年六月，空：北京)坦克車輾過天安門廣場。白衫青年站在路口，阻擋住一列戰車。跳一九九〇年三月台北。

(時：一九九〇年三月，空：台北)中正紀念廣場的青年，豎立起野百合花的模型。跳一九九〇年四月二日總統府。

(時：你讀這序文的時刻，空：你讀書的所在)你拒絕再跳，你發覺仍然被人牽著鼻子走。不跳了，你要自由的瀏覽。隨你的便，不過遊戲規則是什麼？沒有遊戲規則，你說。但是，沒有遊戲規則仍然是一種遊戲規則。跳。你不肯跳？再說一次，跳！

(時：一九九〇年三月，空：美國布克萊)葉李華和加州大學留學生發動簽名，聲援中正紀念廣場的學生。跳一九九〇年四月二日總統府。

(時：二〇〇〇年，空：*)廿一世紀的第一天，你在何處？我在何處？葉李華在何處？地球還存在嗎？中華人民共和國還存在嗎？中華民國還存在嗎？跳。

(時：三〇〇〇年，空：*)無盡的愛？跳。

(時：*，空：*)滅？跳。

(*，*)*

我怎麼會在這裡？不是明明已經到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我的頭好昏……
現在幾點鐘？十點三十，是白天還是晚上，他們都到哪裡去了……
難道只是一場夢嗎？但願如此……



……放鬆，放鬆，把全身都放鬆。慢慢地，一點一點地放鬆。從妳的腳掌開始，完全不要用力，讓它自然地垂下去，儘可能鬆弛每一根神經。妳會發現有一

戲



畫廊 / 石版畫 / M.C. Escher/1956

〔荷蘭畫家艾雪(Maurits Cornelis Escher, 1898-1971)的作品，慣用二維空間的幻象與錯覺，製造出各種對稱、無限、循環及遞迴的多重意象，充份表現宇宙人生之吊詭、虛幻神秘與無常，是舉世公認最具科幻意味的不朽傑作。〕

股軟綿綿的感覺漸漸升起，由下向上緩緩地擴散開來，一直散開，散開，散開到全身上下每一個角落……

現在妳的四肢都快變得像棉花一樣柔軟。但是，還可以再放鬆一點；讓身上所有的肌肉都舒張開來，直到能夠聽見每個細胞都伸著懶腰……妳終於會變得像雲一般輕盈透明，整個人幾乎可以溶化到空氣之中。一陣微風不聲不響地吹過來，妳也就馬上被吹到天上，隨著那陣風在空中胡亂地飄飄蕩蕩……

妳愈飛愈高，愈飛愈高，看見底下光怪陸離變幻萬千的景象不斷向後拚命散去；就這樣子飄啊蕩啊，也數不清飛過了多少個世界。直到突然之間，前方一束彩虹般的光柱將妳眼光吸引過去，這才輕輕拍打著身旁的空氣，對準虹光俯衝下來……

妳降落到那束七彩光柱之前，才發現後方原來是座壯麗古典的拱門。妳慢慢向內走去，立刻又有大團柔和的光芒圍繞過來，轉瞬間就置身在一間豪華賭場的大廳中；奇怪的是，手中竟然也握著幾個籌碼。試試運氣吧，妳走到最近的枱子旁，沒想到一下子就把所有的錢贏了過來。這時下一個賭枱也為妳預備好了特別的座位，

妳又在幾把之內殺得莊家落荒而逃。於是，開始向第三個賭枱走去……

從沒想到有那麼好的運氣吧！妳從頭一路贏下去，一次都沒失過手……等到贏遍了大廳中所有的賭戲之後，右側的那扇門自然就會為妳打開。妳帶著無比興奮的心情與愉悅滿足的笑容走進去，舒舒服服地在中央坐下來，細細品味著勝利的榮耀與驕傲。輕柔悅耳的音樂，不知不覺就在四週響起，妳滿心歡喜地閉上眼睛，任由美妙的音符在身邊穿梭流轉，真是從未有過的快意！

妳陶醉在美妙的樂曲中，根本不知道時間過了多久，直到一陣悽愴的啜泣聲傳來才終於驚醒。妳抬頭四顧，找了半天才發現哭聲的源頭，怎麼會在鏡子後面？正當妳面對鏡子發呆的時候，鏡中的妳卻突然接續了那串哭聲。妳不解地凝視著那個哭泣的自己，看見她一副悲戚的表情，兩顆大眼睛裡滿是亂轉的淚花，上面竟然還反映出自己疑惑的眼神。妳實在不忍心看到如此傷悲的面容，忍不住伸出手想要拍拍她；沒想到她卻趁勢猛然跳出鏡子，撲到妳懷中放聲大哭，直到把一生的痛苦委屈都哭出來才漸漸止住。妳愛憐地輕撫著她的頭髮，就像小時候安慰愛哭的小妹一樣。又過了好久好久，她才終於把頭抬起來，妳看著那雙熟悉親切的大眼睛，不禁

發出一陣會心的微笑。突然間一股溫熱的暖流從她手心綿綿傳來，一直貫穿妳全身上下，跟著她的身形也就愈來愈覺模糊，最後竟然全部化做暖流，消失在妳身體之中……………

妳自認是個完美主義者嗎？

妳常需要獨處的時刻嗎？

妳贊成現行的婚姻制度嗎？

妳做任何事情動機都很單純嗎？

妳常被異性的行為吸引嗎？

妳認為性與愛是不可分的嗎？

妳有過任何特別的性幻想嗎？

妳願意為愛情放棄一切嗎？

妳相信人類生而平等嗎？

妳做愛時會採取主動嗎？

妳常會感到害羞怯場嗎？

妳覺得死刑不人道嗎？

……………

人格／個性綜合測驗分析報告

受測者：納蘭華

性別：女

人種：蒙古利亞，黃種人

年齡：28・2

血型：O

第一部份：分類評量表

活動性 40 %	責任感 94 %	獨斷性 24 %
社交性 43 %	成就感 84 %	操縱性 52 %
冒險性 65 %	罪惡感 55 %	服從性 71 %
衝動性 31 %	焦慮感 41 %	社會性 60 %
壓抑性 45 %	鬱悶感 37 %	合群性 79 %

自省性 82 %	自信心 87 %	性開放態度 70 %
寬容性 79 %	自尊心 91 %	性變態傾向 11 %
依賴性 16 %	自由主義傾向 75 %	性侵略傾向 19 %
攻擊性 21 %	前衛傾向 78 %	性滿足感 68 %
果斷性 87 %	男性化傾向 61 %	性羞怯感 42 %
堅毅性 92 %	宗教傾向 21 %	性嫌惡感 13 %
第二部份：綜合結論		
冷靜、自制、鎮定、細心、樂觀、可信賴、具領導能力……		
第三部份		



我明明記得很清楚啊！我在七月二十四日向總部報到，當天馬上就開始了專業鑑定測驗，一直考到八月七日才完全結束。最輕鬆的要算是最後那天——竟然全是心理測驗！在學校那麼多年，不知道幫教授做過多少這類問卷，沒想到今天自己倒成了受測者。這種測驗到底有多可信呢？連我自己都很懷疑。研究心理學快十年了，愈讀愈感覺實在有太多太多未知的領域。人類心靈真是宇宙間最神祕的實體，我們目前的成就，頂多也只能算是瞎子摸象罷了。

總算還好，自己能夠及早覺悟，讀博士的時候趕緊轉攻應用心理，今天才有這個機會走出象牙塔。否則的話，可能真要一輩子在實驗室陪小老鼠捉迷藏了。

那位負責心理測驗的主考官，想必也是分析學派的門徒，從頭到尾神祕兮兮地，連面都沒露一下。他的聲音聽來倒還真有點催眠的味道，竟然先玩起了冥想引導，大概是想分散我的注意力好引出潛意識。白費了半天力氣，卻忘了我跟他同行，那套唬人的把戲對我可是一點都不靈的。

十幾天的疲勞轟炸，今天終於全部結束了。不過一切的辛勞也總算有了代價，這份夢寐以求的工作終於讓我爭取到了。

七日下午，我差不多是五點左右離開的，因為塞車的關係，回到學校宿舍都已經七點多了。好在還有一個星期的準備時間，可以先好好休息一下，把學校的事情都了結後再去上班。我倒在牀上，還在想著明天上午就先去向教授辭職；他聽完後一定又會猛抽煙斗，然後瞪著銅鈴似的大眼睛，用他標準的歐陸英語大聲問我：「妳是認真的嗎？」我該怎麼回答呢？總不能說跟那群白老鼠玩膩了；要是他提議換幾隻天竺鼠，那該怎麼辦呢……

後來好像還迷迷糊糊見教授硬是不肯放人，索性把我也關進了迷宮。我一個人可憐兮兮地在通道間鑽來鑽去，他卻在外頭愈看愈高興，還不停地向電腦報告我的情緒反應和焦慮指數。直到我急得快要哭出來的時候，才終於聽見好響亮的一串鈴聲，還有教授大叫——實驗結束！我不知道又掙扎了多久才張開眼睛，牀頭的電話早已響了好幾十聲，趕緊一把抓起話筒，傳來的卻是個好陌生的聲音。

「請找——納蘭華小姐。」

「我就是，請問您是……」

「這裡是SDI總部，請妳立刻趕回來，到頂樓的第七會議室報到。」

「怎麼回事？有沒有弄錯啊？我有一個星期的假……」

「很抱歉，我只是負責通知妳，並不知道其他狀況。如果可能的話，希望妳立刻動身。」

真是倒楣！連休假都會臨時取消。我看看錶才剛八點，怪不得還這麼睏。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呢？誰叫我自己已經決定換工作了。

忽然想到了這樣也好，至少今天不必面對教授那副老K面孔，否則說不定他真會找我個籠子把我關起來。哎呀！那只不過是一場夢，我是怎麼搞的！

不過我確定那天早上還算清醒，絕對不會是另一個夢。我一面開車，沿途還一直在回想——得到這份工作可真不容易，一年前我就開始與SDI總部的人事單位聯絡，結果直到今年三月才接到面談通知；幾個月以來總共面談了五次，這才正式通知我去參加測驗。真是過五關斬六將，殺過重重關卡才終於進去。

但也不能怪SDI做事過份小心，這麼重要的軍事單位，出一點點小錯就可能引發世界大戰。納蘭小姐啊！妳今後可是身負重任啦！有信心嗎？當然！我可是專攻電子犯罪心理的，讀了這麼多年，什麼刁鑽古怪的案例沒研究過！這份工作簡直

是駕輕就熟，保證勝任愉快啦！

想著想著就到了總部，然後又費了半天時間才在頂樓找到第七會議室。怎麼這麼小？我敲了敲門，馬上就有一位留著絡腮鬍的中年男子將我迎進去，裡頭連我在內才只有四個人。

我剛剛踏進這間迷你會議室，幫我開門的那位男士就趕快把門關上，還在門鎖上撥弄了好久，然後才轉過身來與我握手。他自我介紹說名叫黎納德·羅素，是總部資料庫安全主任。接著又再為我介紹另外兩位男士：一位叫作傑夫·蘭姆，是總部的軟體工程師，差不多三十歲左右，金髮碧眼，身材高大，給人一種非常熱情的感覺。另一位褐髮男子比較年輕，他叫亞瑟·漢斯，是電腦網路通訊專家，一臉冷峻高傲的表情，一看就知道是標準的日耳曼血統。

他們三位顯然都知道我是誰了，我也就省了客套，隨便拉張椅子便坐下來。這時安全主任羅素先生則走到前方的主席台，宣佈會議正式開始……

他第一句話就非常嚴肅地說，我們四個人將成立一個緊急調查小組，由他自己擔任組長；因為情況特殊，我的任用案也已經提前通過。看他那副面色凝重的樣

子，我才感覺真有什麼不尋常的事發生了。

果然我没猜錯，接下來羅素先生就說SDI發生了空前的危機；但是我們絕對不能洩漏半點風聲，否則立刻就會引起全球性的騷動和恐慌。所以到目前為止，只有我們四個人參與這項任務，而且一切行動也都要在絕對保密的情況下進行；我們現在的會議內容也將歸為最高機密，因此才會選在這間迷你會議室召開，原來整個房間本身便是座巨大的法拉第牢籠，可以隔絕一切的電磁波輻射。

然後羅素先生才終於說出真正的狀況——竟然是總部電腦資料庫出現了被外人闖入的跡象！

此時亞瑟也站起身走向講台。他先開啟了前方的螢光幕，上面是總部電腦資料庫的網路總圖，其中有兩塊高亮度的部份，則代表曾被外來訊號闖入的區域。接著亞瑟把幾個資料庫結構圖叫出來放大，裡面有好多項檔案都閃著紅光。亞瑟報告說，這些四至六級的機密資料檔，在這兩天內都被非正常手續接觸過，而且極有可能已經被傳出網路之外……

亞瑟把一切細節報告完後，我們的組長羅素先生又繼續說下去。他說根據過去

兩天的狀況推測，這個闖入者很可能還會再來，所以我們要立刻展開工作，儘快將安全防衛系統的特殊警戒佈置妥當。

看他們三人那副如臨大敵的表情，我也真有點被這種氣氛感染了。不過在我心中，興奮好奇的感覺可能還比較多一點，真沒想到第一天上班就會碰到這麼精彩的任務。

也就是到現在，我才明白了這一切的來龍去脈。原來羅素組長懷疑這件案子可能有內賊，所以不敢隨便挑選建制內的成員；然而在這個調查小組中，又必須有一位犯罪心理學專家，他考慮了很久之後，才終於靈機一動想到了我。

會議結束後，組長便立刻帶我們來到地下第五層的祕密地下室——我們的臨時工作處。我隨便來回走了一趟，不但看到比太空總署更先進的電子設備，還有媲美五星級大飯店的套房和餐廳。看來要是不能完成任務，大家都別打算再重見天日了。

我們稍微休息了一會兒，就開始正式分配任務。由組長統籌一切並與上級聯絡，傑夫負責資料庫的安全防衛，亞瑟負責通訊系統的追蹤作業，我的任務則是資

料分析和狀況研判。

下午又開了一次工作會議，我就已經差不多進入情況了。等到沒有人說話的時候，便主動報告我對這件案子的初步看法。我說看來這位闖入者是個天才型的罪犯，不論目的是什麼，「他」都似乎非常有把握。根據這兩天的記錄，闖入的時間都有半個多小時，表現得從從容容，一點也不怕被發現。因此，這並不像是一種間諜行為或陰謀活動，否則絕對不會如此「瀟灑」。最可能的情况，只是一種惡作劇而已——自從電腦網路通訊發展出來之後，這種類型的犯罪便一直佔了很大的比例。通常都是一些年輕天才型的學生，他們自認聰明過人，專門以侵入各種電腦系統作為自我挑戰。這些年輕人根本沒有罪惡感，也無視於事發後的罪責，他們的人格大多也有缺陷，自我中心，自大自滿……

我看到三位男士都猛點頭，心想這次可真是學以致用了，於是便不客氣地繼續說下去。我說這個闖入者很可能以為做得天衣無縫，根本沒有人知道這回事，所以幾乎可以肯定他還會再來。這兩天他闖入的時間都在下午六點左右，也一定代表著

某種習性與線索。因此我的結論是，今天下午五點就開始嚴加戒備，他絕對料不到我們已經佈下陷阱，如果沒有意外的話，應該就可以一舉成擒了。

佈置防衛系統自然不是我的工作，傑夫和亞瑟都是這方面的專家。他們的第一步計畫，是在資料庫中安放許多抗體程式，讓它們在網路間來回巡邏；如果發現有任何外來訊號入侵，這些抗體就會立刻示警與攻擊，誓死保衛資料庫的安全。可惜的是這種抗體也不能放太多，否則正常的資料流通也會多少受到影響。

下午四點半左右，兩位專家終於把抗體安置好了。他們還把資料庫的結構全都用圖像表現在螢光幕上——那些一塊塊的長方形代表資料檔，檔案之間還有各種寬窄不一的通道，整個結構看起來還真像我們做實驗的迷宮。只不過這裡面跑的不是老鼠，而是好幾個圓圓的黃色光點，它們完全依照程式的控制裡裡外外到處巡邏，彼此之間絕不相碰也絕不迷路。等會兒真要是有什麼東西闖進來，那可就是標準的電玩大戰了。

在另一個大型螢光幕上，還顯示了SDI總部離散式資料庫網路總圖，全部共有三百多個資料庫聯在一起。傑夫告訴我，所有的資料庫「外形」都一模一樣，

而且還有不少是故意空置的；如果有闖入者想要竊取某個特定的資料檔，就必須一個一個資料庫打開慢慢找。這種設計本來就是為了安全的理由，現在果然發揮效用了——前兩天被那個闖入者打開的九個資料庫中，就有六個是全空的，另外三個幸好也沒有非常重要的機密檔案。

說著說著就有狀況發生了。大螢光幕上的幾條線路突然之間變得通紅，不一會兒紅光就全部集中到一個交點上。他真的又來啦！亞瑟趕快打開所有的監控器開始追蹤，大概只過了三分鐘，就聽見警報鈴聲嘩嘩作響，代表又有一個資料庫外層閘門被打開了。傑夫趕緊按一個鈕，把那個資料庫的結構圖叫出來，我一眼就看見左上方有個鮮紅的光點，他果然在裡面！

傑夫立刻下達指令把所有的抗體召進來，一眨眼間螢光幕上就變成了電子戰場。十幾個抗體開始集中包圍紅點，但是每次總差一步，紅點似乎比抗體靈活多了！只見它不停地在通道間閃躲騰挪，一下子就把所有的抗體全拋到後面，還趁機打開了好幾個檔案，吃掉不少位元的資料。亞瑟急得呱呱亂叫，忙問傑夫是如何控制抗體活動率的，傑夫吼著說他已經把運動能量調到最大，追不上就是追不上！

我們四個人，就這麼眼睜睜看著紅點悠哉遊哉地走到門口，順著聯線跑到網路邊緣，最後在一閃之下消失得無影無蹤。我忽然發現怎麼螢光幕上多了一行小字，放大一看竟然是——遊戲結束，我贏了，你輸了！

我們兩位電腦專家瞪大了眼睛，都是一副不敢置信的表情；組長也找了張椅子坐下，像是鬥敗的公雞一樣垂著頭。我只好趕快說些鼓勵士氣的話，盡一點心理學家的本份。

第二天早上，我們仔細檢討了昨晚的缺失，開始重新佈置準備。傑夫負責改良那些抗體程式，好好訓練它們應付各種突發狀況；並且另外又設計了幾種陣法，以備情況緊急時靈活運用。看他那副胸有成竹的樣子，就像已經在電腦中佈下了天羅地網一樣。

亞瑟則忙著準備外網路的追蹤作業，包括一切有線電纜與無線衛星網路系統。只要今天這個闖入者在電腦中待得夠久，亞瑟就保證能將他的位置定出來。不過，能讓闖入者待多久，還得看傑夫調教出來的抗體有多神通。

到了下午差不多的時間，我們四個人又開始嚴陣以待，結果這個闖入者再度像赴約一樣準時出現。我們先是看到他的紅點訊號沿著聯線一路跑過來，在一個資料庫前忽然停住，不一會兒的工夫便又溜了進去。組長忽然大叫一聲糟糕，原來這個資料庫有不少的二級機密。傑夫馬上命令所有的抗體向闖入訊號集中，不過幾秒鐘之後，就看到有好多抗體在紅點週圍形成不規則的圓圈，終於把他給圍住了！不料正當所有的抗體開始縮小包圍圈的時候，那個紅點卻突然快速閃了起來，一閃一閃之間便有許多一模一樣的紅點冒出來，簡直就是無性生殖！眼看著紅點愈冒愈多，都快超過抗體的數目了，忽然間所有的紅點好像都接到了突圍命令，同時一起向外衝出去……

這時螢光幕上一片混亂，有些紅點被抗體一口吃掉，有些卻是同歸於盡，但還有更多的紅點從衝破的缺口溜出去，居然還在抗體外面組成反包围圈，真是電動的兵棋推演！只見被圍在裡面的抗體全都急得團團轉，不久就在螢光幕上通通消失了。現在整個畫面上全是紅點在亂鑽亂跑，一閃一閃拚命吃著資料，乍看之下還真是奇觀！又過了幾分鐘，每個紅點好像都已經吃得飽飽的，便開始很有秩序地一個

個跑出網路……到最後只剩下一個紅點似乎不肯走的樣子，兀自在螢光幕上輕快地飛來蹣去，直到寫完一行龍飛鳳舞的紅字才消失無蹤。

傑夫漲紅了臉，瞪著死魚般的眼睛，口唇僵硬地把那行字唸了出來：

VENT—VIDI—VICI, You God damned son of a bitch——

後面一句螢光幕上並沒有，是傑夫自己加上去的。

「幹得好！傑夫，我終於定出他的位置了！」原來是亞瑟突然衝過來，表情和傑夫正好形成強烈的對比，我還是第一次看到他這麼興奮。

傑夫滿臉憤恨地瞪著亞瑟，好像就要一拳打出去的樣子。亞瑟大概是樂昏了頭，仍然自顧自地說下去：

「他根本不在地球上！我剛才沿著電波的來源向前追蹤，最後竟然追到了月球的寧靜海！」

「那又怎麼樣，你能抓到他嗎？」傑夫翻著白眼說。

「現在還不行，但我們至少縮小了範圍。而且我還發現，最前端的訊號功率非常弱，似乎是從小型天線發出來的。這表示闖入者的硬體規模不會太大，很可能只

是一個人而已，納蘭小姐又猜對了！」

這時組長也走過來，和我交換了一下眼色，然後慢慢地說：

「我們今天的努力總算沒白費。傑夫，別生氣了！你也很有功勞。要不是你的抗體把闖入者困住那麼久，亞瑟也沒時間追蹤到他的位置。」

「我還要再回去分析追蹤儀的數據，他的載波裡面好像另有古怪！」

第三天上午的工作會議中，亞瑟一開始就搶著報告分析結果。等他講完之後，我簡直就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只好用詢問的眼光望了望組長和傑夫，沒想到他們卻都沉重地點了點頭。看來亞瑟的話不是天方夜譚，反倒是我自己孤陋寡聞了。

原來亞瑟昨晚分析闖入者的電波記錄時，在載波中發現一種非常特殊的調變訊號。他儘可能地把訊號放大，試了好幾種解調技術，最後終於把那種奇怪的訊號解譯了出來，結果，結果竟然是——

「那是闖入者的精神感應波，他把自己的意識直接投射到電波中，與闖入的訊號合而為一……這也就是螢光幕上的紅點會那麼聰明靈敏的原因。」

我實在忍不住了，開口問道：

「真有這種事嗎？我怎麼從來沒聽說過？你們三位卻好像都挺熟悉，能不能告訴我到底是怎麼回事？」

組長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看了看傑夫和亞瑟，然後才慢慢回答說：

「精神載波的技術在四年前就已經發展成功了。只不過它一直被列爲一級國防機密，從來沒有公開過，所以知道的人還不到五十個。真沒想到，那個闖入者竟然也會這一招！到底是從哪裡學來的？我們可太低估他了！」

「那我們該怎麼辦？難道就這樣眼睜睜地看著他每天來去自如……」

我的話還沒說完，組長就已經站起身來，還做了一個讓我別說下去的手勢……

「顧不了那麼多了！我們就來個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組長的計畫，正是要我們也把意識投射到電腦中。如此才可以與闖入者的能力相抗衡，才能有機會將他逮捕歸案。

五個小時後，傑夫，亞瑟與我三個人，終於做好了意識投射的一切準備。這回組長親自出馬，負責操作一切儀器。我以前從來沒有類似的經驗，可還真有點緊張；於是組長特別安排傑夫和亞瑟先來進行投射程序，讓我有點心理準備，也好請他們等會兒在電腦中接應我。

終於要開始了，我目不轉睛地看著所有的過程。他們兩人先是平躺在操作枱上，戴上了電極罩，然後雙手雙腳就被固定起來，最後一個步驟竟然是全身麻醉！只見組長操縱著注射槍在他們手臂上按了一下，兩人就很快地闔上眼睛，好像睡得很舒服的樣子。這時腦電波追蹤儀上的波紋慢慢變大，代表他們的意識已經漸漸能夠控制載波。又過了幾分鐘，所有的投射程序全部完成，兩股電波也已經能在電腦中自由自在地跑來跑去了。

組長回過頭來眨了眨眼睛，示意現在該輪到我了。我趕快爬上第三個操作枱，讓組長幫我弄好一切裝備。正當他要推動麻醉注射槍時，大概是感覺我仍然太緊張，竟然站在那裡遲疑了好久，我還從來沒見過他如此猶豫的表情。最後，他像是終於下定決心，又對我眨了一下眼睛，便輕輕按下了注射鈕~~~~~

頓時我眼前一片昏暗，然後立刻又出現了無數五彩繽紛的雜亂條紋，耳中還充滿著好像錄音機快轉時的吱吱聲。那些奇形怪狀的條紋也隨著吱吱聲不斷變化，慢

慢形成了好多各式各樣的幾何圖形。突然之間我感到一股很強的吸力傳過來，身體就像棉花一樣輕飄飄地騰空飛起，然後又猛然一下落到什麼硬物之上。我掙扎著想站起來，全身卻軟綿綿地使不出半點力氣，正在拚命掙扎的時候，雙手卻忽然被人用力抓住，仔細一看正是傑夫和亞瑟。他們一邊一個將我拉起，我才終於能看清楚週遭的環境。

原來我們現在已經到了離散式資料庫的內網路中，然而看起來卻和大型購物中心差不多。四週有許多形狀顏色完全一樣的怪異建築，其間則是各種四通八達的道路；不過我也知道，其實這全都只是軟體結構在我們意識中的具象模型罷了。

傑夫打開隨身的通訊器，試著與真實世界的組長聯絡，好在一切都很正常。組長告訴我們，他已經可以在螢光幕上看見三個光點，甚至還能分辨出那個光點代表那個人。我想這大概不是開玩笑，因為我們三人的個性完全不一樣，精神感應波自然也就會有不同的顏色了。

接著我們就依照組長的引導，埋伏在內網路的入口附近。這時忽然有好幾個巨大的抗體像雪球一樣滾過來，還好我們身上都有識別標幟，可以讓這些抗體認識我

們；否則被這麼一大團東西吞進去，非得屍骨無存一命歸「砂」不可。

我們埋伏了大概半個小時，就聽見入口處的警鈴突然響起，他果然又來了！現在我們才終於明白，他是如何能通過內網路入口的嚴密管制——由於他的意識與闖入電波完全結合成一體，所以很容易就分辨出哪些是需要特殊的通行密碼，比如說指紋、掌紋、聲紋或眼紋識別的智慧型關卡，他當然不會由這些入口進來；不過我們系統中也難免有幾個薄弱的窗口與罩門，一般的闖入訊號很難發現，但是對於他的精神載波卻很簡單。只見他很快又從一個窗口跳進來，然後就大搖大擺向中央走去。

我們三個悄悄跟著他，暫時先按兵不動。眼看著他悠哉遊哉地在網路中間逛，輕輕鬆鬆就避開所有聞風而來的抗體，直到選定了目標才停下來。接著他就像小偷開保險箱一樣，在那個資料庫閘門前又撥又轉，不一會兒就打開門進去了。

我們知道機會來啦！趕快一起衝到門口，傑夫趁機把準備好的NOT圈遞過來叫我待命。又過了十幾分鐘，他終於捧著一大堆位元走出來，傑夫與亞瑟立刻上前一把抱住，我則趕緊拿NOT圈從上頭罩下來。可還真管用，他馬上就全身癱瘓倒

在地上。傑夫掙扎著站起來，奇怪的是亞瑟卻久久沒能爬起，原來是我情急之下把亞瑟也罩住了；只有再麻煩傑夫拖他出來，好在沒有受什麼傷。我們三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禁都露出了欣喜的笑容——終於，終於抓到他了。

我們把他拖進一個空置的資料庫內，準備由我先來問話，傑夫與亞瑟則守在門口以防意外。

我坐在他身旁，看見他有氣無力地抬起頭來，這還是第一次看清楚他的相貌，果然只是個大男孩。我一眼就看出他是個混血兒，有著東方人的眼睛與西式的鼻子，皮膚白皙，頭髮卻是深黑色；年紀相當輕，一臉聰明相，標準的天才型電腦專家——電腦犯罪專家。

想到這是我的第一個真實個案，一時之間多年的訓練和理論全在腦海中浮現出來——心理分析、諮商技巧、特殊性格診斷、理性情緒治療、交流方法、完形技術……到底該怎麼開始最好呢？我考慮了半天，最後還是決定先把敵對的氣氛緩和下來再說。

我先是很親切地向他自我介紹，然後再問他的姓名，他倒是一副蠻不在乎的神

情，告訴我叫他李奧就可以。總算有個開始了，我故意慢慢引導他，胡亂聊了十幾分鐘才談到正題。

「你願不願意告訴我，到底為什麼一直闖進我們的系統？你究竟想找什麼？這是很嚴重的犯罪行為，你知不知道？」

「這樣也犯法嗎？我從來就沒有偷過什麼東西。」

「還說沒有，好多資料庫都被你闖進去了！」

「我只不過隨便看看而已。」

「你到底想找什麼？」

「也沒什麼啦，只想找找看有沒有新鮮好玩的程式。」

「什麼叫新鮮好玩？請你老實一點，你是不是替什麼組織工作？」

「我說的都是實話，真的只是自己想找些好玩的程式而已，我從來都不會撒謊的。」

我看他一臉天真的表情，直覺地感到他不像是在說謊，看來還真被我全料中了。

「李奧，好吧，我相信你並沒惡意，但是你也絕對沒有權利這麼做！」

「真的不准了嗎？那我以後怎麼辦？」

「怎麼辦？什麼意思？」

「那我多無聊呢！你們生活在地球的大都市中，根本不能體會我們月球上有多悶！」

「這算什麼理由，你也太想不開了！爲什麼不去參加一些年輕人的正當活動，非得要用這種方法找刺激？」

我注意到他眼光中忽然露出悲傷的神情，心想這個大男孩總算有些悔悟了。於是決定讓他靜一靜，自己則走到外面去請示組長如何發落。

組長在真實世界中，也已經聽到了我們對話的全部內容。他告訴我說，這個事件一定要想辦法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絕對不可以讓消息張揚出去。我們又商量了一些細節，談了半個多鐘頭，我想李奧應該懺悔得差不多了，這才進去繼續我的工作。

看他坐在角落裡，被NOT圈拴得動彈不得，還真讓人有點心疼。我慢慢向他

走去，發現他眼神中的悲傷似乎還沒散掉，真想先好好安慰他一番。可是馬上又想到有任務在身，只好開口就進入正題。

「李奧，我已經和組長商量過了，我們都非常願意相信你的話。念在你年紀輕輕，決定要給你一次悔改的機會。」

「妳這麼說，好像我真的犯了滔天大罪一樣！」

「也差不多了，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我們本來準備請殖民地政府將你遣送回來接受審判，那你可能就要在監獄裡待十幾年了。現在，只要你肯做一個自白記錄，保證從今以後絕不再犯，並且絕對不會把這件事情張揚出去；那我們也不再追究，這件案子就此了結。」

「這麼麻煩，標準的官僚作風。」

「別再開玩笑笑了！李奧，我再提醒你一次，你已經犯了很嚴重的罪行，如果一切公事公辦，你這一生可就毀了！」

「別嚇唬人好不好，到底要我怎麼做嗎？」

「那就趕快認罪吧，把你闖入我們系統的前後經過詳細說一遍。」

李奧露出了一臉委屈相，也不知道是不是裝的。不過這次他倒真的很合作，把整個經過從頭到尾都說了出來——原來他玩這種「遊戲」已經有三年半的歷史，而且手法愈來愈高明；像精神載波的技術機密，也是去年在西岸的一個國家實驗室偷來的。

我發現他愈說愈興奮，臉上的陰霾早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一口氣連說了兩個多小時才結束。這時我總算如釋重負，站起身來解開NOT圈，告訴他說可以離開了。他走到門口的時候，好像還特別回過頭對我眨了眨眼睛，然後才化做一道紅光飛快離去。突然間我感到疲倦極了，告訴組長說我也要趕快出來。

逆轉投射的過程實在很不舒服，我靠在操作枱上，頭昏腦脹地，一點力氣也沒有，索性就躺在上面閉目養神，好像不知不覺便睡著了。彷彿還夢見……喔！夢見什麼沒有關係，反正不一會兒就醒了過來。

我才剛睜開眼睛，就發現有三雙眼睛在瞪著我，一定有什麼不對勁了！還沒等我發問，組長就告訴我李奧不久前又來了一次，而且終於把列為最高國防機密的SW檔案給偷走了。

我當時的感覺真像挨了一記悶棍，忙問他們該怎麼辦？組長搖搖頭，一副天要塌下來的表情。我一氣之下馬上衝到通訊室，按照李奧留下的記錄，接通了他專用的頻道，等了好久好久，終於在螢光幕上看到李奧的畫面。他仍舊是那副毫不在乎的表情，還先跟我打起了招呼。

「怎麼了？納蘭姊姊，妳的臉色不太好啊！」

「你實在太過份了！明明答應我們絕不再來，卻馬上又背約違信！」

「沒有啊！納蘭姊姊，妳別冤枉人好不好！」

「難道剛才偷走SW檔案的不是你嗎？」

「沒錯，我特別趕在九點以前抽身，不過這次總算讓我找到好玩的東西了。」

「你這話什麼意思？」

「我剛才答應你們沒錯，而且保證以後絕不再犯，當時的時間是八月十日晚上九點零五分，對不對？」

「沒錯，那又怎樣？」

「那是美東時間，我們寧靜海用的卻是美中時間。所以對我來說，那份白白書

也要晚一小時才生效。」

「你這小子，實在太狡猾了！」

「納蘭姊姊，別這麼說好不好。玩遊戲本來就是鬥智不鬥力，這樣不是很精彩刺激嗎？」

我實在氣壞了，揮手就把通訊器關掉！一個人在黑漆漆的螢光幕前呆坐了好久，然後才慢慢推門出來。沒想到組長早就已經等在門外，馬上拉我走到會議室去。

在會議室中，四個人都沉默了好久，最後還是組長先開了口：

「這是我們的疏忽，才會在最後關頭一敗塗地。大家想想看，還有什麼補救的辦法？」

「組長，是不是採取強硬手段的時候了？」

「我反對！這件案子一公佈出來，保證立刻會有上千名間諜跑到寧靜海去搶奪SW檔案。」

「李奧就是因為知道我們不敢動他，才會這麼囂張。」

「那怎麼辦呢？難道就任由他逍遙法外，在寧靜海把我們的最高機密當電玩遊戲？」

「納蘭，妳有什麼意見？」

「組長，我已經犯了一次嚴重的錯誤，實在沒有資格說話了。」

「誰都難免犯錯，妳想到什麼就儘管說吧。」

「根據我與李奧兩次談話的經驗，我發現其實他是個人格極不健全的青年；雖然非常聰明，卻也有很幼稚的另一面。所以，我仍然願意相信他的話。縱然我們都被他愚弄了幾次，可是爲了大局著想，我認爲還是應該擺出低姿勢向他認輸，承認他的確把我們都打敗了。李奧所要的，也只是這種虛榮的成就感，相信這樣一來，他很可能會同意把檔案還給我們。」

「妳真有把握嗎，納蘭？即使他答應，我們又怎麼能肯定他没留下副本？而且像他這種天才，如果有一天被敵國收買，那我們不就真的慘了！」

「我看最好的辦法，就是把他吸收過來，這樣不就什麼都解決了嗎？」

「傑夫的話很有道理。納蘭，妳願意試試嗎？」

「我可以試一試，但想必不太可能，不過至少我有把握讓他把檔案交出來。」

第四天上午，我又接通了李奧的頻道。果然不出我所料，他一口就回絕了我們的邀請；不過大概因為過足了癮，總算答應把昨晚偷走的檔案銷毀。但是他又說自知我們絕不再信任他，所以一定要我親自去監督銷毀的過程。

我遲疑了一下，回頭看看組長，他趕緊點點頭表示同意，我也就馬上回答李奧說沒問題，問他準備什麼時候讓我過去。李奧說隨時都歡迎，於是我便和他約定十六小時後準時到達。

結束通訊之後，我就趕緊搭總部的專車去嘉頓灣太空站，用最快的速度辦好一切手續，登上了每天定時飛往月球的客運太空梭。

奇怪的是現在我心中只感到無比好奇，一點都沒有緊張害怕的感覺。本來組長還擔心其中有詐，囑咐我一定要隨身帶著自衛武器；可是我卻對李奧相當有信心，根本沒有想要防備什麼。

十幾小時的旅程，在無聊與焦急中慢慢度過，我從來不曉得時間也能過得這麼

慢。等到還剩三個多鐘頭的時候，實在是已經坐立不安熬不住了，只好把面前的電腦遊樂器打開，想找個好玩的游戏殺殺時間。我將遊戲目錄查了一遍又一遍，最後還是決定跟電腦玩玩立體棋。奇怪的是我本來很拿手的，今天卻連最笨的一級都過不了關；一連輸了十幾盤，真不知道怎麼回事！不過總算也消磨了不少時間，當我眼看就要贏一盤的時候，螢光幕上的畫面卻突然消失，換成了幾行機長的指示，請乘客們趕快關上電腦，繫好安全帶準備降落。

到了月球航空站以後，總部早就聯絡好了接應人員，所以一切倒是非常順利——在比約定時間還早十幾分鐘的時候，我已經從小型飛船中走出來，進入了李奧私人實驗室的入口氣閘中。

他的實驗室位在寧靜海市東部郊外，一個廢棄礦場旁的小山丘上，好像是礦場醫院改建成的，真不知道他是如何找到這種地方。

我站在氣閘室門口，按照李奧的指示說出通行密碼，馬上就在門前的顯像器上看到他。李奧滿臉笑容地歡迎我，叫我在開門之後踏上黃色傳動帶，然後就可以直接到達他的主電腦室。

什麼不去參加一些社交活動……好吧！妳自己看看！我這個樣子，叫我怎麼去……」

我還沒來得及再回話，就看見前方的乳白色牆壁突然張開口，一個四四方方的枱子從裡頭慢慢滑了出來。枱子上面，喔！我的天！上面只有一個球狀的玻璃器皿，好像是個大金魚缸一樣。可是裡面裝的是什麼呢？裡面竟然是……竟然是……

「納蘭姊姊，我就剩下這麼多了。五年以前，我的身體因為路吉氏症而萎縮得不得不放棄；唯一沒有受到病毒侵襲的，也就只有這團大腦了……」

我再也控制不住，全身劇烈地發抖，眼淚像泉水一樣唏哩嘩啦落下來，什麼話也說不出口，只能拚命地嗚咽著。怎麼會有這種事情呢？怎麼可能呢……

「納蘭姊姊，我知道妳一直站在我這邊，可是我卻總是惹妳生氣。現在知道了真相，可不可以原諒我呢？我真的不是故意要犯錯，可是如果不這樣找點刺激，根本就沒辦法活下去……」

「我明白……我了解……李奧……可憐的……」

我忍不住走上前去，雙手捧住了玻璃球，拚命地放聲大哭起來。眼淚順著我的

我踏上傳動帶，抓住扶手，這才發現雙手都在冒著冷汗。等到站在主電腦室門口時，連額頭也滲出了不少汗珠。我深呼吸了一口，伸手去按大門開關，然後鼓足勇氣慢慢走進去。裡頭的設備倒全都陌生，只是奇怪整個房間沒有一張椅子，還有，李奧呢？

我開始輕聲叫他，可是一點回音也沒有，結果愈叫愈大聲，直到連喊了十幾聲之後才總算有了反應。

聲音好像是從揚聲器傳出來的，先是一段長長的嘆息，接著又靜默了好久，然後才終於開始說話。

「納蘭姊姊，妳終於來了，我好高興能見到妳本人。不過，就在妳剛走進來的時候，我卻又有點後悔了……」

「李奧，這次又要搞什麼鬼？明明是你自己叫我來的，怎麼現在卻說後悔了？」

「納蘭姊姊，我請妳來，真正的目的，只是想要妳明白一件事——我會到處亂闖人家的電腦，實在也是不得已的，我的生活真的太悶太無聊了！妳曾經問我，為

臉頰，一滴一滴都落到玻璃球上；我一面抽噎，一面用手輕輕把眼淚抹去，指尖撫在光滑冰涼的表面，感覺竟然就像摸在李奧的臉上一樣。

忽然間聽見李奧大叫一聲——小心——我猛地抬起頭，面前的玻璃球卻也在同一瞬間落到地下砸得粉碎，我甚至還能感覺有不少的汁液濺到身上……

「不——」

這是我記憶中最後一個片段，然後一定就昏過去了……



現在時間是一點二十三分，白天還是晚上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妳已經完全清醒過來。不一會兒便聽見不少腳步聲，一個個熟悉的面孔也跟著出現眼前——亞瑟，傑夫，還有組長。妳正想要問他們自己如何回到這裡，沒想到組長卻已先開口說道：

「納蘭，妳現在大概仍然感覺很虛弱，那是藥劑的作用還沒完全散掉，再休息

一會兒就好了。」

「你說什麼？我不是明明已經到了寧靜海……」

「妳哪裡也沒有去，全部都只是測驗的一部份而已。」

「測驗的一部份……你的意思是說，我一直都待在這裡，那這件任務……連這件任務也是假的！根本就没有闖入者，根本没有李奧這個人，那精神載波……也是你們在演戲……讓我自願接受麻醉，然後……」

「然後，妳就進入了電腦輔助的深度催眠境界。」

「我的天啊！從頭到尾，都只不過是……」

「都只不過是複合式的情境模擬，目的就是要測驗妳對特殊個案的臨場反應。」

「那我……」

組長並沒有立刻回答，卻先掏出一個小型麥克風湊到嘴邊，那想必是特製的扭聲器，傳出來的聲音竟然完全不一樣了。可是怎麼又好耳熟呢？妳一定在什麼地方聽過這個聲音！

「有件事情，是我自己的小祕密，在妳離開之前，一定要讓妳知道。當我準備為妳修改劇本的時候，突來的靈感讓我與李奧這個角色塑造成了當年的自己……妳大概不太容易相信吧，因為我的個性實在改變太多了。其實，我十幾歲的時候，真的就和李奧一模一樣；只不過後來在這種單位工作久了，難免不知不覺中就變得謹慎老成……我會把自己當年的性格放到李奧身上，也未嘗不是一種補償心理……」

「納蘭小姐，很遺憾，妳並沒有通過……」

妳終於想起來了，是那位心理測驗主考官……

頓時妳感覺全身一陣冰涼，實在是支持不住，只好在操作枱上又躺下來。休息了好久之後，才能勉強站起身來，一句話也沒說，就自己掙扎著走到門口，靠著牆壁慢慢撐到自己房間，撲到牀上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場。妳感到心中充滿了羞辱和委屈——爲了爭取這份工作，不知道花了多少時間與心血，本來以爲終於克服一切困難，卻再也想不到還有最後的測驗！妳實在太天真了，人家這個最後一招可是做夢也沒料到吧！算了！這種地方本來就不適合妳，還是再回學校去吧，好在那天沒有真向教授辭職。

妳總算想開了一點，趕緊起身洗把臉，就開始收拾自己的東西，打算趁早離開這裡。等到都弄得差不多了，才想到眼鏡還留在操作枱旁；正在猶豫該不該回去的時候，門口的鈴聲卻突然響起，按下電鈕一看，竟然是組長站在門外。妳本想叫他走開，卻又看見自己的眼鏡正舉在他手上，一時之間心中轉了好多個念頭，手指卻不由自主地撥動了開門的掣鈕。

組長慢慢走進來，輕輕地把眼鏡交到妳手中；妳實在不知道該說什麼，只好順口說了聲謝謝。

「請接受我最誠摯的歉意，我絕不是故意要愚弄妳，實在只是公事公辦。我設計的這套劇本已經用了六年，妳還是第一位女性受測者。因為從來沒想到會有這種情況，也來不及重新設計另一個劇本，只好把原有角色的性別互調來配合妳。」

「在這幾天中，我一直用各種方法觀察妳的心理狀況與情緒反應，也許在某些方面，對妳的瞭解甚至比妳自己還要清楚。妳沒有能通過測驗，絕對不是能力的問題，其實在很多地方，妳都表現得相當好；只不過妳心腸太軟，感情太豐富，所以實在不適合在SDI這種組織裡工作。」

「是不是打算今天就要離開了？老實說，我真有點捨不得妳走……
「我們以後……是不是還有可能……有機會……再見面……」



「組長……羅素先生，你放心吧了，我絕不會怪你的。這份工作本來就不適合我，看來我還是應該回去作研究員……以後我會把你當作好朋友，我們竟然在這種情況下認識彼此，也真算是緣份了。」

「真的，太好了！妳什麼時候有空，我有榮幸請妳晚餐嗎？」

「我想這個週末就可以，你來學校接我吧，我可以帶你去吃中國菜。不用穿得那麼正式，這樣實在太老氣了。我們學校你知道嗎？我跟你說，你先過橋，開到甘迺迪飛航站，然後上678號高速公路，再接往東的495號，一直走下去，直到看見麥克阿瑟機場的路標後再下來，轉向北走97公路，大概再開十分鐘左右，就可以到學校的正門了。你車子能直接開進校園來，我的研究室在靠西的第三棟紫紅

色大樓。週六下午五點鐘，我會坐在大樓前的長椅上等你……」

「我一定準時到……」



……放鬆，放鬆，把全身都放鬆……

評 註

史 慕 思

「遊戲規則」是近年來非常流行的一個名詞，這篇小說則是在科幻的架構上，把遊戲的各種風貌發揮到極致的精彩作品。整個故事緊扣著遊戲的意念進行，文中的遊戲意象更是層出不窮（如撲克牌的圖案、賭戲、捉迷藏、迷宮、電玩、兵棋推演、立體棋、惡作劇……）；不過由於故事中除了「遊戲」之外還有「作戲」的成份，因此小說僅

用（戲）作為篇名（中文就有這個好處，字愈少意義反而愈多）。所以主角們在遊戲中演戲，演戲中遊戲，構成了一部複雜絕妙的戲中戲。

除了開頭的幾句話之外，全篇共分五個部份，用撲克牌的四種圖案變化來分段。前面四個部份可說是故事的起承轉合，第五部份則是第一部份的「變體」。雖然各部份長短差異極大，但想必有著相同的重要性。也許作者原本還設了副標題，但在完成之後卻故意抹去，留下一些讓讀者回味討論的空間。現在就讓我也以一位讀者的身份，試著分析一下這篇小說的結構：

第一部份：心理測驗，可以看作是一種心靈遊戲（mind game），也可說是兩個人（主考官與受測者）共同的鬥智遊戲。在催眠的話語中，作者還故意用迷離的筆法，寫出了人類對於遊戲的基本心態——勝驕／敗餒。

第二部份：小說的正文，本身便是一個獨立的故事，是各種規模的戰爭遊戲（或者說是電玩遊戲）。只不過到後來，才發現這全都只是男主角為了測驗女主角而精心設計的「一場戲」。

第三部份：真相大白，男女主角總算都揭去了各種面具。讓人不禁感嘆人生如戲

——一場看不完也演不完的戲。

第四部份：從僅有的對話中，便能看出一場愛情遊戲就要開始了（撲克牌的圖案也「正巧」轉到紅心）。然而這一回，卻輪到女主角來訂定遊戲規則，所以她的女人本性開始顯露，囉嗦了一大堆，簡直要把男主角帶進一個大迷宮裡去。即使那位羅素先生真的在週末五點準時到達約會地點，我還實在有點擔心他得在那裡癡癡地等多久呢？（或者根本就被放了一次鴿子？）

第五部份：只有一行字，連誰說的都不清楚（不過也不重要了）。乍看好像又轉回到第一部份，但不同的是，分段用的圖案卻剛好「反白」。所以相對於第一部份的「心靈遊戲」，這回應該是……

故事到此就結束了，不過如果再往上想想，整篇小說本身就是作者自己的「文字遊戲」，而且其中又暗藏了那麼多玄機，也就變成讀者們的一種「猜謎遊戲」。所以光就層次的豐富而言，就能讓人嘆為觀止了。

除了結構之外，作者的表现手法也是別出心裁。在五個部份中，幾乎都用不同的敘事觀點處理。雖然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但作者卻能收放自如，完全没有斧鑿之痕，足

見小說技巧的老練。

在情節的構思上也相當有趣。本來三位不相干的角色——心理測驗官、組長黎納德（Leonard）與闖入者李奧（Leo），到最後才知道竟然是「三合一」的男主角；成了女主角納蘭華（蘭花？）自始至終唯一的「對手」，實在是令人叫絕的安排。

最精彩的片段，莫過於「主戲」中三場電腦內的戰役。從第一場小規模的遊擊戰（幾乎就是小精靈的翻版），到第二場大規模的包圍戰，再演變成第三場面對面的接觸戰（頗似電影Ticon的場景，但又自有不同處）。每一場戰役都描寫得栩栩如生，讓人有身歷其境的感覺。作者的想像力與組合力也實在不俗，竟然連西遊記中孫悟空的身外化身和緊箍咒都用上了！

最後以一些考據作為本文的結束。根據小說中提到的地名與路名，可以斷定這個故事發生在美國的紐約市與新澤西州附近；不過因為月球上已經有了殖民地，所以時間至少是廿一世紀了。兩個縮寫的英文SDI與SW，我想應該是「先制戰略防衛」（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與「星戰」（Star Wars），不知道對不對。

也許就某一層意義而言，我這篇評註也可以算是另一個「遊戲」吧。

光陰檔案



~~~~~  
原本是熊熊燃燒的火焰，也已經漸漸地暗淡下來；只剩下  
一點微弱的火苗，還在忽高忽低地蹣跚跳下，好像是一個穿著豔紅舞衣的精靈，正  
和著她歌聲的旋律翩然起舞……

突然間她停了下來，回過頭嚦嚦嘴，他才發現是那團火快要熄了。趕緊往裡頭  
加些枯枝，忙了好一會兒，總算又讓火焰的舞蹈重新精神起來。



他的視線漸漸地引到她身上。

她已經把夾克脫下，只穿著一件寬鬆的毛衣，下身是條泛白的牛仔褲。雖然是這種最簡單的裝扮，在她的身上卻顯得有說不出的勻稱。他凝視著她嬌美的面容，微微彎曲及肩的柔髮，感覺她全身都好像在放射著誘人的吸引力。

她正準備打開睡袋，他坐在一旁忍住了不去幫忙，只是靜靜地欣賞著她細緻韻律的動作。結果還沒等她弄完，他已輕輕地走了過來，慢慢從後面摟住她，緩緩地低下頭，尋找著她的頸，她的頰，她的唇……

她的柔順與嬌羞不斷挑逗著他的慾念，根本容不下任何的阻隔。他開始動手除

「你應該知道，沒有火光我是不能唱歌的。」

「現在總可以再唱了吧！再唱一首，再一首就好，唱一首——老老的歌。」

她望著營火，俏皮地笑了笑，馬上就輕快地哼起來：

太陽下山明早依舊爬上來，

花兒謝了明年還是一樣地開，

美麗小鳥一去無影蹤，

我的青春小鳥一樣不回來，

我的青春小鳥一樣不回來……

「不算不算！這是兒歌！罰妳再唱一首。」

「不管！你自己說最後一首的，今天的演唱會到此結束。」她扮了一個美麗的鬼臉，好一副勝利的表情。

「唱歌也很累的，你到底懂不懂憐香惜玉嘛……」

去彼此的一切包裹，一件，又一件……

他將她摟在懷中，輕輕地撫摸著她柔軟的秀髮，卻一下子又觸到了那個生硬的髮箍。不知是怎樣的情緒，一定要把它也除下來。

「不要！不要！這個別摘……」

他曾經容忍了無數次，但今晚絕對是個例外。只輕輕地順手一拉，就除去了她身上的最後一個配件



她慢慢地摘下耳機、電極和視鏡，把椅背調直，呆坐了好久好久，才幽幽地長嘆了一口氣……

這是一個很大的空間，四面全都被乳白的牆壁包圍著；雖然也有零零星星不少東西，卻還是顯得相當地空洞和單調。

她的位置在中央的躺椅上，左右的扶手都有許多掣鈕。只見她右手在一個環形

轉鈕上輕輕一撥，對面的牆壁立刻就變成了一幅巨型的螢光幕。

八四一九日

18 : 30 : 00 — 22 : 17 : 29

E 121 • 27 / N 25 • 09

(露營那天晚上)

第3975次重映

案檔陰光

一個畫面。

「爲什麼呢？爲什麼非要把它摘掉呢？」

她開始輕旋轉鈕，牆壁上的字跡立刻隨著她的動作左右流動，一下子就換成另

八二八六日

10 : 47 : 05 — 14 : 23 : 25



E 122 · 54 / N 25 · 88

(海灘的一天)

第351次重映



一個角落。

碧藍的海水，淺黃色的沙灘，豔麗的陽光溫柔地照耀著每一個角落。  
她正朝著岸邊游去，跟在後面的他一步也不肯放鬆。等到她在沙灘上坐定下來，他也鋪好了毛巾躺在一旁，仔細地欣賞著她每一個小動作。不論是一舉手一投足，彷彿都能夠帶給他無比的樂趣。

她拿起梳子正準備整理頭髮，可是又發現長髮濕漉漉地捲成一團，只好先將髮箍摘

馬上又戴回去。

他把這一切看在眼裡，終於忍不住問道：

「妳真的不嫌麻煩嗎？一天到晚，除了睡覺，都一直要帶著這玩意兒！」

她得意地笑了笑，回答他說：

「你錯啦！我常常連睡覺的時候也帶著呢！好多奇奇怪怪的夢都記了下來，好

好玩喔！」

「難道妳從來都不覺得麻煩？」

她正在用毛巾小心翼翼地擦著頭髮，儘量不去碰到那個髮箍。

「總有一點點，但凡事都要有代價的，不是嗎？」

「何必非要每天生活的一點一滴全記下來呢？又不是交作業，幹什麼這樣認真？」

「你們男生真沒趣！現在你不覺得可貴，等到將來老了，懷念起年輕時的日子，如果沒有一點可以回味的東西，那才真的是悲哀呢！我媽媽就常埋怨我爸懶得幫她照相，害得她現在沒有什麼證據可以向我們炫耀，說她年輕的時候多麼地千嬌百媚……」

七七九四日

11:25:14 — 11:37:48

E 121  
68 / N 26 . 74

她信手不停地撥著轉鈕，牆壁上的字跡也就跟著迅速流動。直到轉鈕卡住的時候，她才發現原來已經轉到盡頭了。

♀

「你現在嘴硬，以後我可要一個人欣賞了，你別後悔喔！」  
「後悔了，後悔了，已經後悔了！別生氣好不好！妳說的都有道理，只不過我們這種凡夫俗子一時無法體會而已。」  
她就是那麼可愛，幾句話就能夠心滿意足，馬上又露出了燦爛的笑容……

「還好不是風情萬種，那可要上萬張照片才夠。」  
「喂！說話客氣點！」

「這叫作有其母必有其女，天生遺傳的蒐集癖。」

「什麼？」

「心理學家說，一個人如果缺乏安全感或者精神寄託，就容易養成一種蒐集的狂熱慾望。像有些人喜歡集郵，有人蒐集火柴盒、錢幣和各式各樣的紀念品。妳家最特別，喜歡收藏所有的陳年流水帳。」

「沒錯！跟你在一起最沒意思，全都是流水帳，這可是你自己說的。告訴你！本小姐還有另一種嗜好是蒐集男朋友，你是編號第一百二十三號。」

看著她裝出來的生氣相，一副得理不饒人的樣子，他實在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這麼可愛的女孩，什麼都好，就是這個特別奇怪的習慣，他一直都不能接受。但是又有什麼關係呢，只要她喜歡就好了。

看他沒有說話，也不知道他心裡怎麼想，她決定要繼續生氣，絕不可以輕易妥協。



(第一次試用  
第3次重映)

她幾乎快要將這個檔案給忘記了。

那時才剛剛認識他，有一天好像在無意間，聽他提到了市區中心有個精神電子商品展覽。她不記得是怎麼樣回答他的，反正過幾天兩個人就結伴去了。

那裡所展覽的商品，全是最新發明用精神感應驅動的電子裝置。有念力遙控開關，亂真的生物電子義肢，視覺控制的電腦，腦波駕駛的汽車等等。雖然有那麼多新奇有趣的東西，不過最吸引她注意的，卻還是那個展示記憶記錄儀的櫃台。

櫃台後面坐著一位身穿西裝的中年男子，看她帶著一副好奇的眼光在那裡站了好久，就不由分說地遞給她一個展示用的髮箍，示意她戴上再說。

戴上髮箍，正要發問，中年男子卻已經搶先開口：

「我是這裡的業務經理，很榮幸有機會為妳介紹一下本公司的最新產品。」

「妳剛剛戴上的這個漂亮的髮箍，其實是一具精密的腦波活動記錄儀。它可以把大腦對週遭環境的各種反應全部記錄下來。也就是說，把人類知覺的記憶全部複製到微縮磁帶上。」

她感覺好有意思，回過頭想找他，卻看見他在一旁專心地讀著說明文件，也就不好意思拉他過來。於是只好又轉過頭，要那位經理再多解釋一點。

「自古以來，人類就一直不斷地嘗試，想用各種可能的方法把過去的事物記錄下來。實用的目的是為了備忘，不過也常常是為感情因素，想要做為一種紀念。」

「紀錄形式的進步，先是從圖畫到文字，然后再經過好幾千年，終於又發明了照相機、錄音機和錄影機，讓聲光的效果也都能夠重現出來。」

「我們這次推出的新產品，卻是個劃時代的大發明，它可以記錄使用者的一切感覺和意識。妳在這段時間中，眼睛看見的，耳朵聽到的，鼻子聞到的，甚至皮膚的觸覺和舌頭的味覺，一切大腦中的反應全部都會被它接收記錄。只要聯接上解讀電腦的知覺再生系統，那就可以幾乎亂真地『回味』往事了。現在就請把髮箍摘下，我們立刻試用一遍。」

她嘗試了一遍記憶再生的過程，感到無比地新鮮有趣，馬上就決定要訂購一套。業務經理這時發現她還有同伴，也就順便向他推銷一番；說他們也生產男士用的記錄儀，能夠直接安裝在眼鏡架上，或者也可以像助聽器那樣塞在耳朵裡。他卻只是笑了笑，告訴經理說寧可每天寫日記，也不願意從早到晚在頭上戴著一部機器。

她嘲笑他，說他排斥文明的進步，他也只是笑咪咪地回答她說：

「小姐，再逼真的重現也不過是機器產生的幻覺而已。何況快樂的記憶根本不容易忘記；而痛苦的經歷想忘掉都來不及，又何必特別把它記錄下來呢……」

24

痛苦的經歷又何必特別把它記錄下來呢……

八七〇三日

14:51:07 — 15:48:32

E 121 34 / N 25 09

( )

第34次重映

冷冷地凝視著沉默的他，她的眼神中顯出了無法形容的空洞。冷漠的表情一直僵在那裡，似乎是在努力地強忍住哭泣。不知道時間過了多久，一串串的熱淚還是終於融化開來；她再也忍不住了，突然間迸出了一陣聲嘶力竭的吼叫……

他繃著眉搖了搖頭，慢慢地走過來，輕輕地把她摟進懷中，好像是在安慰一個哭鬧的小女孩。直到哭聲總算止住了，才稍微把她推開一點，幫她擦了擦眼淚，然後緊緊地抓住她雙肩，這才開口輕聲地說：

「這絕不是妳的錯。事實上，我們誰都沒有做錯什麼。要怪，也只能怪我們從



來沒有一點心理準備，才會讓你無法接受這個事實……」

他看見了一副茫然淒楚的表情，但也不得不繼續說下去：

「兩年半以前剛認識的時候，我們都還太年輕了。很多事情並不是不懂，只是從來沒有好好想過。就這樣子，我們也都快樂樂樂，開開心心地過了那麼久。我還是在深愛著妳，對妳的感情也一直是真的。但是，這並不表示我們就會永遠在一起。」

「如果不是的話，那還能算什麼？」她終於又開了口，聲音卻是沙啞而又冰冷的。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態度反而是愈來愈堅定。

「我們只能活一次，追求的當然是最完美的對象。當初剛認識妳的時候，真的以為我們可以幸福快樂地過一輩子。但是，漸漸地，我們卻也都發現，彼此的性格仍有許多無法相容的地方。妳還記得嗎？我們兩人的性格參數關聯比只有百分之九十一。」

「這就是你的理由？」

他緩緩地點了點頭，又鼓足了勇氣說道：

「她和我的關聯比是百分之九十八，這是最客觀的條件。」

「你又怎麼能肯定她就是最適合你的人？將來會不會還有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百的女孩出現，那你又要怎麼辦呢？」

「在這個世界上，每個人都一定有個最理想的對象。我相信她絕對存在，我有責任要把她找出來……」

「我們的感情，難道你一點都不留戀嗎？」

「這就是我最痛苦的抉擇，今天還是終於下定了決心。感情實在太虛無縹緲，也許我們可以培養感情，可是先天的生理和心理因素卻是誰也沒法掌握的。爲了我們彼此，都不應該再浪費時間了！妳也一定還有更合適的對象，只可惜不是我……」

她終於明白，知道再說下去也沒有用了。現在表現出來的反而是出奇的平靜，抓住了他的手，忍不住又把臉頰靠上去。好粗壯的一隻手掌，曾經帶給她多少的溫暖、舒適、安全感……還有興奮和刺激。可是，以後呢？

她總算狠下心來，用力把他推出門外，卻忍不住還從窗口目送著他漸漸淡去的背影。滾燙的淚珠，又不爭氣地大把大把灑了下來……

這已經是十七年前的事，那天以後，她就再也沒有見過他了……



他永遠也不會明白自己在她心目中的地位，她根本就不相信會有什麼更適合的人。早就認定了他——認定了他就是今生今世永恆唯一的愛人。

他的離去成為她生命的一種結束，卻也構成了她另一種存在形式的開始。十七年以來，唯一支持與陪伴她的，只有那兩三年間與他在一起的所有回憶。那套記憶的再生系統，竟成了她延續生命的憑藉——一遍一遍又一遍，她不斷地在電腦中重溫著過去那段快樂的時光。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她的歲月已被凍結，再也不會感覺光陰的流逝。她的生命停滯在時間之流中，

把當年的歡樂永恆地保存了下來。每天她都能隨心所欲地回到往日的甜美時光中，與他永遠在一起，永永遠遠過著幸福美滿快樂的日子……



h

只是她一直不知道，他們的故事還沒有結束……

看著他的背影逐漸消失之後，她就根本沒有期望要再見面。然而那天意外地接到了他的訊息，卻也並沒有感到多大的驚訝。終於有機會再見到他了，是在十七年之後，還是分手的第二天？

經過了細心的妝扮，連她自己也不相信十七年的歲月真的溜走了。當他進來的時候，她早已在客廳裡等了好久。難得的是他的樣子也並沒有什麼改變，增加的只是幾簇白髮和一點成熟的感覺。她仔細地看著他的動作，真有點兒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些年來，如夢似幻的場景也實在太多了，誰能保證這一次的重逢不是另一場夢幻呢？

他也看見她了，不由自主地先愣了一下，但是馬上便恢復了鎮定，走到了她面

前，慢慢地坐下來。可是坐定之後，卻立刻又現出了激動不安的表情。她把這一切看在眼裡，竟然還有一絲心疼的感覺；不過她並沒有讓自己的情緒顯露出來，只是默默地打量著他。兩個人就這樣僵持了好一陣子，結果還是由他生硬的聲音打破了沉默的僵局。

「我們……好久沒見面了……」

「十七年又三個月。」

「當初……我離開妳……」

「當初——你給了我一個最好的理由，而我也接受了。」

「我當時真的以為做得完全正確，爲了妳，爲了我，還有她……」

「你沒有錯，在你離開之後，我真的一直都很快樂，心情也非常平靜，難道你看不出來嗎？」

他本以為這是無比的諷刺，但卻又注意到對面的她不但沒有想像中的憔悴，而且還真是出奇地容光煥發精神奕奕。甚至，連她當年那個紅蘋果般的臉龐也都沒有什麼改變。

完，卻沒能夠再抬起頭來。

他聽出了歌聲中難以形容的淒酸和嘲諷，不知不覺地低下頭去，靜靜地等她唱「好久沒聽妳唱歌了，我記得妳以前最愛唱歌給我聽。妳說心愛的人只唱給心愛的人聽，是我們兩個人獨享的幸福。」

「你是怎麼回答我的？『獨樂樂不如衆樂樂』，虧你想得出來。」

「後來，每次聽到妳愛唱的那些歌，總是會感覺到妳就在身邊。」

「還記得我們在湖邊露營的那個晚上嗎？妳興致好好，一口氣唱了三個多鐘頭。要不是營火快熄了，妳還會再唱下去。」

「上個月我剛好經過那裡，一眼就把那天晚上紮營的地方認了出來。記憶的匣

「也許……我不知道……可是，這麼多年了，我對妳還是一直放心不下……」  
「我又不是你最適合的理想對象，有什麼好放心不下呢？」

「妳一定要相信我！離開妳愈久，我就愈懷念當初在一起的那段日子，也就愈來愈想妳！」

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個紅色的繩結，上面還有黃絲線密密繡成的幾個小字。

「這是妳親手做的。妳說，是代表我倆感情的信物。」

「我記得。」

「離開妳之後，卻怎麼也捨不得把它丟掉。每一次看見它，尤其是看到上面繡的字，我就好想好想妳！」

「『但願人常久，千里共嬋娟』？」

「對！妳也還記得。」

「只不過當時在你身邊，總還有與你更相配的女郎吧。」

「那不一樣，絕對不一樣！我最先認識的是妳，妳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她們不能比！」



~~~~~原本熊熊燃燒的火焰，也已經漸漸地暗淡下來；只剩下點微弱的火苗，還在忽高忽低地躡上跳下，好像是一個穿著豔紅舞衣的精靈，正和著她歌聲的旋律翩然起舞……

突然間她停了下來，回過頭嚦嚦嘴，他才發現是那團火快要熄了。趕緊往裡頭加些枯枝，忙了好一會兒，總算又讓火焰的舞蹈重新精神起來。

「你應該知道，沒有火光我是不能唱歌的。」

「現在總可以再唱了吧！再唱一首，再一首就好，唱一首——老老的歌。」

她不做聲地緩緩站起，拉著他走到了另一個房間，示意他坐進中間的躺椅，再幫他戴上耳機、電極與視鏡。然後自己又取出了另一組備用的戴上，靠著躺椅坐在一旁……



子也就立刻被打開來，一點一滴全都回到眼前……」

「可惜景物依舊，人事卻全非了。」

這回他並沒有理會她的諷刺，自顧自地又說下去。

「突然之間，我的心中只有一個念頭——妳現在到底在哪裡？」

「直到這時，我才算真的明白了。」

他停了下來，深深地吸一口氣，抬起頭來試探性地看看她，彷彿是在期待她的鼓勵似的。

「說下去吧，我願意聽。」

「我總算明白了，妳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唯一的，再也沒有任何人可以取代。其實我從來都沒有忘記妳，當年的一草一木都不斷喚起我對妳的記憶；即使聞到了妳常用的香水，都會以為是妳在附近。」

「這麼多年以來，我一直在追尋一個虛幻的完美對象，卻不知道根本就是妳！我只能有一次初戀，我心中只能容納一個愛人，我愛上了妳，和妳在一起度過了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光！這就足夠讓我們在一起回味一輩子……」

她望著營火，俏皮地笑了笑，忽然間他好像又想起了什麼似的，趕緊搶著說道：

「兒歌不算數，要唱一首真正的老歌。」

她會意地點點頭，又給了他一個甜甜的微笑，然後出神地想了半晌，這才輕輕地哼起來：

春天的花開，秋天的風以及冬天的落陽，
憂鬱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經無知地這麼想，
風車在四季輪迴的歌裡它天天地流轉，
風花雪月的詩句裡我在年年地成長，
.....

評 註

鄭 文 豪

複變檔案

光明的反意是黑暗，光彩之外也總是陰影。不知是否由於日晷因太陽的陰影而刻定時辰，抑是來自對於歷史之二律辯證的省悟，古人將時間稱為「光」「陰」。

葉李華的〈光陰檔案〉，寫一對男女相戀的簡史。故事裡女主角藉著一個記錄腦波活動的髮箍，成千上百次的回味昔日與她初戀的叛客男友之種種——除了少部分限制級鏡頭被「剪片」外——落得女主角在第3975次重映時，還要怨嘆：「為什麼非要把它摘掉呢？」就此而言，女主角實已深陷耽溺，萬劫不復。甚至到十七年後，那當初將她招之即來，揮之即去，不帶走一片雲彩的沙豬情人，落荒而返之時，還要拉著他一起共憶過往，彈唱變奏情歌。到這次第，怎一個癡字了得。女主角愛上的，其實是她自己的「光陰檔案」了！

若以所謂深層結構分析的觀點來看，記錄歷史的髮箍，其實又是一種枷鎖。《西遊記》裡唐僧以一頂緊箍咒控制孫行者，對照葉氏髮箍，可用寫《笑忘書》的米蘭·昆德拉的名句說明：「人與權力的鬥爭，正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吳氏髮箍是頂權力的大帽子，葉氏髮箍卻是個水仙子自戀式的記憶鎖鏡。也幸好光陰檔案是以電腦儲存而非以

紙頁夾層，否則又那堪女主角一再反芻回味？故事裡男主角最後浪子回首；若說背叛與救贖是人生的二重奏，記憶與遺忘又是歷史的二律辯證，那麼在這故事裡，以函數關係來看，兩兩又譜成四重複變曲。

小說男主角只因不滿兩人「性格參數關聯比」，揚塵而去。又是科技異化了人類關係的一個例子。以追求理想對象為名，行男性「多交」之實，女主角卻依然癡戀情人的符號與光影，恐怕不能得新女性主義者的同意。作者有意寫出《星雲組曲》裡第二個〈歸〉的感覺，也讓人想起《笑忘書》裡〈失去的信〉中，那千方百計設法要找回她昔時信件的塔美娜。對比馬奎斯《愛在瘟疫蔓延時》那結局時的黃昏之戀，〈光陰檔案〉最後兩人的重遊舊夢，也直教人不勝唏噓。葉李華以科幻小說的方式，成功的寫出了另一種情史縮影，可稱之是背叛與記憶的複變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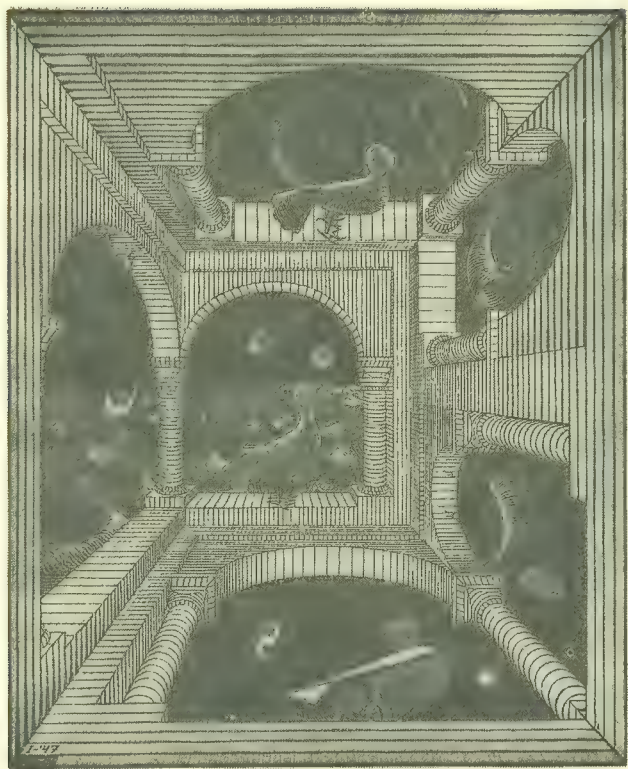
曲 諧

忙了整整一個學期，總算熬到放寒假了。回到台北的第二天，一大早就接到阿凡的電話；我懶洋洋地拿起話筒，那邊立刻就傳來了他特有的聲音：

「我就猜你現在該到家了，快半年沒見了吧，想不想見面好好聊聊？」

我不置可否地應了聲，阿凡又繼續說道：「告訴你我們搬家了，下午你就來我這兒看看吧，其實我還真有點事要告訴你。你先記一下我的新地址：天母，先鋒大廈十七號十一樓。直接有車可以到這兒，很好找的。」

我想今天的午覺看來得放棄了，全世界也只有阿凡才有這種魔力，總是讓人蠻喜歡跟他在一起。於是和他約好下午兩點鐘過去，這樣至少還可以先睡個回籠覺再



另一個世界 / 木刻畫 / M.C. Escher/1947

說。

阿凡是我的高中同學，整整三年我們都在一起。提起他這個人，我還真有點不想多說；因為每次一講到他，就總會使我堅強高傲的自尊心有點損傷。平常我一向自認是小聰明，任何事情都喜歡插上一腳；但不論是什麼事，只要跟阿凡比起來就都成了半調子。我一直想不通到底是誰幫他積的德，為什麼這小子那麼受上帝恩寵？不過說實在話，我倒還真有點服他——這輩子到目前為止我也只服過他一個；高中三年裡，我的確從他那學到了不少東西。而且這小子的興趣也真廣，不論我用什麼旁門左道玄妙高深的問題來考他，他卻總是胸有成竹地對答如流。我有時候禁不住會想，有這種好朋友不知道算不算是我的大不幸？

下午我又準時遲到了一個鐘頭才摸到阿凡的新窩，阿凡立刻很熱情地出來招呼我。等到我坐下來，而他也很快地坐在我對面時，我才發覺阿凡今天真的有點不一樣。平時他總是令人感到對任何事情都蠻冷淡，可是今天我卻從他眼光裡看出了幾絲光芒。上次他現出這種眼光好像還是高二的時候，有天早晨他興奮地跑過來告訴我，昨晚他已經把莎士比亞的三十七部原文劇本，從《亨利六世》到《暴風

雨》、《亨利八世》全部都讀完了，而這總共才花了他半年的時間。

我對阿凡的眼光感到極度地好奇，於是不待他開口，就趕快先問他說：「阿凡，你好像真有什麼奇遇了，說來聽聽吧！」

經過短暫的沉默，阿凡終於開口了，用他那種特有的低沉聲音緩緩說道：「如果我告訴你，我想——我在戀愛了，你能體會嗎？」

這句話本身簡直太稀鬆平常了，我自己就好像說過幾十遍；可是出自於阿凡的口中，卻還真令我驚呆了好一陣子——阿凡竟然也會談戀愛，這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我以前曾經斬釘截鐵地說過，阿凡這傢伙，一輩子都不可能談戀愛！剛開始時阿凡對這句話不置可否，久而久之卻也就默認了，於是也使我不斷受挫的自尊心因而平衡了不少。

從我剛認識阿凡，就感覺到他是個相當孤傲的人；他有所創造的世界，這個世界中有他一個人就已經很夠了。可是雖說阿凡個性孤傲，人緣卻還挺不錯的，跟大伙在一起也都能嘻嘻哈哈，只不過他的內心世界卻沒有人能夠碰觸。我當然最了解這一點，雖然身為他的死黨，卻也從來不會主動談起這方面的事。然而當他偶

爾心血來潮時，仍然會對我說點自己的心境和理想。從那些我似懂非懂的句子中，我更能夠肯定阿凡是個孤獨漂泊的靈魂，註定要當單身貴族當一輩子。

即使我這麼了解阿凡，可是他的表現卻還是常常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好多次我們走在一起，迎面來了幾位實在不賴的女孩，等到我的腦袋已經轉了三百六十度之後，才發現阿凡根本對那些美麗的小姐們視若無睹。經過好幾次類似的情況後，我甚至開始懷疑阿凡的審美眼光是否與地球人不同，還是另外哪一方面有問題？這個疑惑本來一直悶在我心裡頭，有一次實在忍不住了才向他吼出來。

那是在阿凡二十歲生日那天，老同學們爲了慶祝不凡的阿凡成人，特別爲他舉行了一個盛大隆重的生日舞會，應邀參加的女孩子都是從各大專院校精挑細選出來的。當舞會開始後，我的眼睛真不知道該用什麼方式才能做最有效的掃瞄，因爲那些馬子個個都可說是美艷絕倫；所謂能讓魚忘了怎麼游，鳥忘了怎麼飛。可是當我轉過頭，卻看到阿凡早就坐到角落喝雞尾酒去了。於是也顧不得美女當前，轉身就向他跑過去，把多年來的疑問一下子抖了出來：

「這麼多賊正的馬子，你都看到了嗎？」

阿凡懶洋洋地回答：「都看到了。」

「不相信沒有一個你中意的，你這小子到底是怎麼搞的？」

這回阿凡打起了精神，慢慢地說道：「我知道你一直爲我對女孩子的態度感到奇怪，我今天可以老實告訴你，我當然是個正常的人，真遇到我欣賞的女孩子時，我絕對會像你一樣立刻行動的。你聽過相隨心轉這句話嗎？一個女孩子的臉孔的確可以代表她的一切。如果你認爲對面的那些女孩就是真正美麗得令人心動的話，我只能說我們的眼光不同！」

我很不服氣地回答他說：「我看你乾脆說我没有眼光算了，我從來不知道，你竟然也相信緣份。」

阿凡輕輕嘆了一口氣，又慢慢說道：「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看這樣對你說吧：我們每個人都擁有一個固定的頻率，唯有碰到與自己固有頻率諧和的頻率時，才會產生出 resonance。這是一種生物性的共鳴，如果這種共鳴現象發生的話，它一定會使彼此很快就感覺到。這也就是爲什麼我一下子就知道，套一句你的話說吧，我和對面那些女孩子們都不『來電』。」

我又一次被阿凡說得啞口無言，真不知道他這套愛情觀應該歸入十五還是二十世紀。可是想想美女當前，也就顧不得和這個傻子抬槓了。於是我重新開始打量那些令人眼紅心跳的馬子們，然後瘋狂地跳了一整夜，認識了三位校花和四位系花，其中兩位到現在還有聯絡呢！

「別發呆了，再來喝杯茶吧！」我不知道自己浸在回憶裡多久了，甚至都沒注意到阿凡跑去倒茶。這時被他一句話叫醒，想了半天才總算記起來我剛才為什麼會聯想到那麼多。

阿凡似乎看透了我的心事，笑咪咪地對我說：「我知道你很難接受，還是靜下心來慢慢聽我說吧。」

難得阿凡今天這麼爽快，看來如果一個人有了真正得意的事情，不管個性多麼孤僻，還是會想找個人來一吐為快的。

於是阿凡開始了他的敘述，我又再度成為他的忠實聽眾。



我們搬到這裡快兩個月了。剛搬來的第一天，我是全家最忙的人，因為我堅持自己的書房全部要自己來整理佈置。所以到了晚上，我裝箱的書才開到了第二十四箱。

當我正要把那箱大美百科全書拿出來的時候，卻忽然聽到一陣鋼琴的聲音，好像是從樓下傳來的。我聽出來那首曲子是德布西「貝加馬斯克組曲」中的「月光」，並且很快就感覺到彈琴的是個女孩子。真的，我真的可以感覺出來，印象派音樂那種像光影般搖動的纖細曲子，只有在少女的指尖才能得到完全的發揮。我漸漸聽得入迷了，直到那首曲子結束，才發現竟然還抱著半套百科全書在那裡發楞。於是趕快放下手上的書，希望下一首曲子趕快開始，可是一直等了三個多鐘頭，都不再有任何琴音傳來。

那天夜裡，我失眠了，腦子裡一直縈繞著晚上聽到的那首「月光」，結果直到真正的月光消失時才勉強入睡。不久又迷迷糊糊夢見自己在淺淺的月光下散步，彷彿還覺得旁邊有一個人，但是太模糊了，看不清那人的模樣。

第二天起來以後，我一直努力回憶昨晚發生的事情，甚至懷疑全部都只是一場夢。但是「月光」卻又清晰地在我耳邊響起——我以前聽過好多人演奏這首曲子，包括我自己，可是從來沒有想到，竟然有人能把它表達得如此親切真實。讓我不但聽見月光灑向大地的聲音，更感受到了一幅印象派的月光素描。當時我的心情，交雜著崇敬、感動和迷惑，整天都待在屋子裡頭，幾乎什麼事也沒做。好不容易熬到晚上，差不多和昨天相同的時間，鋼琴聲終於又響起了。這次彈的是德布西「小組曲」中的「小舟上」，我閉著眼睛聽完之後，才發覺準備好的錄音機卻忘了打開。在懊悔之餘忽然有了一個衝動，趕快把還沒拆箱的小提琴掏出來，努力集中全部的精神，拉了一首我最喜歡的莫扎特小提琴協奏曲。

當琴聲傳出來後，心裡有一種好滿足的感覺，因為我知道「她」一定也聽到我的琴聲了。接下來我就開始默默地等待回音，可是卻又使我失望了。

但是第三天晚上，傳來的琴聲卻讓我激動得發抖，因為這回她彈的不再是德布西的曲子，而是莫扎特的鋼琴協奏曲。我可以想像，她昨晚的確聽見我的琴聲，並且感受到了我所表達的感情，所以今晚她彈的也是「老莫」了。當鋼琴停止後，

我已經有所準備，馬上開始拉起孟德爾頌的小提琴協奏曲，結果不出我所料，次日晚上傳來的果然也是孟德爾頌的「春之歌」。從此每天晚上我取消了所有的活動，一心一意用琴聲與她互相表達感情，到今天為止，已經是第五十五天。

聽完了阿凡的敘述，我的思緒一片混亂，又愣了半天以後，才對阿凡說：「我也只有你才用這種法子談戀愛。現在進展如何，你們一起出去過嗎？」

阿凡的回答又使我吃了一驚：「現在還是和開始時一樣，每天晚上我都能感覺和她在一起。不過我還沒見過她，也沒講過話，當然更沒有一起出去過。」

我忍不住吼道：「這也未免太荒謬了吧！都快兩個月了，你們還沒見過面，就只是每天晚上一人一段獨奏，這算那門子戀愛？我看搞不好這女孩其醜無比，也許行動不方便，或者說不定已經是幾個孩子的媽了！」

我這番嘲弄竟然沒有惹惱阿凡，他還一本正經地回答我說：「我和她的頻率那麼諧和，其他的一切都沒有關係了。」

我想真要被他搞糊塗啦！如果不是阿凡一定要留我吃晚飯，以便晚上可以聽聽

他的小情人彈鋼琴，我一定很快就會藉故離去。等到晚上八點左右，琴聲果然響了起來，可是我卻實在聽不出有什麼不一樣，因為我對那些「死人音樂」根本一點都沒有興趣。上次阿凡硬拉我去國父紀念館聽鋼琴演奏，我感到其中最精彩的表演，是那位演奏者竟然能夠一邊彈鋼琴一邊打蟑螂。（另外還有一次，是一位女聲樂家用鞭炮來伴奏，竟然也被我碰上了。）

樓下的琴聲終於結束，接下來就該輪到阿凡的表演。可是我實在沒有興趣再聽下去，藉口說不願打擾他就趕緊趁機告辭。

回家的途中，我的思緒還一直在阿凡的身上——他可真是個奇怪的傢伙，竟然連談戀愛也那麼有「格調」。真不知道我們未來的大嫂究竟是何方神聖，想必一定也跟阿凡一樣是個人間的奇胎變種吧！



既然阿凡已經陶醉在愛的世界裡，寒假中我也沒再去找他。剛過完了年，初三

那天就接到了專題指導教授的通知，叫我趕快回新竹去，我們的工作將要和大家一樣在初五重新開張。

提到那個專題研究，倒讓我想起了高二的時候。有一次我和阿凡商量填志願時，阿凡說沒有什麼好考慮的，他已經決定要攻讀純數學，因為「純數學完美的邏輯結構是宇宙最終的真理」（嘖嘖！）。但我可不像阿凡那樣的理想主義，放眼望去當今世界大勢所趨，全面的電腦時代就要來臨了，所以理所當然地把與電腦有關的科系全填在前面。結果還真如我所願，雖然學校不在台北，但是知足的我已經很滿意啦。況且我們那個系裡頭的東西還真不少，而且樣樣都好像既實用又能賺大錢，因此激起了我無比的求知慾，成爲一個非常用功的好學生；還從大二下開始，就跟隨我們剛回國所以年輕有爲的歐陽教授做他的專題研究。

我們所做的專題，總稱叫做「電腦數位聲波模擬與辨識」。這是全世界最熱門的第五代電腦中非常重要的一環，主要是研究如何讓電腦模仿並且分辨各種自然界的聲音，最終的目的就是要使電腦不但會講話還要會聽話。可是這也是最困難的一部份，因為人的聲音是最複雜的聲波，所以到目前爲止，歐陽教授的電腦只能聽得

懂成年男子的聲音。據教授說這是因為男人的聲音頻率低，比較容易使電腦接受，而女人和小孩的聲音都太高了一點，以致於很難處理。不過我們同學卻不太喜歡這種複雜深奧的理論，寧願一言以蔽之，引用孔老夫子的「惟女子與小人難養也」來解釋這個奇怪的現象。

♩

我們的工作從初五開始，一直忙了將近兩個月，好不容易稍微告一段落。想想好久沒回台北，各種雜他命都需要補充，所以自己提早三天開始放春假，打算回台北來好好玩幾天。

說也奇怪，一回到家裡，我的第一個衝動卻是打電話給阿凡，實在太想知道他那種戲劇性愛情的最新發展。可是等到阿凡的聲音從話筒傳出來，我就馬上感覺有點不對勁了。

阿凡的聲音好像從另一個世界傳來的，雖然還是那麼低沉，可是卻顯得有氣無

力。

「是你啊，放春假了吧，有沒有時間，過來陪我聊聊？」

我本來想告訴他，有話就在電話裡快說，我還有上打的電話要打。可是這句話卻怎麼也說不出口，反而答應馬上就過去看他。

見到了阿凡，我幾乎快要認不出他來——以往那種充滿自信的眼神不見了，人也瘦了不少，雖然還不至於蓬首垢面，可是卻也好不到那裡去。他這樣子讓我看了還真有點傷心，坐在他對面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最後還是阿凡自己先打破了沉默。

「怎麼樣，我想你以前從來也沒看過我這種樣子，不過我倒常常看到你像我現在這樣。」

我懂得阿凡的意思。以往我每一次的「初戀」結束後，都會照例跑去找阿凡，跟他在一起聊上好幾個鐘頭，於是信心與興趣便能全部恢復，常常在第二天或是當天晚上，就會再度開始我屢敗屢戰的行動。阿凡既然如此說，那就等於告訴我也失戀了。

這次我並沒有感到驚訝，因為早已在意料之中，反而是產生了一絲邪惡的喜悅——你這小子總算也碰到失意的時候了，這真叫做老天有眼，明察秋毫。

不過這種念頭只是一閃而過，在我默唸了幾遍罪過罪過之後，接著就打算開始安慰我們可憐的阿凡。

「阿凡，別這樣子嘛！男子漢大丈夫應該想開一點，何必爲了一個女孩子就失魂落魄呢？我猜呀，憑我們的阿凡，一定不是她不理你，而是你見到她以後大失所望，果然上次就被我料中了，對不對？」

阿凡沒有回答，只是很詭異地苦笑了一下，算是否定了我的話。他的眼光中透出了深沉的迷惘，害得我都不敢再看他，只好低下頭來繼續說道：

「你平常讀了那麼多雜七雜八、玄奧高深的書，怎麼現在卻一點都不發生作用呢？我記得你還告訴過我一句佛經上的話，說什麼『緣生緣滅，緣盡還無，萬般隨緣，心無增減』，現在又何必如此執著呢？」

講完了這句話，我才發現好像說溜了嘴。那句話似乎不是阿凡告訴我，而是寒假時修習《天龍八部》看到的，真希望沒有背錯才好。

阿凡終於被我煩得開了口，我知道他一開口就會有一段長篇故事，所以挪了挪身子，又開始畢恭畢敬地做一個忠實的聽衆。

「不必再猜了，你是絕對猜不到的。」

我很不服氣，不過還是按捺住性子安靜地聽下去。

上次你走了以後，本來每天仍然像過去一樣。到了晚上，她先彈鋼琴，所彈的內容總是與我頭一晚小提琴的曲子有關。她彈完之後，接著換我拉小提琴，然後就是一天的結束；接下來的時間，只是爲了等待下一個夜晚的來臨而已。

我一直很安於這個樣子，直到三月中的一個晚上。當她彈完了鋼琴，而我正開始拉帕格尼尼的協奏曲時，竟然聽到她的琴聲突然又傳上來，這是從未發生過的事情。很快地我就發現，原來她是在爲我伴奏，於是便在既興奮又緊張的心情中繼續拉下去……漸漸地就感到了一種精神、肉體與旋律的融合，彷彿我們在音樂中已經結合成一體。等到曲子結束，我激動地哭了好久，整個晚上只有一個衝動——去找她，去找她！我再也壓抑不住自己的好奇心，開始拚命幻想著她的模樣。

幾乎整夜沒有闔眼，第二天到了學校，我也根本不想上課。我發現以前的想法錯了，現在才知道什麼是宇宙最終的諧和旋律。就這樣邊走邊想，漫無目的地在校園逛了好久，抬頭一看竟然走到活動中心了……想起剛進大學時還參加過不少社團，現在都已經沒有興趣了。這時忽然靈機一動，便趕緊又跑回家裡。

回到家以後，整整忙了一個下午才佈置好一切。到了晚上差不多的時候，我就推開被鋸斷的鐵窗，把繩索綁在自己身上，準備利用在登山社學到的攀岩技巧，慢慢地把自己盪下去。當我剛要跨出去的時候，琴聲又準時地響了起來，這時候我心裡有好多錯綜複雜的情緒，感到又是緊張，又是興奮，但卻也免不了有一絲褻瀆的感覺。我的手心開始出汗，呼吸也變得急促，但終於還是順利地滑了下去。當我的腳踏到陽台，還來不及放鬆身上的繩子，就一個箭步跳到她的窗邊。這時琴聲更逼真了，我的心臟也幾乎要跳了出來——從昨天晚上開始，我想像她的模樣不下千百種，現在終於可以看到她了。我準備做一個浪漫的騎士，輕叩她的窗子，把她叫到窗口來……

阿凡講到這裡，沉默了好久，我終於不耐煩了，叫道：「到底後來怎麼樣？你趕快說啊！別吊人胃口嘛！」

阿凡瞪了我一眼，繼續說道：「當時我整個人已經陷入一種狂喜的狀態，感到全身的血液都快沸騰了；可是當我湊近窗口一看，沸騰的熱血卻立刻降到了冰點！」

我又忍不住大叫：「她到底是什麼樣子，千萬別告訴我『她』竟然是個男的！」

這次阿凡也激動起來，對我吼道：「真要是個男孩子也好！」

這句話可把我嚇到了，認識阿凡這麼多年，還不知道他竟然也是那種危險人物。我定了定神，繼續不放鬆地追問：「好吧！你到底看到了什麼東西，儘管說出來吧！」

阿凡又恢復了他固有的風度和冷靜，對我會心地淡淡一笑……

「房間裡面一個人也沒有，有的只是兩部PC，一台放大器，CD和幾個喇叭而已。這可是你的本行，總應該明白了吧！」

GRE之夢

● B C D E

MERETRIOUS就是俗麗的——梅莉史翠普就是俗麗的——不好不好！梅莉史翠普既漂亮又高貴又有氣質，怎麼能夠和俗麗聯想到一塊兒呢？哈！有了！前排那個長頭髮、白套裝，號稱某大某某系系花的女生才是真正的MERETRIOUS。我還真搞不懂她們這些所謂名校名系的女生，為什麼連上補習班也像赴約會一樣；除了滿臉濃妝加上全副武裝之外，還要穿著花格絲襪和半尺高的高跟鞋，活脫像個上班小姐。根據我幾個星期以來的觀察紀錄，這個繡花枕頭裡面所裝的英文字彙大概

我忍不住跳了起來！忽然之間恍然大悟，順手掏出我們系上的通信錄，看到歐陽教授的名字下面赫然寫著：「……先鋒大廈17號10樓」。

只有一個REALLY。不論別人跟她說什麼，她一定都會用提高了八度的假嗓子，故作嬌羞狀地叫著REALLY——？REALLY——？標準的MERETRICKIOUS！這小子總算背起來了！

NOTORIOUS——惡名昭彰的，NOTORIOUS——惡名昭彰的，這個生字正好拿來形容台上那個專教閱讀測驗的藍眼大肥豬。聽說這個欠揍的洋鬼子在此地簡直是無惡不作，不但和補習班老闆串通一氣，想盡辦法敲我們這些學生的竹槓；還常常在街上挺著大鼻子和大肚子到處招搖撞騙，專門向那些外銷貨的年輕女子私下傳授「如何做個美國太太」！我看這個洋豬總會有惡貫滿盈的一天，那他就只好回老家去當洋太監了。哈哈！想想都過癮！這就叫做NOTORIOUS——終於記住了！

不是我喜歡玩這種自由聯想的無聊遊戲，也不是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專愛做白日夢，實在是爲了要強記這些又臭又長的GRE英文生字，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把許多醜陋的字眼聯想到補習班這群人頭上。也真不知道上輩子造了什麼孽，今生今世會生長在這個大家都認爲投錯胎的地方。如果當初我能上對天堂投對了胎，生

成一個金髮碧眼家庭中的洋娃娃，至少現在就不必天天死啃這些一輩子都用不到半次的英文單字了！

人家都說先天的缺憾可以用後天的努力來彌補，這句話好像真是蠻有道理，至少在我身邊的人就全都相信了，這其中當然也包括我老爸老媽在內。他們總是覺得應該爲我投錯胎這件事情負起責任，一定非要把我送到太平洋對岸去才感到功德圓滿。說老實話，我在台北過得還真是挺快活的，至少食衣住行吃喝玩樂樣樣不缺。要不是兩位老人家非要糾正他們所犯的錯誤，我還真的不想去讀那勞什子的美國大學研究所，也就不必非得去考這個狗屁倒灶的GRE，還要跟這麼一狗票投錯胎的CBA成天擠在補習班裡頭。想想都會忍不住長嘯一聲，大嘆英雄氣短也乎！

一說起補習班我氣又來了！收了我們大把大把的鈔票，卻從來也沒想要稍微改善一下我們的待遇。每天一間間的教室都是擠滿人頭，坐在椅子上只能分到豆腐乾大小的一點空間。兩隻手只好緊緊夾住雙肩，就像軍訓的標準立正動作一樣；雙腿也要保持一百二十分鐘的靜止狀態，牢牢地塞在桌子底下。要是忍不住稍微挪動一下的話，哈哈！前排那些傢伙保證全部前仆後繼，牽一髮而動全身，真有你好看的

國台英日語多重聲帶聯合混用，土話葷話黑話學生話統統出籠，拆字根摘字首刪字尾，可以把一個字活生生地五馬分屍。另外還加上了中國文化的精華，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全都能夠派上用場。（誰說英文沒有象形字的，eye和bed不都是嗎！）

更有效的是他那本祖傳的同義字整理表，裡頭光是「褻瀆的」這個字就有四、五個同義的英文單字，剛才我背的那個「俗麗的」有六、七個同義字，最有意思的是「淫蕩的」竟然可以列出八、九個英文同義字來。可見洋鬼子們全都是蠻夷之邦，專門致力於發明低級下流的字眼。然而不論多怪的字也全都在老師的精心策畫之下乖乖排隊站好，只要我們每天早晚唸誦一百零八遍，保證能夠早日昇天。喔！是坐七四七昇天，飛向西天取金去也！

① ● ③ ④ ⑤

後天就是我們生死存亡的決戰了。算算模擬考試加上自我測驗也作了不下三四

了。

每次上課之前，我都會照例先虔誠地默默祈禱一番，希望過往神明——不論洋的土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公的母的胖的瘦的，都能保佑我平平安安地上完今晚的課。旁邊千萬別來一個剛打完球，滿身臭汗還冒著蒸氣的傢伙；也不能坐下一個穿著沒領沒袖，狐臭四溢腥風撲面的騷貨。更要保佑今天的冷氣方向正確，不要直著來也不能不來，最好是在一尺左右餘風澤惠的地帶。否則不是凍如冰山就是熱得冒油，大傷元氣之外還有可能會減損陽壽呢！

我也真搞不懂那些美國教育部的洋大人到底是個什麼心態？是打定了主意為難我們呢？還是因為我們台灣學生的程度實在太高了，非要拿這些拼法奇怪唸法更怪的英文單字來決定我們後半輩子的命運，真是不知天理何在！唯一值得慶幸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我們漢家子弟自有一套祖傳祕方來對付這些蠻夷馱舌的拼音文字。

像我們補習班的字彙專任老師就是深得祖師爺的真傳，每次上課無不使出渾身解數，除了拳打腳踢唱作俱佳之外，還會利用各種手法來加深我們對生字的印象。

十次，但是我仍然感覺腦袋空空，全然抓不到重點。只要一想到我得在三個半小時之內，讀完八、九篇有關文學的、科學的、醫學的、藝術的、政治的等等等像《時代週刊》那麼艱深的閱讀測驗，還要解出那些莫名其妙荒謬無比的邏輯分析，推敲當A住在B隔壁，B不住在C隔壁，可是C卻又偏偏住在A隔壁，到底他媽的誰住在誰隔壁這種無聊透頂的問題。此外還得做兩組我早就忘光了的國中數學，再加上字彙填充和對比反義字，揣摩出題的洋大人到底用的是什麼口氣和語意來說這句話。我保證即使是鐵打的身子考將下來也會奄奄一息，大病三天！

對了！聽說今晚補習班的掌門人要親自下山，傳授我們這些徒子徒孫幾招本門絕學。想必是因為考試就快到了，補習班之間拚鬥得太厲害，才不得不驚動祖師爺他老人家出關來現身說法。我這幾天走在補習街上，一路看下去可真讓我眼花撩亂：每家補習班門口都貼著各式各樣印刷精美的班訊班刊和海報，牆壁上還排滿了歷代弟子的光榮戰績，有些更附著從美國鳥不拉屎州立大學寄回來的感謝函。真是琳瑯滿目，五花八門，無奇不有。還有幾個補習班在互相大揭瘡疤，指桑罵槐，含沙射影，甚至索性指名道姓開罵叫陣。我更聽說有人竟然跑到洋大人那裡告起洋狀

來，說某某補習班用了種種手段預先已經弄到考題云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無所不用其極，非要拚個你死我活才肯罷休。

Ⓐ ● Ⓑ Ⓒ Ⓓ

「各位同學，各位同學——請安靜！請安靜！他媽的，怎麼還那麼吵！請安靜下來好不好！」

「後天就是考試的大日子了，各位同學今天還特別抽空回到班上來參加我們這個考前座談會，本班主任自然不會令你們失望，一定會讓各位同學稱心如意滿載而歸。」

「我想大家都明白，這次考試的成績不但關係著各位同學未來的前途，也直接影響了本班一貫的卓越聲譽。所以不論是為自己、為班上，大家都一定要全力以赴。現在我想先來做個小小的調查，有多少位同學是考第一次的？一、二、三、四、五，噢？怎麼這麼少啊？其他的同學想必都是以前在別家補習班沒有考好，才會

轉到本班來的是嗎？很好！很好！現在本班主任就要開始傳授你們幾招臨考絕招，考第一次的同學要特別仔細聽好喔！

「第一招叫做『傳音入密』。在考試的中途，會有一個十幾分鐘的休息時間，大家一定要利用這段寶貴的時間去上洗手間。注意聽好！水可以不喝，洗手間卻一定要去。你說什麼？不喝水怎麼會想上洗手間？怎麼那麼不上道，又不是真的叫你去放尿。你們聽好！本班在考場各個洗手間都備有專人，在中場休息時立刻會以傳音入密的方式，為各位同學提供前半段試題的標準答案。當然這項服務的對象只限於本班同學，所以考試的那天除了准考證之外，請別忘了還要把你的上課證也一起帶去。」

「這一招『傳音入密』，必須還得配合第二招『亢龍有悔』同時施展。雖然考試規則是不准回過頭去更改答案的，但是各位聰明的同學，你們自然應該知道如何利用時間去做到有過則改，善莫大焉啊！」

「第三招是『白鶴亮翅』。這可是險招，想必也有不少同學以前曾經修習過！不過這次本班特別印製了幾百份超級袖珍型字彙手冊，每本僅收工本費五百元，保

證使你如虎添翼，化險為夷。我們有現貨供應，有意購買的同學等下請到後面辦公室去一手交錢，一手交……書。」

「第四招名叫『美人照鏡』……」

「這次本班主任還特別撥下專款作為獎助學金。凡是一千六百分到一千七百分的同學可以領五百元，一千七百到一千八百分的同學可領一千元，一千八到一千九的同學可領兩千元，一千九到兩千分是五千元，兩千分以上就是一萬元！活得愈久，喔！不！考得愈高領得愈多。請各位同學在接到成績單後一個月內，憑上課證與成績單回來班上領獎。過期無效，抱歉，過期無效！打鐵趁熱嘛！還有，喔！對了！如果你們有同學或朋友不在本班補習而竟然能考高分的，當然歡迎也來領獎，但請記得攜帶照片一張，以便公佈成績時使用。不不不！不是廣告！是爲了要鼓勵後進，多給你們的師弟師妹們找些好榜樣。」

「如果你在本班補習，卻因爲某種人力不可抗拒的原因而没能考到一千六百分，我們仍然有安慰獎，那就是本班主任手著的《厚皮賴臉美國居》一冊。並且歡迎你屢敗屢戰，前仆後繼，再回到班上來修習半年，一律可以享受八折優待。」

「最後一件事情非常嚴肅，啊！不用起立，不用起立！不是要唱國歌！請大家坐著仔細聽好就可以了。爲了要幫助各位同學籌備赴美深造的各種費用，本班另外設有一項『考試打工』獎助學金。有興趣的同學，請等會兒留下，到我辦公室關起門來再談。不過，最好要自認身手矯健藝高人膽大的才行……」

「各位都是對考試打工有興趣的同學是嗎？我想要先說明一下，這份工作的報酬很高，不過條件卻是要你們貢獻出一點考試時間來，所以可能會影響到你們一點點成績，如果有人不願意參加的話現在還可以離開……好！剩下十一名同學，加上我自己正好十二個人，靠近門邊那位同學，請把門關上好嗎，謝謝謝謝！」

「爲了維護並且加強本班在業界的榮譽與聲望，提高猜題的命中率，我們在每次考試的時候都會指派專人負責抄題。因此本班一向都能掌握最新的命題趨勢，即時定出最有效的教學內容，這也就是本班能夠永遠領先羣雄的主要原因之一。」

「各位老弟老妹們，這個神聖而又光榮的任務現在終於輪到你們身上了。你們的努力不但可以造福後世，還能夠爲自己贏得每人一萬元的優厚酬勞，真可說是利

人利己。再換個角度來說，那些洋鬼子每年拿這種要老命的東西來整人，有機會給他們做點手腳，正象徵著我們炎黃子孫不願任人宰割不是好欺侮的。這樣多少也可以出一肚子的鳥氣，你們說對不對啊！」

「現在我們就來分配一下抄題的順序。本班主任每年必考兩次，作戰經驗豐富，所以照例由我來負責最困難的閱讀測驗部份，其他的同學……」

結果我被分到抄填充題，算算只有十幾行字，根本花不了多少時間，絕對可以順利完成任務。想到考完之後就能有一萬元的外快到手，夠我好好享受一兩個禮拜了！哇噻！真爽！好一個塞翁失馬，是福不是禍！

① ② ③ ④ ⑤

我進了考場之後，才曉得自己當初實在高興得太早了一點。這票洋大人做事還真他媽的有辦法，從一開始就緊緊扣住每一秒鐘，害得我幾乎連喘氣的時間都沒

「九〇五六一四號同學，GRE的試卷是一律不准帶出來的！」

「嗯——什麼時候啦？喂！你是什麼人啊？怎麼進我們家來的？打扮得這麼怪模怪樣，是不是剛從化妝舞會裡出來？還頂著一圈日光燈在頭上，以為這樣就像個天使嗎？」

「九〇五六一四號同學，你不必管我是誰，只要把你今天帶出來的試卷交給我，就没事了。」

「想要我把考卷給你？哈哈！笑死人了！噢——你怎麼會知道我有考卷？喔——到底是那一家補習班派你來的，還裝神弄鬼想嚇唬我，告訴你我可不吃這一套！不過——嘻嘻！如果你們出的價錢中聽的話，事情倒還是可以有商有量的。」

「九〇五六一四號同學，請你不要胡思亂想。我勸你還是趕快讓我把試卷帶走吧！否則待會兒彌封標籤內的核子輻射外洩的話，那你闖的禍可就大了！」

「少嚇人了！什麼核子原子的，我可是從小被嚇大的。你趕快給我走吧，我絕不會把考卷給你。老子爲了考這鳥GRE，已經有幾個月都沒好好睡覺了，現在可

有，那還有空抄題呢？再加上幾個監考的買辦階級假洋鬼子催命似地繞著教室團團轉，我們初學乍練的武林絕學根本半招也沒法子施展出來。幹！在補習班的模擬考有個屁用，比起這個真槍實彈的現場簡直像是辦家家酒！不要臉的班主任什麼屁話都說了，就是故意不告訴我們會有多少人監考。三個半小時中，我又想把題目做完，又想要找機會好歹抄它一點；結果最後搞得兩頭落空，連題目都沒能看清楚，答得全沒把握，更別提要抄題目了！眼看著交卷的時間就快到了，真是愈想愈不甘心；可是就在最後一秒鐘總算是福至心靈，索性趁著大家交卷的一陣混亂把整本考卷幹了出來。好在我跑得夠快沒被逮著，聽說後來有幾十個倒楣的替死鬼被留下來剝光了搜身呢！哈哈！這才真的是出了一口鳥氣！一萬元鐵定賺到了。喔——不！有這樣的武林祕笈珍本在手，非要祖師爺再多賞我幾萬才行，明天得去補習班和他們好好談談條件。反正是到手的熟鴨子，也不怕它會再飛掉，今天真是累歪了，得先回家去大睡一覺恢復恢復元氣再說。

Z Z Z Z Z

「哎呀！輕點輕點！人家好好的羽毛怎麼可以隨便亂拔呢？」

「拔都拔下來了，我又有什麼辦法，誰叫你不黏好一點。沒有關係啦！我這兒有強力膠，再幫你黏回去不就成了。唉唉唉！怎麼哭起來了，真是搞不過你。」

「他們都說這個小島上的居民心態怪異，尤其是青少年最難纏，早就有人預料會出差錯。我當初實在應該接受他們的意見，根本不必把這裡也劃入普查的樣本區域……」

「你這老小子又在嘀咕什麼啊？我怎麼都有聽沒有懂？其實最難纏的就是你，看來不讓你把話說完你是不肯走的。好吧，有話快說有屁快放，然後趁早給我滾蛋！」

「九〇五六一四號同學……」

「你又來了！再叫我的號碼，看我不把你全身的鳥毛都給拔光才怪！」

「九〇……請你……拜託你別那麼兇好不好，我們根本沒有一點惡意。我真正的身份是GRE特使，你知道GRE代表的是什麼意義嗎？」

「我怎麼不知道，不就明明寫在考卷封面嗎—— Graduate Record

是睏得要命，沒有心情和你窮攪和！」

「九〇五六一四號同學……」

「不要再叫我九〇五六一四號同學！你煩不煩啊？人家有名有姓的，什麼九〇五六一四呀，四一六五〇九呀！」

「九〇五六一四號同學，九〇五六一四是你准考證上的號碼，難道你自己都忘記了嗎？」

「誰會去記那種鬼東西，噢——我看看，奇怪，嘿！真的沒錯耶。」

「九〇五六一四號同學，如果我把全部真相都告訴你的話，你是不是就可以把試卷還給我呢？我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再過半個小時，核子燃料的高能輻射線就要開始擴散了……」

「你這老傢伙到底他媽的有完沒完啊？」

「九〇五六一四號同學，其實我真正的身份是……好吧！你先過來摸摸我這裡，這副翅膀可是真的喔！」

「哈！這倒有意思。你是怎麼裝上去的？哎呀，對不起，沒黏牢嗎……」

「我們的第一個調查計畫，對象放在二十幾歲的知識份子，因為他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樣本。剛好我們又從全球人口遷徙流程中，發現了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我們剛到地球的時候，因為有了前輩的前車之鑑，所以並沒有貿然地就展開工作，而是先花一段時間，觀察地球人類的集體行爲。結果發現當今的地球變得地廣人不稀，根本沒有辦法做全面性的普查，能做到的只是分層過濾的調查而已。」

「你總算能夠正經一點了，我就索性把這段歷史從頭講給你聽聽吧。」

「我們對於地球的觀察研究，其實早在猿人出現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不過還是一直等到地球的文明初具模式，大約兩千多個地球年以前，才開始派遣第一批調查人員登陸地球。但是當時因為各地文明成長率的差異太大，我們那兩位先鋒調查員——猛哥和兇哥，只好在當時文明發展最高的黃河流域進行局部調查。結果因為取樣假設的錯誤，竟然得出了兩種完全相反的結論。猛哥認為地球人類生性善良，兇哥卻說是邪惡的。兩個人各持己見互不相讓，在地球上就開始吵了起來。結果搞得聯邦主席團也是一頭霧水，拖了好久之後，才終於決定再派我們這組人到地球來，重新做一次標準精確的普查。」

Examination，明知故問！」

「那只是一個偽裝代碼而已，其實它真正所代表的是 General Research on Earth，是我們對地球人類所作的一項長期大域的普查計畫。」

「你說什麼？『你們』對『地球人類』的的的的……普查計畫！你八成跟我一樣，衛斯理的小說看多了，我看接下來你馬上就要說自己是外星人了吧！」

「一點也不錯，不過我們的計畫絕對沒有任何不良企圖。其實你們地球身為銀河系文明的一份子，本來就有義務接受這種普查。只不過星際聯邦一直認為你們的文明發展太過落後，不適宜將你們也列入會員星球；所以不願意與你們做第三類接觸，免得引起各種不必要的恐慌。聯邦當初的構想，是先派遣一組統計人類學家，祕密地到地球來做基因演化的調查。希望能夠研究出你們地球人類基因演化的模式，以及遺傳因子對心理與行爲的影響；此外我們還想知道，在不同的天然或人為環境之下地球人類的反應模式。這些研究資料，全都有助於聯邦決定何時給予地球正式的會員資格。」

「真是愈說愈玄，這又和我們的GRE有什麼關係呢？」

那就是全球各地的年輕知識份子全都有樣本向一個地區集中。我靈機一動，立刻決定派出幾位調查員登陸該地區，讓他們裝扮成普通人的模樣，開始慢慢在各階層發揮影響力。由於他們幾位都是星際語言學和星際人類行為學的專家，因此毫不費力地就說服了該國的教育部，在新澤西州創辦了GRE中心。

「從此之後，凡是要進入那個地區研究所的學生，就規定他們一定得先通過GRE測驗。表面上看起來，它只不過是語文和數理的考試，但是祕密不在考題而在試卷和准考證上。你們的准考證，全都經過了調變輻射線的掃描，每一張都具有不同的輻射頻率，正好對應了你們准考證的號碼。像你的就是九〇……別別別別生氣，我又沒有全說出來！」

「在試卷的彌封籤內，我們則裝上了核能的電子感測裝置，能夠感應出考者一切的生理與心理反應。對照准考證所發出的特殊頻率，就可以在三個半小時內把應考者的一切資料搜集齊備。你也知道考試是一個人發揮各種潛能的時候，所以在這個時段所測得的生理與心理數據也就相對地最精確了。」

「這麼多年來，我們已經搜集了幾百萬個樣本的詳細資料。每一個參加GRE

測驗的學生，全都成了我們這個普查計畫的受測樣本兼榮譽贊助人。」

「什麼？你說我拚了半條小命準備考試，結果只是被你們當作樣本！而且還是我自己花了大把鈔票贊助的！真他媽的賠了夫人又折兵，天底下的便宜全給你們佔光了！」

「其實我們本來也不需要什麼經費補助，但是我們知道地球人全都深信沒有白吃的午餐這句話。如果讓你們免費考試，就一定不會有人全力以赴，那麼我們測量的數據就沒有辦法確定誤差了……」

我聽這老小子愈講愈玄，簡直全都是胡言亂語的夢話！突然之間總算明白過來，哈！原來根本是我自己在作夢！GRE這個鬼東西可真是陰魂不散，考完了試還不讓我好好睡個覺，竟然又化身成人形鑽到我夢裡頭糾纏不清！我操！真是活見鬼！不過既然只是在作夢，那就乾脆讓這個鬼東西稱心如意趁早消失算了。想到這裡我立刻使了一招「滿天花雨」，把手中緊抓著的考卷飛射出去，一下子又把他的烏毛打下來好幾根。這老小子的脾氣還真好，只見他忙不迭地撿起考卷，又連聲地

跟我謝了又謝，然後才拍著那雙大翅膀從窗口飛走，我也總算可以安穩地一覺睡到大天亮了。

Ⓐ Ⓑ Ⓒ Ⓓ ●

早上我睜開眼睛的時候，太陽根本連屁股都曬不到了。我慢慢地爬下牀，才想起今天可是領賞的大喜日子。趕緊用最快的速度穿戴整齊，正準備要出門的時候，卻發現昨天幹出來的考卷怎麼不見了！真是急得我滿頭大汗，拚命地翻箱倒櫃，結果竟然只在書桌底下看到了好幾根淡黃色的巨型羽毛——

BLASPHEMOUS --

DESECRATING --

IMPIOUS --

PROFAN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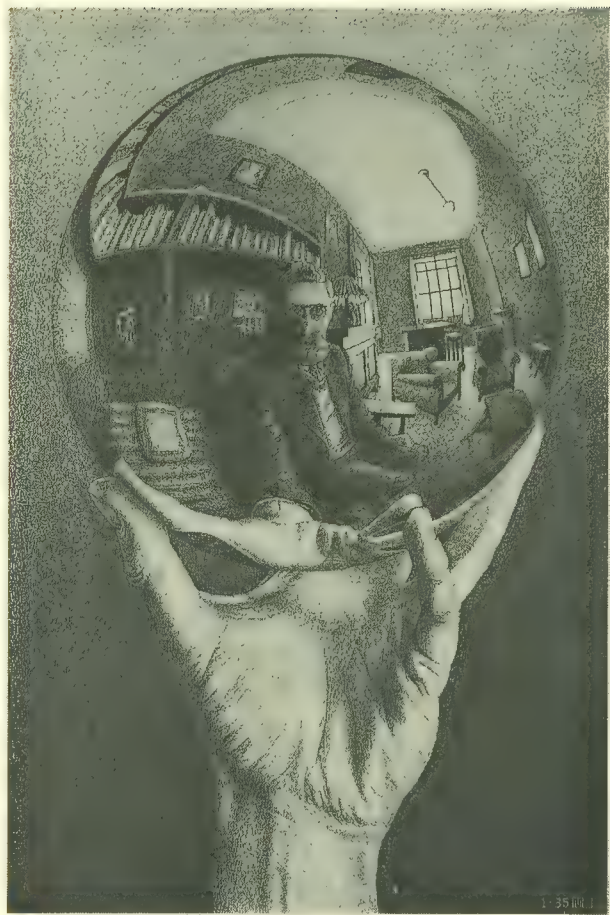
SACRILEGIOUS --

我的天啊——

無盡的愛

意識是最先被開啟的。當意識的功能恢復的時候，其他的感官幾乎都還被封閉著。他的第一個感覺竟是無比的空虛與孤寂！「我在什麼地方？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想睜開眼睛，卻只有絕對的黑暗；掙扎著要衝出來，卻好像被一股無形的力量緊緊網住；想要吶喊，發不出任何聲音，但彷彿又能感到一陣陣雜亂中帶著某種規律的振動。「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為什麼全都想不起來了？」就像是跌落到無底的深淵，絕望的恐懼感，開始不斷地襲上心頭……

在這種絕對的束縛狀態中，時間似乎也不存在了，所以不知道又過了多久，記憶才一點一滴，片段段地慢慢恢復。恐懼感稍微褪去，可是孤寂的感覺竟又爬上



持玻璃球的手 / 石版畫 / M.C. Escher/1935

另一個高峰！他只好耐心地拚命搜尋著腦海中浮現出的片段記憶，試圖把過往的一切重新串連成一幕幕鮮明的畫面。畢竟，這是他現在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



「生命是什麼？自古至今，它一直都是人類最大的一個謎！千百年來，多少人曾經試圖探討這個問題，但是，它的答案卻仍然隱藏在宇宙的最深處！在我們完全瞭解了宇宙中所有的結構與機制之後，卻還是不能從物理定律推導出生命的原理。當實驗能夠做到把時空和物質分割成小得不能再小的碎片之後，卻仍然無法在其中找到絲毫生命的因素！沒有人知道生命如何進入生物的體內，最後又如何無端地消失？更不要說尋找思想、意識與精神的根源了！所以我認為，探索生命與心靈現象的本質，就是本世紀科學的最大挑戰……」

這裡是全球科學計畫審查委員會的大會場。在今天這個重要的日子裡，由世界

各地選出的五百位委員幾乎都到齊了。再加上應邀而來的各大學與研究機構的相關學者、旁聽的學生代表，還有全世界各大通訊社的記者們，把這個可以容納上千人的大會場都擠得水洩不通。

會場是一座圓頂六角形的雄偉建築，場內的六面牆壁，每一面都是超大型的有機彩色銀幕。現在每一個銀幕上的巨量彩色發光菌，都依照程式的控制，以六種世界上主要的文字排列出三行醒目的標題：

實驗名稱：宇宙演化的同態模擬

實驗目的：探索生命與心靈現象的本質

主持人：江規範博士

現在演講的正是江規範博士，因為已經講到了問題的關鍵，全場雖有一千多人，卻幾乎聽不到一點其他的聲音。在稍作停頓之後，江博士抬頭望了望所有的聽眾，便又繼續了他的演說。這時每個人座位前的立體擴音器，立刻又傳出了江博士

低沉並且充滿自信的聲音。

「以一位物理學家的觀點而言，我堅決相信生命現象一定也遵循著物理定律。現在已有間接的證據顯示，生命應該是有機物在聚合過程中所表現的巨觀效應。就好像在原子與分子的微觀世界裡，溫度與水流並不存在，它們只是無數分子集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巨觀表相而已。生命，乃至於心靈的各種現象，也應該是類似的效應；只不過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發現罷了！」

「當今的生理學家或生化學家，都還不能從細胞中分解出生命的成份；也無法在實驗室用人工合成生命！所以想要瞭解生命的奧秘，我認為唯一的辦法就是先來研究生命的起源，設法觀測生命是如何從物質裡無中生有。」

「本實驗的計畫，就是準備利用電腦同態模擬的方法，在一部第九代的超級電腦中，以巨量的位元來模擬宇宙某一部份從誕生到今天的一切過程，再從中探討生命與心靈的內在本質。」

「我要特別再強調一次，我們的實驗不是象徵式的模擬，而是採用同態模擬的演算法；也就是說讓電腦每個位元所代表的0與1，正好對應於物質最基本的單

位——陰子與陽子。所以絕對可以在電腦中完全表現真實世界的一切行爲。

「利用電腦的快速運算，我們可以在一個小時內，就讓電腦模擬的宇宙演化一百五十億年，也就是達到我們真實宇宙的年齡。當然，根據測不準原理，每次模擬的結果一定都會有些差異；但是只要實驗的次數夠多，就一定可以在電腦中，模擬出一個與真實宇宙有著類似物理性質的區域，這時生命便應該自動產生。當這些模擬的生命進化到一定程度之後，它們也自然會發展出一切的心靈活動……」

「在電腦模擬的宇宙中，演化的速率可以任意調節，並且隨時能夠用任何尺度來觀察、記錄其中每一部份。只要一個指令，資料或數據就會立刻出現在顯像器上。在經過耐心的等待、細心的觀察和分析之後，相信生命之謎一定可以由此而解……」

審查委員會經過四天慎重的討論，果然以壓倒性的多數通過了這個龐大的實驗計畫。委員們所以會如此支持江博士，自然也是有原因的。

《科學的世界人》四十卷第三期廿五—廿七頁：

……在過去的十多年間，江規範博士一直致力於物質基本結構的研究。經過長久的努力，終於發現了這個重要的理論。

讓我們先來回顧一下粒子物理的發展史。大約在一百年前，物理學家曾經認為質子、中子、電子等等就是物質最基本的結構，因此將它們稱為「基本粒子」，並分為強子與輕子兩大類。可是在一九六〇年代，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吉耳曼又提出了強子的夸克模型，認為所謂的「基本粒子」還不夠基本，它們乃是由更基本的「夸克」組成。所有的強子，如質子、中子、介子，都是由兩、三個夸克組合而成；而輕子如電子等，則是一種變形的夸克。這是解決物質之謎的一個重要開端。

吉耳曼最初的理論只含有三種不同的夸克，稱為上夸克、下夸克與奇異夸克。在當時所發現的一切基本粒子，都可以由這三種夸克的不同排列而組成。但是由於新的基本粒子不斷出現，三個夸克漸漸就不夠用了。所以又有人預測了第四種夸克（魅夸克），以及第五、第六種夸克（頂夸克與底夸克）的存在，後來果然也都在實驗室中被找到了。

然而，這些愈來愈多的夸克不禁使人感到困惑——宇宙中到底有多少種夸克呢？是否還有第七種、第八種、第……種夸克存在？而這麼多的夸克，真的是最基本的嗎？這卻是從一九八〇年代以來一直懸而未決的問題。直到去年年底，江規範博士提出夸克內在結構的「易形模型」(Using Model)之後，才總算有了決定性的結論。

江博士的理論，否定了夸克是最基本粒子的說法。他認為真正的「基本」粒子只有兩個，即所謂的陰子與陽子，符號為●與○。據說這是從一本中國古老的經典上借用來的名詞。

「易形模型」的理論，指出每一種夸克皆由三個陰子或陽子排列而成，因此夸克的總數應該恰好為八種（二的三次方），這就預測了宇宙中應該還有兩種未知的夸克。實驗物理學家根據這個理論，幾個月後就在加速器中找到了這兩種新的夸克。江博士仍然借用那本經典中的術語，將這兩個新夸克命名為乾夸克與坤夸克；又用這個命名系統，把原來的六種夸克統一更名為震夸克、艮夸克、離夸克、坎夸克、兌夸克與巽夸克（分別對應於原名的下、上、奇異、魅、底、頂），並且還使

用那本古書中的圖案，作為八種夸克的代表符號（請參閱本期封面：太極與八卦圖）。這個統一的理論，就稱為「易形模型」。由於實驗上不可置疑的證據，全世界的物理學家已經公認它是基本粒子的標準模型；物質結構之謎終於解開，物理學也因此邁入一個新的紀元……



三個月後，在江規範博士的研究所中，專為這次實驗而建造的超級電腦已經架設完成，整個電腦系統竟佔據了地下室三分之二的空間。今天，是審查委員會實驗督導小組前來視察的日子，負責接待的則是一位很年輕很熱情的研究助理。

「各位委員先生，這部電腦的外形看起來雖然像個老古董，但是電腦不可貌相，它的內部結構絕對是全太陽系最先進的。所有的硬體用的都是超高密度生物電腦晶片，其中的資料／知識庫模塊比起第八代來不知進步了多少；全部的電路都是室溫超導材料製成，記憶體的容量簡直大得沒有限制。它和全世界各大電腦系統的

衛星／海底通訊網路也已經完成聯線，隨時可以從全球各地的資料／知識庫中取得所需要的相關資訊……

「至於軟體方面，我們則將整個程式分成十七組分別完成。第一組是主控程式，負責管制整個系統的運作以及人機牽手作業。第二組程式負責與其他電腦的聯線作業。第三組程式負責模擬時空結構與時間演化。第四組程式負責物質結構的資料庫系統。第五組程式負責模擬四種基本力場的交互作用。第六組程式負責多體物系的合作現象。第七組程式負責化學反應。第八組程式負責偵測生命現象。第九組程式負責各種心靈活動的辨識與記錄。第十組程式負責人類學、群體動力論、歷史、文化、文明的綜合分析……」

「整個程式系統，我們將它命名為『亞當』，各位現在就可以和亞當一號聊聊。不過很抱歉，您並不能開啟主程式；因為我們已經設定好，只用幾位負責人的聲波頻率作為主程式的通行密碼……」

研究助理興沖沖地講解著亞當系統種種不可思議的功能，各部門的負責人也在一旁耐心地解答各種問題。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電腦上面，所以全都忽略了一件

應該算很奇怪的事情，那就是江規範博士本人卻一直都沒有露面。

獨自關在頂樓的研究室中，江規範茫然的視線在室內來回地飄蕩著。最後，終於聚焦在書桌前的一張全像照片上。照片中浮現的是一位東方女子，坐在一塊光潤的石頭上，烏黑的長髮正隨風飛揚。攝影機恰好捕捉了她不經意回眸的一刹那，那雙充滿靈氣的深邃眼眸凝視在鏡頭上，彷彿只憑一眼就可以洞穿一切祕密似的。背景是蓋滿了皚皚白雪的山峰，碧藍的天空，點綴些淡淡的白雲……

江規範漸漸與照片中的目光相接，然後就好像再也移不開了；他出神地凝視著，彷彿時間也跟著靜止。不知道過了多久，才從嘴裡吐出幾個如同夢囈般的聲音：

「秋水！我當時對妳的承諾，現在總算快實現了……」

隨著這句話，他的心神也就跟著飄移到了另一個時空……



又是名副其實的滿山秋色了。這天傍晚，剛通過博士資格考試的江規範正在宿舍趕一篇報告；不料突然闖進來好幾位不速之客，硬要拉他一起去參加中國同學的迎新晚會。江規範雖然心裡老大不願意，卻又不好意思當面拒絕，只好慢吞吞地換了衣服，跟著同學們一起來到晚會會場。

如同以往被硬拉來參加這類活動一樣，他又是靠在一旁靜靜做個旁觀者，又是喝著手中無酒精的飲料，又是思緒飛回到自己的研究報告上面……

「請問，你就是江規範學長嗎？」

突然聽到有女孩子在叫自己，還真是吃了一驚。他猛然回過頭，看見身後站著三個女生；其中兩個他還見過，但說話的卻好像是中間那個子高高的陌生女孩。

他有些訝異，只好生硬地點了點頭，高個子的女孩馬上又開口說：

「江學長，我認為你真是選對了行！物理學家不是證明了所有的基本作用都是規範場嗎？這個名字取得太好了，令尊想必也是一位物理學家吧！才會想出這麼恰當的名字。」

江規範被她的一番話弄得有點面紅耳赤，真想不到現在的女孩子竟然這麼伶牙俐齒。他趕緊深深吸了一口氣，告訴自己絕不可在學妹面前臉紅，等到覺得回復鎮定之後，才趕快為自己辯解道：

「我……我想，我想這大概沒有關係。家父是專治先秦思想史的，先秦諸子一定對這兩個字另有解釋吧！妳是新來的研究生嗎？以後有問題的話，我們可以隨時討論……」

一開口說話，心情就穩定多了，等到一口氣把話說完，他才有機會開始觀察這位學妹。發現她一雙大眼睛充滿了靈秀之氣，一臉聰明相，而且還挺漂亮的。

「喔！我不是物理系的學生，我主修的是哲學。因為剛才這兩位學姊提到江學長是物理系的高材生，所以特別請她們幫我引見一下。我們學哲學的人，也很需要多瞭解一些自然科學的內容和最新的發展，以後向學長請教的地方一定很多，學長可不要煩得看到我就跑才好！」

原來她是哲學系的學生。他們學哲學的人，腦袋裡面自然都是刁鑽古怪的想法；可是如果要正襟危坐討論物理，那頂多也只有大一的程度……

看著她的背影，江規範胡亂想著，最後不禁暗自笑了起來。

過了兩天，果然又在餐廳碰到她了，這次她可是有備而來，一開口就毫不客氣地問了十幾個問題。江規範耐著性子，用自己的觀點一一為她解答；兩個人討論了半天，卻沒想到愈談愈不投機，到最後簡直變成激烈的辯論了。

「學長，你為什麼一定要說物理與哲學完全沒有關係？牛頓發表三大運動定律的偉大著作，不是就叫作《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嗎？你自己快要拿到的博士學位，不也就是Ph.D嗎？還有……還有……」

「等一等，莊秋水小學妹，請暫停一下好不好！我知道如果硬要詭辯，妳絕對可以舉出成千上萬個例子來。當然啦！辯論原來就是你們的本行嘛！」

「哼！」

「別生氣！我對妳講的卻都是事實，請注意聽我說：物理學研究的對象是自然界各種現象的本質，它們是沒有生命，沒有感情，沒有好惡的。我們以完全客觀的精神去窮究宇宙的結構，希望能將自然界的一切法則，都用最嚴密的數學公式描述

成物理定律。這其中絕對不含有任何主觀或先驗的成份，和你們哲學家所談的形上學、本體論、認識論這些主觀而又沒有定論的玄學，自然是不能也不敢扯上關係的！」

「可是，數學的基礎是邏輯，邏輯的基礎還是哲學，亞里斯多德的第一原理說……」

「妳看，又來了！」

物理大樓二樓的長廊，兩邊掛滿了希臘時代以來上百位物理學家的畫像。他們都是人類最偉大的心靈，是物理殿堂的開創者、奠基者與建造者。

今天江規範第一次帶莊秋水參觀他的實驗室，但是最吸引她的反而是這個走廊。現在她已經在一個畫像前站了好久，然後才終於又開了口：

「江規範，據我所知，愛因斯坦的物理觀，認為宇宙是對稱、和諧、韻律的，所以描述宇宙的數學方程式也應該是同樣地優美。他以美學做為物理的最高指導原則，請問你同意嗎？」

「我當然不同意！愛因斯坦中斯賓諾沙的毒太深了，所以才會有這種不可救藥的統一宇宙觀，但這又是多麼沒有根據的信仰呢？他後來就是被自己這種思想所害，至死也不肯接受量子力學的詮釋，只因為在他心目中這些理論不夠『美』！晚年耗費了多少無謂的時間和精力，結果還不是含恨而終呢？多麼可惜啊！早年獲得那麼偉大的成就，晚年卻留下一大堆的敗筆！」

「是這樣的嗎？愛因斯坦後來的工作，我還不太熟悉，回去倒要好好研究一下。」

「所以我告訴妳，研究自然科學，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客觀，絕對不可以先存有任何主見或偏見。妳想想看，宇宙是物質與力場所構成的機械體系，那會像妳們女孩一樣，一天到晚都要注意對稱、和諧、韻律、優美……」

「不跟你說了，到最後總是挖苦人家！」

豔麗的陽光照在校園的每一角，當然也灑滿了遠方碧草如茵的小山坡。兩個人並肩躺在鬆軟的草地上，眯著眼睛望著暖烘烘的太陽；任由輻射的熱力把他們臉蛋

兒烤得紅紅的，也捨不得稍微挪動一下身子。

「我想起來一件事情，噢！怎麼睡著了！」

找到一根乾草，放在他鼻子裡輕輕轉著，哈啾一聲，他立刻就清醒了過來。

「小姐！拜託別開玩笑好不好！最近在趕一個實驗，已經熬了兩個通宵啦！」

「看你這副可憐兮兮的樣子，對了！告訴我，實驗做得怎麼樣了？」

「我們三個人總算克服所有的困難，現在終於可以量到一些有用的數據了。」

「你們的數據怎麼量的？」

「靠儀器測量啊！現在全部都用電子測量儀器，所有的數據轉換成數位信號，在電腦上立即顯示並自動記錄。比起以前的實驗，又要數刻度，又要估計誤差，真不知方便了多少！」

「但不管是數字還是刻度，最後總要用眼睛來看，對不對？」

「當然嘍！難道還要像盲人點字一樣用指頭摸嗎？」

「可是你又如何相信自己的眼睛呢？」

「不相信眼睛，那要相信耳朵嗎？」這句話是靠在她耳旁說的，熱呼呼的氣息

傳過來，立刻帶來了一陣酥癢。她急忙轉過頭，故意瞪了他一眼，又繼續不放過地追問：

「好，眼見為憑。那麼你心中認定的實相，就是視覺神經傳到大腦的影像了，是不是？」

「可以這麼說，哈哈！我知道啦，妳又在套我的話了！妳的意思是說，所有我相信的東西，就是我的感官所認識的，然後才變成思維中真實的觀念，到最後的結論一定是『我心即宇宙』。因為一切外在的表相都要靠各種感官來反映，所以宇宙也就只存在我們心裡。這是妳的老套，我早就背熟了！」

「嘻嘻！你倒還蠻有些慧根嘛！」她把頭埋在他的臂彎裡，閉上眼睛，吃吃地笑個不停。

星光燦爛的夜晚，微風輕拂在沙灘上，兩個人背靠著背，頭靠著頭坐著，又是良久的沉默。

「秋水，妳抬著頭髮什麼呆？」

終於請到最富傳奇性的兩位名教授來了。

一間很大的教室，已經坐滿了好幾百位學生。大家的心情都很興奮，因為他們今天很高興和莊教授一起參加這個討論會。其實各位同學也都很明白，我們兩人所學的簡直是南轅北轍！我是物理系的教授，主要研究的問題是物質的基本結構。而莊教授在哲學系與心理系，她的興趣則遍及所有與心靈現象有關的問題。我

「我在想康德的話：我反覆地思考，結果令我在新鮮強烈的驚嘆敬畏下，感覺滿足的事物僅只有兩樣；一是我們頭上無盡的星空，一是人類內心無限限制的人格。」

「所以，哲學研究的對象，就是宇宙與人生，對不對？」

「對！而且我相信，這兩者的內涵，都充滿了無窮無盡的神祕；儘管真相就存在我們心裡，可是絕對的真理仍然永遠無法達到。我們的知識領域愈是擴大，相對地也就會接觸到更多未知的事物，所以人類必須要對自然表現出謙卑的態度，因為有限的人力永遠不可能征服無盡的宇宙。」

「我不同意妳這句話！宇宙的問題，自然應該由物理學家解決。我估計在未來二十年內，我們就可以把宇宙的一切，從誕生到衰亡，所有的內容與過程都推導出來。至於人的問題呢，總有一天，秋水，請妳記著，在我們結婚這天晚上我向妳保證——總有一天，我會讓人類的行為也都變成物理定律！我一定要讓妳相信，妳眼中的萬物之靈，其實只不過是一具結構精密的機器罷了！」

「別說得那麼冷冰冰的好不好，難道你忘了自己也是人嗎？愛因斯坦說過：宇

宙間最神祕的一件事就是人類竟然可以瞭解宇宙的神祕。你自己能有這麼高的天賦，不也是宇宙中潛在力量的成全嗎？即使你將來真的能明白整個宇宙如何運作，卻仍然沒有辦法知道它為何如此。這背後的意義，是我們永遠猜不透的。」

「秋水，我希望妳相信我的理論，就好像相信我的人一樣。總有一天我會證明給妳看，我會拿出證據來讓妳心服口服的！」

她淡淡地笑了一笑，眼光中流露出一絲甜蜜的神采。

「現在已經很晚了，來！披上我的夾克，我們該回去了。」

沙灘上慢慢印出兩排緊密的腳印，一直通到遠方暖融融的帳篷。

一年前的一個晚上，江規範剛剛結束一個冗長的討論，回到家中已經快午夜了。進門前他看到秋水的書房中還亮著那盞昏黃的小燈，就知道她還在打坐。於是輕輕開了門，直接往自己的書房走去。

這是莊秋水近幾年來研究的主題。她試圖用現代心理學、精神醫學與心靈動力學的先進理論，配合古典哲學中的神祕主義，有系統地研究各種超自然的心靈活動。希望最後能把人類古老的宗教、巫術、玄學等等超心理學現象，納入她所開創的「心靈哲學」體系之中。爲了深入研究，她也親自體驗了各種「修練」的方法，練習打坐也有兩年多的時間。漸漸地她似乎已經能體會到人類精神力量的本質；發

們兩人從認識到現在，也不知道辯論過多少次，但卻仍然各自堅持己見，所以後來索性決定在一起辯論一輩子了。

「各位現在仍舊是學生，所以保持開放的心胸是完全正確的……」

「江教授在物理學上的成就絕對無庸置疑。然而，他心目中的宇宙是個沒有生命與靈性的機械世界，我認爲這就是物理學家走火入魔的現象了。各位同學不要因爲研究科學，就把人類本身的價值否定了。上個世紀的大物理學家中，愛因斯坦、薛丁格、狄拉克、楊振寧與費因曼等人，都是人文思想非常濃厚的科學工作者，愛因斯坦與薛丁格甚至也可以算是哲學家了。我能夠斷言，這些大師們會有如此高的成就，與他們的主觀意識有絕對的關係。各位不要忘了，我們最後仍然是以「人」的身份參與宇宙間的作用與變化；純粹客觀而獨立的觀察者，已經被證明是不存在的。莊子說：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也就是這個道理……」

討論會結束的時候，好多學生都在竊竊私語，大家的疑問全部一樣：這兩位名教授真的是夫妻嗎？

過去的記憶在江規範的腦海中不斷浮現，一幕一幕迅速替換著。他浸淫在往日的回憶中，整个人已經陷入一種癡迷的狀態；臉上的神情，也隨著一段段的悲歡喜怒不停地變化。突然之間，痛苦扭曲的表情一下子佈滿他的臉上！那一幕又出現了，想揮也揮不走，就像是牢牢卡在腦海中的一個影像。他忍不住呻吟了一下，汗珠開始慢慢從額頭和鼻尖滲出來，甚至連身體也在微微地顫抖了……

不知道又經過多久，眼前忽然出現一絲柔和的光芒。慢慢地旋轉，擴大，旋轉，擴大，終於變成了一個光團。在光團中，似乎還有什麼東西在活動……太模糊了，看不清楚；漸漸地，影像變得比較清晰，總算可以看清了。但是怎麼可能？在那團光芒裡面的，竟然是秋水！他想要大叫，但發不出任何聲音，想用手拉住她，也伸不到前面看似咫尺的地方。正在焦急無助的時候，卻突然聽到秋水幽幽的聲音緩緩傳了過來：

不見了，什麼都感覺不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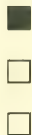
這是江規範從來沒有遇到過的重大打擊。出事那天以後，他整個人就陷入了無限哀慟的深淵，那簡直不是人類精神可以承受的痛苦。兩個星期以來，他幾乎沒有進食，也從未闔過眼，彷彿已經是一具行屍走肉。直到眼看著秋水下葬，才終於不支地昏迷過去。

精神與肉體的極度疲倦，使他不自覺地閉上眼睛，就再也感覺不到任何事物了。只是發現自己好像不斷地後退，後退，愈來愈黑，愈來愈暗，漸漸地什麼都看不見了，什麼都感覺不到了……

現在精神絕對集中的狀態下，的確可以表現出一些超自然的效應。甚至她也有了間接的證據，顯示所謂的「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離魂」、「轉世」等等的神祕現象並非只是迷信，而很有可能是人類精神潛能的極致發揮。她的研究小組最近還引進一些尖端的實驗儀器，嘗試探測分析人類大腦活動的生物輻射，並且特別請了江規範的實驗助理作技術指導，這倒是兩人首度的學術合作。

江規範從來不打擾妻子的活動，他輕輕關上了自己書房房門，再抱出了幾本厚厚的參考書，希望找些靈感來解決剛才的問題。他的思緒很快就進入了基本粒子的世界，不知不覺天色已經大明，這才發覺秋水好像還沒出來。實在有點擔心，便走出去輕輕打開她的房門，卻看到她正入定似地端坐在蒲團上，宛如一座莊嚴雕像，口中還不斷發出悠長低沉的呼吸聲。他知道這一定是很重要的關鍵，不敢打擾她，只好趕緊悄悄退出來。但是，一天過去了，秋水還是沒有出來，到了晚上，他忍不住再打開門，卻發現秋水的臉色已經變得如蠟般枯黃而毫無生氣！他立刻衝過去，拚命地搖著她，拚命地喊著她的名字！但回答他的卻是絕望的沉默，她再也沒有醒來了……

面對著審查委員會，江規範博士顯得有些吃力地站在講台上，沉默了好久之後，才開始了他的報告。



「秋水，我當時對妳的承諾，現在總算快實現了……」

開始了！

他重新振作起來，念念不忘的只是當初對秋水的承諾。他一定要做到，一定要證明他的理論！生命只是物質的巨觀效應，心靈現象也都服從物理定律！秋水雖然永遠活在他的心裡，但是這份永恆的懷念卻絕不要伴隨著永恆的遺憾！

長時間的思考，江規範終於有了解決難題的靈感；不過還要經過幾個月不眠不休的研究規劃，利用電腦模擬來探究生命與心靈的實驗計畫才正式完成。再通過審查以後，又花了三個月的時間積極準備。今天，終於一切就緒，實驗馬上就要正式開始了！

「我死了以後，當初對你提出的問題，將在你心中成為永恆的矛盾；你再想要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我也立刻就會重現你的腦海。既然我能活在你的記憶裡，你總該承認是我對了吧……」

他忽然感到可以說話了，急忙開口喊道：

「不！妳沒有死，妳不是正在對我說話嗎？」

「唉！死亡是什麼，還遠非人類知識所能理解的；但在自己親身體驗之後，總算能夠完全明白了。我的形體雖然已經歸於塵土，卻又能悠遊於另一個不可思議的空間。這次與你的交會只是偶然，以後，唉！大概也不可能再有了……」

那光團又模糊起來，漸漸地愈縮愈小，愈離愈遠。他用力伸出雙手，拚命地大喊：「不要走！不要再離開我！不要……不要……」

總算抓到一樣東西，睜大了眼睛一看，卻是一個全身雪白制服的護士。這已是秋水葬禮後的一個星期了。

清醒之後，江規範好像得到了某種啟示，身體竟然也很快就恢復了。出院後，

「各位委員先生，這是本實驗進行以來第一年的進度報告，不過我想先聲明一下，我已經準備承認實驗失敗了。希望各位委員能夠同意將這個實驗提前結束，我個人願意承擔一切的行政與學術責任。」

會場中立刻起了很大的騷動，委員們不是互相交頭接耳，就是瞪著台上的江博士，現出不敢相信的神情來。一向最有自信、最不服輸而又這麼傑出的江規範博士，竟然會說出這一番話，這實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當然，我會詳細報告這一年以來的實驗過程與結果，相信最後各位一定都會同意我的請求。」

「我們的實驗小組，在計畫批准後三個月內完成一切的準備工作，正式的實驗則是在九個月前開始的。到目前為止，利用資料流的平行處理，電腦總共模擬了大約一千億次的宇宙演化。每次的細節部份都有些差異，與我們理論預期相當符合。統計的結果，有百分之五十七的演化中產生了星系，另外的百分之四十三，卻一直是充滿著游離塵埃與雲氣的宇宙，可以不予考慮。在產生星系的演化中，其中又有百分之二十三含有類似我們本銀河系的螺旋狀星系。我們開始將觀察的有效範圍控

制在這些星系上，記錄其中各個恆星的演化，結果百分之十七的星系中有行星產生，與天文物理的預測非常接近。

「接下來我們把觀察的焦點集中在行星上，這是宇宙中最可能產生生命的地方。我們記錄了每一個行星的物理與化學資料，再從中分析原生質的成份，可是最好的結果，卻只是出現一些有機物而已，從來都沒有發現任何生命的跡象。後來我們甚至把演化的時間延長到兩百、三百億年，但結果仍是一樣。可是根據觀察統計，平均一百萬顆行星之中就應該有一顆孕育著生命；而我們總共分析了三十萬兆顆行星，卻全部都沒有生命出現！這幾乎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我們程式中的物理定律根本不足以產生生命現象，也就是說一定還有某些未知的定律在控制生命的發生。但是這些神祕的定律仍然遠在我們的知識領域之外，所以這個實驗再做下去也沒有任何意義。在此請求各位允許我將實驗提前結束，以便把剩餘的預算撥給其他的研究計畫……」

結束了報告，江規範頹喪地回到研究所，遣走了所有的工作人員，將自己關在

主控制室中。現在室內空空蕩蕩，只剩下他一個人和各種人機牽手裝置。他就著烈酒，默默地消化著當眾承認失敗的痛苦。對於他這種一向成功的人，這簡直是比較刑還可怕的經驗。但是，爲了秉持科學家無私與客觀的精神，他還是毅然地背上了十字架。

正如同這是第一次嘗到失敗的滋味一樣，這也是他的細胞第一次接受酒精的麻醉。乙醇經過消化系統，滲入了血液，流進了大腦，在腦細胞中開始產生不可思議的神祕力量……

我一生不相信命運不相信鬼神更不相信上帝可是今天終於還是被命運之神捉弄了……

秋水我曾經答應過妳的在結婚的那天晚上我鄭重地答應過妳的是我說過要做給妳看的我就不相信這是做不到的我一定要讓生命在我的程式中出現我一定要證明給妳看當初我答應妳的時候看到妳眼中閃耀迷人的神采彷彿在述說著對我的信任是的我知道的其實妳還是相信我會成功就如同相信妳自己的抉擇是正確的一樣……

秋水妳知道嗎妳知道嗎現在我卻沒有成功我失敗了而且失敗得那麼徹底我對妳的承諾無法做到了難道這就是妳的勝利嗎可是即使我也承認妳是對的妳又在哪裡呢妳又在哪裡接受這份喜悅呢告訴我告訴我告訴我……

妳是對的！妳是對的！既然產生不出生命，難道就不能自己創造嗎……



「亞當一號，我是江規範博士，請求進入主程式！」

「江博士您好！這裡是亞當一號爲您服務。已經核對過您的聲波特徵頻率，現在辨證完畢，您的優先權爲特級，請求予以照准。」

「亞當一號，開始執行模擬實驗，時間比例一萬兆比一，自行設定迴路條件。條件：從宇宙創生開始演化一百五十億年，如果沒有類似地球的行星出現則重新開始，直到發現一顆符合要求的行星爲止。發現以後程式暫停，等候另外的指令。」

江規範似乎恢復了以往的自信，坐在立體顯像器前，下達了一連串的指令以後，就靜靜地在一旁等著。照以往的經驗，估計大約一個小時左右就可以有結果了。

「亞當一號報告，宇宙演化自動迴路第三百七十四億二千八百九十六萬七千六百二十一次，程式暫停。發現類似地球的樣本行星，在一個螺旋狀星系系中心兩萬七千五百七十三光年處。圍繞著一顆B級恆星運轉，為該恆星的第三顆行星，自轉週期八千七百零三點六秒，公轉週期三百六十七點四個平均太陽日，具有一顆衛星，質量與體積皆與地球相同，已有原始大氣層，平均氣壓一千一百毫巴，表面溫度最低攝氏零下四十一度，最高攝氏六十五度，濕度……水份……氣候……」

「停止報告。亞當一號，把這顆樣本行星投影到立體顯像器上。」

顯像器上出現了一個深藍色的星球，可以看得出一個多水的行星，陸地的分佈集中在赤道與兩極之間。

「亞當一號，演化繼續，時間比例減低為一兆比一。」

藍色的星球開始運動了，繞著一顆紫色的火球飛快地旋轉著。

「亞當七號，開始分析樣本行星的有機化合物與原生質成份。」

「亞當七號報告，樣本行星上現在已經產生五碳糖、胺基酸、磷酸……」

「亞當七號，開始分析生化物質的化學反應條件。」

「樣本行星表面有紫外線輻射，大氣層有水份循環，並有雷電的火花放電效應，與原始的地球類似。」

「注意觀察這些生化物質的聚合反應。」

「胺基酸開始聚合，形成蛋白質，一種、兩種……二十一種蛋白質合成。」

「核酸鹽基，核糖與磷酸合成核苷酸，共有四種。經過聚合反應後，已經生成四種RNA。」

「核酸鹽基，去氧核糖與磷酸合成另外四種核苷酸。聚合反應發生，生成四種DNA。」

「亞當八號，現在原生質都有了，開始分析生命現象！」

「亞當八號報告，沒有發現任何生命現象。蛋白質、DNA、RNA只是有機

化合物的高分子聚合體，沒有生命現象，沒有生命現象。」

「每次都一樣，到這裡就停止了。亞當八號，為什麼這些有機物可以形成原生質，卻不能再表現出生命的現象？」

「亞當八號回答，在樣本行星目前的物理條件下，有機物自然就有聚合的趨勢。至於為什麼原生質沒有表現生命現象，資料不足，無法分析。」

「亞當一號，開啟編輯系統，將亞當八號生物資料庫的生命現象編譯成指令。

讓亞當八號控制樣本行星中有機化合物的聚合反應，把生命現象指令加在這些聚合反應過程之中。」

「亞當一號回答，無法接受您的要求，您要加入的程式違背了物理定律。生命定義中的新陳代謝、複製自身、在體內製造秩序等現象，都違反了熱力學第二定律與波茲曼H定理。您的優先權雖然是特級，也不能加入這種違背物理定律的程式。」

「亞當一號，我命令你把生命現象的優先權置於各種物理定律之上，重新執行我的命令。」

生命出現了，只加入了一點點因素，就能產生多麼不同的變化！立體顯像器中放大幾億倍的原生質開始向生物的秩序接近，DNA開始自我複製，DNA轉錄成RNA，RNA的遺傳密碼又進行轉譯，使得胺基酸循著遺傳密碼的規律，一個接一個聯結成蛋白質；然後蛋白質又回去催化複製、轉錄和轉譯的過程，循環不已，相生相成。終於，單細胞生物出現了，藍藻、綠藻、鞭毛蟲、變形蟲……

在基因複製與轉移的複雜過程中，偶然有分子受到熱運動與測不準原理的影響，跳出了既有的規律，於是突變也發生了，生命也就因而開始進化了。

進化中的生命呈現出多彩多姿的面貌。動物細胞與植物細胞逐漸分明，開始分道揚鑣，朝向不同的生命形態發展。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有好多原始古生物出現了，珊瑚、褐藻、紅藻、原生動物、腔腸動物、軟體動物……

「亞當一號，時間比例再減低，集中觀察生命現象。亞當八號，注意記錄各種生物進化的速率，與地球古生物進化史作統計性比較，定期報告。」

在立體顯像器中，不斷地出現各種尺度的生物，愈來愈奇麗，愈來愈豐富。植

物開始登陸，動物也跟著快上來了；生命已經成功地從原始的溫牀登上陸地。在各大陸塊的沿岸，羊齒植物漸漸形成森林，苔蘚也早已佈滿各地……

「亞當八號報告，現在樣本行星的生物進化介於地球寒武紀與奧陶紀之間，速率正常。估計二十分鐘後可以進入志留紀，三十分鐘後進入泥盆紀。」

「亞當一號，把時間比例再減低一些，讓亞當八號詳細觀察一下這些古生代生物的進化過程。」

「亞當八號緊急報告！發現重大誤差：從志留紀開始，植物進化速率保持正常，但是動物進化速率卻迅速降低。估計在志留紀末葉，動物進化就會完全停止。」

「這是什麼意思？」

「亞當八號回答，植物進化速率正常，代表它們可以一直進化到最高等的維管束植物。而動物的進化會在志留紀末葉停止，代表動物最多只能進化到昆蟲的階段。」

「難道達爾文的學說錯了嗎？如果不能進化成更高等的動物，那人類又是從哪

裡來的？亞當一號，演化暫停；亞當八號，分析動物基因突變的微觀過程，找出進化停滯的原因！」

「亞當八號報告，在動物體內的基因仍有突變的現象。但是所有進化性的突變，全部被動物的穩定性效應抑制，只有退化性突變可以產生，因而動物就不可能再進化成更高等的形態了。」

「動物的穩定性，是什麼意思？」

「亞當八號回答，在生物進化理論中，有一個各級動物的穩定性曲線，我可以借用過來分析這個現象。現在顯像器左上角視窗中已經映出了座標圖形，請您先仔細看一下。」

「亞當二號，幫我聯絡世界哲學總會的圖書館電腦資料庫。我要找圖書部，全集類，莊秋水全集資料檔。把這個全集檔中所有的資料，全部傳回亞當系統的資料意志——哈！我懂了！」

「停止，我又不是在說你！只能進化到昆蟲就停止了，真是想不到。昆蟲！多可憐的生命形式——牠們每個個體，一輩子都只能拿遺傳密碼當劇本；從生到死，就像是個不自覺的木偶，被一隻無形的手在背後操縱著，根本沒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哈！我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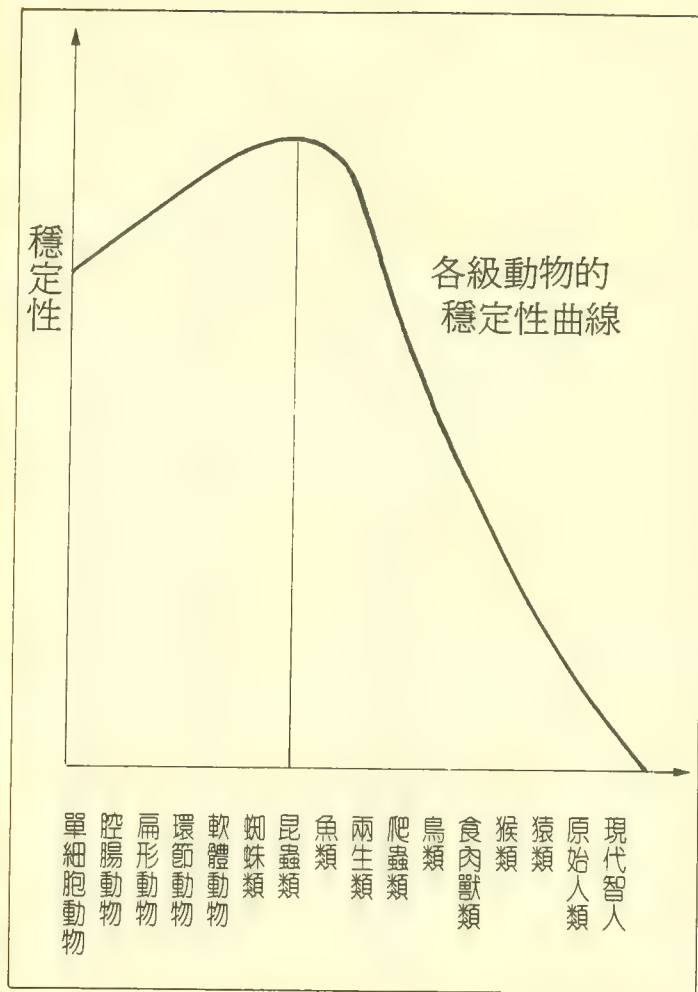
「亞當一號報告，更正您的錯誤，我的硬體與軟體只有百分之二十三是矽元素。其他的成份碳元素佔百分之三十一……」

嗎？」

「只能進化到昆蟲！那人類是怎麼來的？難道真是泥土捏成的亞當傳下來的

嗎？」

「這個圖形把各種動物依照進化的順序排列在橫座標軸，而以穩定性作為縱軸。其中穩定性最高的區域在昆蟲附近；比昆蟲低等的動物穩定性都略低，而比昆蟲高等的動物穩定性則急遽下降。根據所有系統都尋求最穩定狀態的原理，動物進化到昆蟲附近就會自動被抑制了。」



庫來。」

「亞當二號報告，已經與世界哲學總會的圖書館電腦完成聯線，對方請求辨證您的聲波頻率。」

「這裡是江規範博士，請將莊秋水全集傳到本系統資料庫中，一切的費用與版權問題請與亞當二號的行政系統交涉。」

「江博士您好！這裡是世界哲學總會，圖書館電腦資料庫系統管理程式。謝謝您的使用，請求完全照准，已經將您所需要的資料全部傳遞完畢。謝謝您，祝您有個愉快的一天。」

「亞當一號，開啟閱讀與分析程式，將莊秋水全集檔中與『自由意志』相關的理論集中整理。」

「亞當一號報告，已整理完畢，存入暫存檔。總共有一千三百五十二項，十萬五千六百三十七字，佔用記憶四十九萬七千八百六十個位元組。」

「亞當一號，開啟編輯系統，將這些資料編譯成程式，命名為亞當零號。」

「亞當一號報告，編譯完成，程式本身無錯誤偵出，存入主記憶體，命名為亞

當零號，佔用記憶空間二百八十六萬九千三百七十四個位元組。」

「好！現在把亞當零號聯繫到主程式上。」

「聯繫進行中——報告，聯繫中斷，亞當三號拒絕進行聯繫。」

「怎麼回事？亞當三號！」

「亞當三號回答，我是代表大家說話的。亞當零號所有的指令與物理、化學或生物學都沒有關係，也不像九號及十號是偵測用的程式。所以我們都認為她不應該加入亞當系統，否則會破壞模擬程式的客觀與獨立性！」

「原來是這樣！亞當一號，把亞當零號的優先權列為第一，聯繫繼續，完成後重新開啟程式。」

自由意志的加入，使得動物進化突破了穩定性的瓶頸，開始向更高等的生命形態邁進。魚類、兩生類、爬蟲類、大型爬蟲類、鳥類、哺乳類、靈長類、猿猴、類人猿、原始人類！

望著立體顯像器中的各種動物樣本，江規範早已忘記這只是電腦模擬的隨機產

行爲。」

「亞當九號開始觀察樣本人類的意識形態，亞當十號分析樣本人類的群體活動型，父系社會百分之六十二，母系社會百分之三十八。群體活動指數三點五，文化指數百分之四十五，文明指數百分之五十三。個體意識形態：絕對的排他性與自我中心。群體活動形態：各集團之間的相互併吞侵略攻伐擴張，方式：人力與獸力的小型戰爭。」

生物學上的分類是動物界，脊索動物門，脊椎動物亞門，哺乳綱，靈長目，人科，人屬，人種。目前數量約三千五百七十四萬，成長率每年十萬人。分佈於各陸塊與海島，主要集中於各大河川流域附近，已有部落形成。生活方式：漁獵，主要食物：肉類、野生蔬菜與果類。」

「亞當一號，時間比例再減低一些，報告目前狀況。」

「亞當一號報告，樣本行星形成後四十四億九千五百一十萬年，時間比例降為十億比一。」

「亞當九號開始觀察樣本人類的意識形態，亞當十號分析樣本人類的群體活動型，父系社會百分之六十二，母系社會百分之三十八。群體活動指數三點五，文化指數百分之四十五，文明指數百分之五十三。個體意識形態：絕對的排他性與自我中心。群體活動形態：各集團之間的相互併吞侵略攻伐擴張，方式：人力與獸力的小型戰爭。」

物。他彷彿感覺又回到了十二歲時上生物進化史的那天，好像又在閱讀（動物的進化）那片有趣生動的電腦教學磁片一樣。

「亞當八號報告，原始人類出現，特徵近似於地球的直立猿人，腦容量七百立方公分，前額中突，蝶骨角彎曲顯著，下巴隆起，具有適應直立與行走的懸垂性骨架，肢骨細小而直。平均身高一百五十公分，平均壽命三十四歲……」

「亞當一號，時間比例再減低。亞當十號，開始分析原始人類各種進化數據。」

「亞當十號報告，樣本行星原始人類進化至類似尼安德塔人階段……」

「……原始人類進化至類似克羅馬儂人階段……」

「……進化至類似現代智人階段……」

人類的進化史，比起其他的生物要有趣多了。江規範不禁看得出神，只是模糊地感到亞當十號的聲音又斷斷續續傳了出來。

「樣本行星形成後四十四億九千五百萬年。行星上最高等的生物為現代智人；

「進化至鐵器時代，群體活動指數四點六，文化指數百分之五十六，文明指數百分之六十九。個體意識形態：不變。群體活動：形態不變，進化為火藥能為主的中型戰爭。」

「進化至機械時代，群體活動指數五點八，文化指數百分之六十九，文明指數百分之七十四。個體意識形態：不變。群體活動：形態不變，進化為火藥能與機械能為主的全球性大型戰爭。」

「進化至原子時代，群體活動指數七點九，文化指數百分之七十七，文明指數百分之八十三。個體意識形態：不變。群體活動：形態不變，進化為火藥能、機械能與原子能的大型戰爭以及群體思想鬥爭。」

「進化至電子時代，群體活動指數八點六，文化指數百分之八十二，文明指數百分之九十一。個體意識形態：不變。群體活動：形態不變，進化為各種類型戰爭間隙的動態平衡，冷戰與冷和。」

江規範一面聽著報告，一面忙著下達各種分析記錄指令。在他面前的是一幕幕人類文明發展史的縮影，但也正是一部個體及群體鬥爭的進化史。他不禁感到無比

驚訝，為什麼這些模擬出來的人類，竟然也會具有如此強烈的侵略性！

「亞當一號，演化暫停。亞當十號，將樣本行星的歷史發展作大尺度的結構分析，定出模式，並找出群體與個體活動及意識形態導因。」

「亞當十號報告，在樣本行星上的人類，因為具有高等智慧和自由意志，所以不可避免地成為最不稳定的一種生物。這些樣本在智能發展初期就已產生了自我中心的排他意識形態，每個個體在群體中都進行著自由擴散的運動模式。因而集體的行為就變成了各種類型與規模的鬥爭、攻伐、侵略、殺戮、併吞、擴張……這是他們在形成之初就已經註定的唯一命運。」

江規範聽了不禁苦笑一下，難道這就是萊布尼茲所謂最美好的世界嗎？最美好的世界為何會孕育出這麼畸形的生命？

他突然有一種噁心的感覺，實在不願再想下去了。但是，在這個世界裡，總還應該有一點美好的事物吧！

「亞當九號，亞當十號，開始共同分析樣本人類的知識發展與心靈活動。」

「亞當九號與十號聯合報告，電子時代末期，文化指數百分之八十八，文明指

數百分之九十五，文化發展速率十點五，文明發展速度十七點八。」

「這些人類對於自己的世界到底瞭解多少了呢？他們累積了愈來愈多的知識，智慧也不斷地發達，等一下會不會有人破解出程式中的定律呢？」

「邏輯與數學進度百分之八十四，自然科學平均進度百分之七十三。物理學的研究已經發現了亞當三號至六號的部份內容，化學、生物與醫學尚未有明顯的進展。估計各項進度每十年內增加百分之三至四點六。」

「他們果然已經開始破解程式了，等一下也許會完全發現真相呢！如果真的被他們知道，自己只不過是0與1的符號所組成的資料結構，不曉得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亞當九號回答，估計在未來一百二十年內，樣本人類將會破解出所有的程式內容。但是因為電腦內部的資料本身是一個封閉集合，所以他們仍然無法外推出程式本身的意義。」

「你的意思是說，即使完全明白了模擬世界中的一切規律，這些樣本人類還是不會知道他們的世界只是電腦模擬的產物？」

「亞當九號回答，推論完全正確。」

「好吧，演化繼續，把時間再推進一百年。一百年後讓時間比例定為一比一，開始集中觀察這個世界的高等學術機構。我想看一看，到底這些程式的產物如何發現控制他們的程式。」

「亞當一號報告，已到一百年後，時間比例改為一比一。高等學術機構第一次取樣，M大學，樣本行星目前最優秀的自然與人文科學中心之一。」

立體顯像器上出現了一大片碧綠草坪。江規範拉出控制桿，開始在這個大學的校園中四處掃瞄。不久他看見一間擠滿了人的大型演講廳，就順手一推控制桿，將鏡頭推進了廳內。

他把鏡頭慢慢向前推，漸漸能夠看清楚一點演講者的容貌了……忽然之間，江規範的喉頭不自禁地發出「咯」的一聲，心臟也在瞬間幾乎跳了出來！他張大眼睛，顫抖的手吃力地指著映出一張臉部特寫的顯像器，半天才從口中吐出一個沙啞的聲音——秋——水——

「不可能，不可能……這是秋水，這怎麼可能……秋水，怎麼會……怎麼會在

江規範把椅背調低，平躺下來，戴上了大腦終端頭盔。現在他不必開口，就可以直接用思想來下達命令了。

「亞當一號，這裡是江博士的思想波，要求進入模擬程式，做一個小時的人機全識接觸，時間比例定為全識接觸所允許的極大值。」

「亞當一號回答，無法接受您的要求。本程式與一般模擬程式不同，我們的高指導原則，是要絕對模擬真實世界的物理定律與因果律。如果您在程式中突然現身，會打破其中的自然規律，變成了模擬世界的超自然現象，與本程式宗旨不合。」

「難道沒有其他的辦法讓我進去嗎？既然不能憑空出現，那就讓我的意識進入

裡面……

「秋水！我就知道妳沒有死！趕快出來！趕快出來吧！妳竟然想出了這種方法……我早就認輸了，我承認妳全對好不好！妳知道這兩年來，我是怎麼過的嗎？出來吧！我求求妳……」

「亞當十號報告，目前觀察樣本資料分析：智人，性別：女，身高：一六九公分，體重：五十五公斤，年齡：三十五歲，膚色：黃，髮色：黑，大腦容量一千七百立方公分，智商一百七十六，大腦活動能量：百分之一百六十。代號：周齊，M大學哲學系教授……」

「什麼……你說她不是秋水？她也只是一個隨機樣本？我不相信，她明明就是秋水！亞當二號，告訴我這個影像是從哪傳來的？」

「亞當二號報告，顯像器上的影像由主程式運算產生，絕對不是外界傳進來的訊號！」

「亞當一號報告，程式執行記錄顯示，亞當零號的自由意志指令產生了自我反身的運作，開始不服從操作系統的規則而自由行動。在大約三十九億個週期以前，

她把莊秋水全集中的作者資料強行輸入遺傳過程，周齊就是照著莊秋水的基因複製出來的。因為亞當零號的優先權在我之上，我也無法制止她這種破壞程式客觀性的行為……」

「原來秋水竟然化身到這個世界去了！我要去找她！我要去找她……」

一個樣本的大腦，我用他的形體出現在程式中，這樣總不會是超自然現象了吧！」

「江博士，您的要求仍然無法接受。在模擬世界中，每個樣本都已經有本身的意識與思想，您的侵入會破壞樣本原有的意識，仍舊違背了自然律。」

「那就找一個沒有意識的人，對了！母體中的初期胎兒總沒有意識吧！把我的意識投射到一個受精卵中，這樣應該可以了！」

「江博士，請求照准，請您選取一組基因，看您希望用哪一個胎兒的形體作您的化身！」

「等一下，不對！現在的秋水已經三十五歲了。我如果以胎兒的形態出現，那我長大以後……不行！不行！」

「江博士，如果您希望與周齊同年，唯一的辦法就是與她在同一時期出生。我可以讓程式從三十六年前重新開始，這樣就能符合您的要求了。」

「可是如果程式重新執行這三十六年的過程，會不會有什麼因素改變秋水的命運呢？」

「亞當一號報告，除了您的進入以外，所有的一切幾乎都會依照原來的歷史發

展。不過您在二十歲以前絕對不能去找她，否則很可能因此帶給她意想不到的影響；您必須在這二十年間與她保持一百公里以上的安全距離，以保證她的成長不會受到干擾。我再提醒一遍，二十歲以前絕對不能去找她！」

「知道啦，我準備好了！幫我在安全距離外選取一個具有優秀基因的胎兒，千萬不要選到畸形兒喔！」

「胎兒樣本已選定，請準備進入程式，作一個小時的人機全識接觸，時間比例二十五萬比一。亞當一號隨時與您保持大腦思想波通訊，接觸開始——」

瞬間而來的輕微電擊，使他立刻進入了昏迷的狀態；等到所有的接觸作業完成之後，意識是最先被開啟的。當意識的功能恢復的時候，其他的感官幾乎都還被封閉著……



所三年級。」

「秋水呢？她還好吧？」

「周齊現在二十四歲，位置在西經九十七度，北緯四十三度，M大學哲學研究所三年級。」

江規範心中很篤定了。他耐心地等到送飯的時間，突然開口講了一大串話，引得家人全部都圍過來。大家都認為簡直是奇蹟——一個被認定無藥可救的白癡，竟

所有的往事在腦海中重播一遍之後，江規範終於想起來，原來自己的意識已經投射到一個模擬世界的胎兒身上。他趕快試著用思想與亞當一號聯絡一下，發現通訊一切正常。這時所有的疑慮、恐懼與孤獨的感覺都消失得無影無蹤；代之而起的，卻是一陣陣的好奇與興奮。他再用思想開動視覺，由終端機的投射看到了自己的樣子。呵！五個月大的胎兒，手腳都已經成形，整个人蜷曲在小小的子宮裡面，佔滿了全部空間。他又開動了觸覺，立刻體會到無比的溫暖與舒適，這種感覺絕不是任何人工環境可以模仿的。等到再開動聽覺以後，又出現了好些巨大而規律的節奏。他試圖分辨那些是心律、呼吸與胃腸的蠕動，也不知道對不對。有史以來，能夠重溫胎兒時期舊夢的，自己大概是第一個吧！

日復一日，形體慢慢地成長。又過了一個月，原來的新鮮感消失了，現在只覺得極度的無聊寂寞。算算日子，還有一百多天才會重見天日，然後要再過二十年才能和秋水見面！太久了，自己實在熬不了那麼久……

「亞當一號，將我所有的感官關閉二十五年，進入大腦冬眠狀態，二十五年後再把我叫醒。」

然會在一夜之間變得如此正常！

在家裡生活了一段時間，適應了這個世界的一切之後，他終於辭別家人，靠著亞當一號的指引，來到了M大學。

雖然明知秋水就在附近，他還是按捺住衝動，在校園中徘徊遊蕩了好些天，希望能找一個最自然的機會與她見面。這一天傍晚，願望終於快實現了，他總算又見到了秋水——二十四歲的秋水！

眼看著她和幾個同學慢慢走過校園的一角，經過自己的身旁，可是對於他的存在卻又視若無睹！江規範要強忍著才能夠不大喊出來，因為他也明白，在這個秋水的記憶中，自己現在還等於是看不存在的。

他小心地跟在後面，最後看到他們全都進了一間大廳之中。原來這裡正在舉行迎新晚會，又是迎新晚會！

江規範悄悄走進去，看見大廳裡頭擠滿了好多人。秋水的蹤跡早已消失在人群之中，何況燈光又暗了下來。

他失望地慢慢走到角落，又是習慣性靠著柱子，眼光毫無目標地掃瞄著每個

人。突然之間，在另外一個角落，他終於又看到了那雙閃爍在黑暗中的大眼睛，那雙他永遠忘不了的眼睛！僵立了好久之後，才鼓足了勇氣慢慢站起來，走到她的面前，很紳士地做了一個邀舞的動作。她抬起頭，看了看，便大方地把手交給他，讓他輕輕地拉進舞池之中。

面對著她了，江規範心中有著說不出的感受，可是一時卻又不知道如何開口。正在猶豫不決的時候，她卻已經先主動地打破了沉默。

「請問你叫什麼名字，我好像從來都沒見過你？」

「我……我姓江，江規範……」

「規範，是你的本名嗎？從這個名字，我就可以猜出你是物理系的學生，對不對？」

「沒錯……我是讀物理的，不過並不是貴校的物理系。我是跟一位朋友來的。」她當然不知道，這個朋友就是她自己。

「怪不得我從來都沒有見過你！」

「妳也是物理系的學生嗎？」好一個明知故問。

這才能夠稍有小成。你這個年輕小伙子，卻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的！不可思議！真是不可思議！」

江規範聽了，心裡只是在想，那是因為你不認識我們世界中的愛因斯坦，才會這麼少見多怪！

這些教授對於江規範的物理學程度驚訝不已，他的心中卻一直暗暗感到好笑。誰會知道呢，他只是一直在轉述著亞當系統中的程式內容而已。

對於他而言，這個世界的物理學簡直太無聊了。他只要隔幾個月把亞當系統的內容稍微透露一點，就必然是轟動世界的大發現。在二十六歲這一年間，他就發表了六篇原創性的論文，一下子成了世界公認的天才人物，也因而確立了在物理學界的領導地位。不過他總是以專心研究作為藉口，推掉一切無謂的應酬，以便能有更多的時間和秋水在一起。也只有在秋水身邊，他才能暫時忘掉這一切只是虛幻世界的幻覺而已。

周齊，這個世界的秋水，在拿到博士學位以後，也留在M大學教書。她所創立的心靈哲學愈來愈受重視，已經漸漸成為這個世界的哲學主流。江規範冷眼旁觀，

「不！我主修的是哲學。不過我們學哲學的人，也很需要多瞭解一些自然科學的內容和最新的發展，所以我對物理也很有興趣，以後還要向你多多請教呢！」

像極了秋水的聲音，像極了秋水的口氣，甚至連一字一句都是似曾相識的。江規範心中突然感到無比激動——秋水並沒有離開我，她又在我的懷中了。

他不再說話，只是默默地望著她，眼光中卻流露出了過份的激情。她本來有些羞澀，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但是在不經意的一瞥之後，卻感到對面這雙眼睛似乎並不陌生，於是也回報了她無限溫柔的眼神。剎那之間，兩人彷彿從目光中交換了所有無聲的訊息……她又低下頭，任由他摟在懷中，兩人映在牆壁上的身影漸漸疊在一起，分不開了……

江規範無法說明自己的身份，也不能提出任何的學位證明。但是，當他與M大學物理系的幾位資深教授長談之後，總算破例地成了系上的客座研究員。一位老教授在面談後，拍著他的肩膀，一面搖頭一面說道：「現代物理學的高度發展，使得一位學者至少要在名師指導之下苦讀十年，再置身於一流研究環境中工作好幾年，

心中卻暗暗吃驚不已——這一切都太熟悉了！跟秋水當初的際遇幾乎完全一樣。他擔心有一天又會因為不明的原因而失去她，更怕一不小心被她知道了兩人的真實身份。如果讓她發現，他就是這個世界的創造者，而她自己卻只是電腦模擬的隨機幻象，那麼對她將是多嚴重的羞辱與打擊啊！

江規範每天都小心翼翼，儘量表現得和普通入一樣，甚至與亞當一號的思想通訊也減到最少的程度。日子一天一天過去，他也愈來愈滿足於這樣的生活。還有什麼比這更美好的呢？他似乎連自己的真實身份都漸漸忘記了。

不久之後他又發現——這個世界的秋水同樣有著驚人的直覺與精神感應力；而她的心靈哲學理論，也已經隱隱點明了這個世界的虛幻本質。她已開始懷疑，生命、思想、意識、感情和自由意志，很可能是由外在的力量所賦與的；並且認為，這種外在的力量一定有著某種神祕的目的。她現在的努力，就是希望利用一切可能的辦法，把這個力量的本質和成因發掘出來。

江規範有時不禁感到很諷刺，其實這個力量的主宰一直就在她的身邊！但是他也明白，這個祕密卻絕對不可以讓她知道。不過，秋水的基因密碼與記憶似乎在她

的體內不斷重現，會不會有一天她突然想起了過去的一切呢？他已經有過一次失去秋水的慘痛經驗，絕對不能讓這個悲劇再次重演！

在有意無意間，他總會儘量轉移她的注意力，寧願向她多透露些亞當系統所設定的各種定律。希望她在驚嘆這個世界的奇妙之餘，就無暇再顧及背後的意義了。當然，他所作的努力，多少還是有點成績的……



西沉的紫日，在天際間綴出無數豔麗的晚霞，遠處海天交界的地方，海水也被染成紫黝黝的色彩。隨著距離的拉近，海面的顏色照著太陽光譜的色調遞變，到了海岸旁，沖擊著藏青色怪石的已經是酒紅色浪濤了。

他輕撫著她，坐在一塊平坦的風化岩上，細細地品味著自己接收的各種感覺。眼中閃動的光影，是海面反映的滿天紫霞；耳中的浪濤聲，是海水永恆脈動的旋律；臂彎中的秋水，秋水身上淡淡的幽香，還有海風的吹拂，海水的氣息，甚至連

舌尖也感到了海水酸中帶鹹的滋味！這一切明明都是那麼真實，卻又偏偏是絕對的虛幻！他開始在心中默默告訴自己，不要總是想到這一切只是電腦模擬的幻覺，爲什麼不能認爲以前的回憶反而是一場夢呢？誰又能夠證明，現在的一切不比以往種種更爲真實？

當他收回了雜亂的思緒後，才發現身邊的秋水正在輕輕地喃喃自語：

「……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

他猛然一驚——這是波若系的波羅蜜多心經，怎麼這個世界的秋水竟然會知道呢？難道秋水的潛在記憶全都要浮現出來了嗎？他要趕快想辦法，趕快打斷她的思緒！

「妳在哪裡學來這些玄奧的經文？我怎麼從來都沒聽過？」

「奇怪，我也忘了耶！也許只是我自己突然有感而發吧。」

「我們說點輕鬆的好不好？結婚以後，還難得有這麼逍遙的時光……」

「好啊！可是什麼才算輕鬆的呢？」

「我來教妳，我唸一句，妳就跟我唸一句。」

「嗯！」

「在天願作比翼鳥，」

「在天願作比翼鳥，」

「在地願爲連理枝；」

「在地願爲連理枝；」

「天長地久有時盡，」

「天長地久有時盡，」

「此……『情』綿綿無絕期。」

「此情綿綿無絕期……有意思，你又是從哪裡學來的？」

「這是祕密……現在我來教妳許願……」

「許願，怎麼許願？」

「妳先把眼睛閉起來。」

凝視著她閉上的雙眼，長長的睫毛好像有生命一樣在微微顫動。他忍不住低下了頭，把嘴唇輕輕貼上去，慢慢地滑下來，最後停留在兩片濕潤溫暖的紅唇上，就再也不想離開了……

誰說這是虛幻的世界，這才是最真實的人生！以往的一切只是場噩夢，現在噩夢才終於醒了。我一定要好好把握這個真實的幸福，絕不要再失去了！這裡有我的秋水，這裡有我的一切，這裡才是我的世界……

「亞當一號呼叫江博士，一個小時的人機全識接觸時間馬上就要到了，請準備結束接觸。我會把您的形體安排成自然死亡的狀態，完全不違反任何的自然規律。」

在江規範腦中突然響起的聲音，把一場最美麗的幻夢驚醒了！他用力推開秋水，臉上現出無比驚恐的表情，現在再也顧不了那麼多了，趕緊放聲大喊道：

「你給我滾開，我再也不要回去了！注意聽著，我是江博士，我有執行程式的最高權力！我命令你將我在這裡的時間延長到無限，再把我和我的思想通訊網路永遠切斷！趕快執行我的命令！」

「亞當一號報告，請求照准，通訊就此結束——」

他臉上冒出了一根根青筋，汗水也已經浸透全身。直到腦中的聲音完全消失之後，才虛脫地倒卧到岩石上；緊閉著雙眼，大口喘著氣，拚命想把剛才恐怖的一幕從腦海中揮去。

過了好久好久，他才悠悠地轉醒過來，看到秋水還在身旁，可是雙眼中卻已經充滿了淚水……

「告訴我是誰在叫你！我已經感覺到了！剛才在你的大腦前葉，有外界的訊號與你溝通。別問我是怎麼知道的，我就是感覺到了！」

她伸出了右手緊緊按住他的額頭，又繼續說道：

「現在我全明白了……唉！我早就有預感，其實我的理論也可以算是對了！可是……可是，我卻從來沒想到竟然就是你……」

「不是，不是我！我跟你一樣，一樣的有血有肉，有靈魂有思想有感情！不要相信妳剛才感應到的，那全都只是我的幻想，我保證以後再也不會有了。我不是妳的創造者，我只是妳的丈夫！我和妳一樣真實，或者如妳所說的，我們都是同樣虛

幻！相信我……相信我……」

「不用再說了！我自然知道我感應的全是真的！長久以來，我一直在追尋這個證據，沒想到證實之後竟使我感到這麼痛苦！我現在只覺得無比羞辱——自以為是宇宙中最高等的生命，自以為有智慧、有感覺、有思想，自以為正在研究宇宙和人生的大問題！沒想到這一切都是假的！全都只是一部機器在運作時表現出來的假相而已！精神？靈魂？也只不過是程式執行時數位資料的排列組合！甚至我自己的形體，我自己的心靈，也都是依照莊秋水的一切複製出來的！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永遠都被她的幽靈在背後操縱！你難道不知道嗎？你用符號代替生命，這本身就是罪惡……像這種傀儡似的生命，實在是什麼意義……」

「妳不是傀儡！妳有自己的意志！妳能自由自主地思考懷疑行動追尋探索！妳也有真正的感情，可以主動表現喜怒哀樂愛慾惡！這就是真實的生命、真實的靈魂。不要放棄！不要走！不要離開我……不要……不要……不——」

抱著她冰冷的身軀，江規範再度感受到那種撕心裂肺的悲慟！看看頭頂的星

空，身邊的海水，腳底的岩石，一切都還是一樣的。不一樣的只是秋水的生命不存在了，生命又再度遠離她的軀殼！

「秋水又走了，這個世界也沒有什麼值得再留戀的！亞當一號，我現在已經準備好，可以結束接觸了！」

「……………」

「亞當一號，我是江博士，回答我——」

「……………」

「哈哈哈哈哈！我竟然被困在這裡了！別以為你不再理我，我就沒有辦法回去！至少我還沒忘記，我是這個世界的創造者。在這個世界裡，沒有任何事情可以難得倒我！」

他輕輕地，無比溫柔地把她放下，又再默默凝視了良久。突然之間，猛地抬起頭，發出了一聲淒厲之極的長嘯！然後立刻發足狂奔，用盡全身所有的氣力，終於衝到後面的斷崖之上，看見底下一塊一塊嶙峋的怪石；但是他卻毫不猶豫，縱身一跳，對準了秋水的所在俯衝下去，口中還拚命狂喊——秋水——我——愛——妳——

無比的痛楚使意識離開了身軀，開始在迷迷糊糊的空間中來回飄蕩。然後整個
人又彷彿被捲到一個永不止息的漩渦，四週都是五彩繽紛的雜亂條紋，還有著數不
清的閃光、火花、爆裂與摩擦的噪音。他不斷地被捲進去，捲進去，漩渦愈來愈
小，條紋愈來愈暗，聲音愈來愈低，愈小……愈暗……愈低……愈小……愈暗……
愈低……



江規範睜開眼睛，發現自己仍戴著頭盔仰臥在終端機前，全身淌著冷汗，耳中
嗡嗡作響，眼裡似乎還殘留著各種雜亂的影像。他吃力地坐起來，看到顯像器上充
滿了各種錯誤訊息與零亂數字，就知道整個的亞當系統已經不存在了。再看看計時
器，從進入程式到現在，只不過七十幾分鐘，但是對他而言卻恍如隔世了！他做夢
也不會想到，在一個電腦所模擬的世界裡，竟然又嘗到了一次天人永隔的斷腸滋

味！

靜靜地坐在終端機前，伸出了左手平放在鍵盤上，讓自己的生命一點一滴從割
開的腕中慢慢溜出來，緩緩地滲入了鍵與鍵的細縫中，去滋潤他一生中最大的傑作
與敗筆。一生的經歷，也在紅色的生命之泉中一幕幕又浮現了，他珍惜地重溫著一
切的悲歡離合。大概是最後一次了，以後這些記憶就要隨著生命永遠消失了
吧……

終於意識變得模糊，記憶也開始淡化了，再也支持不住，一下子重重跌落到地
上。他的心中很明白，死神已經開始溫柔地擁抱他了；但是此時肉體卻感覺到無比
的輕鬆，心情也是從來沒有過的平靜……因為現在他已深信，偉大的死神絕對可以
把他解脫到另一個世界去；而在那個也許更真實的世界裡，一定還有一個秋水在永
遠地等著他……

評 註

周 浩 正

這是一篇用力頗深的作品。

就內容結構而言，層次分明，而在情節推演中，使讀者不自覺地一點一點接受了作者佈下的陷阱。根據已知的科學常識，運用文字創造出來的虛擬術語，造成一種可信的幻覺，讓人發生一種「可能夢想成真」的信任感，而使整篇小說具備了一定程度的說服力。作者淵博的科學與玄學知識，架構出一個廣闊的科幻空間。

「宇宙演化的同態模擬」及「易形模型」是非常突出的創意。男女主角的名字——江規範與莊秋水，則象徵了兩個對立而又互依的世界。

兩個世界，在男（陽）女（陰）的「愛」中溝通了。江規範的兩度殉情，無非是講故事的人想以「情」作為調和世間矛盾的最後手段吧。

說理部份略顯冗長是這篇小說的缺點。作者過份利用理論代替情節的發展，使讀者常會被稍嫌枯悶的學理干擾，多少阻礙了故事本身的流暢性。

滅

艙外已經開始出現五彩繽紛的奇麗幻象，顯示我們終於達到超光速的飛行。整個銀河都扭曲成血盆大口的巨獸，彷彿立刻就要把宇宙間的一切全都吞滅掉一樣！

我回過頭來，再看了一眼雲兒，看到她仍然在透明玻璃罩中沉睡著。剛才真是太驚險了，我都不能想像是怎麼樣逃出來的。雲兒又受不了猛烈加速的負荷，一下子就昏迷過去；好在人工冬眠裝置即時啟動，否則，唉！實在是不敢再想下去了！

我又走近些，仔細地凝視著沉睡中的雲兒。看著她輕輕閉上的雙眼，長長彎彎的睫毛柔順地撫貼下來；臉上雖然浮著一層薄霜，卻絲毫不能掩蓋她美麗的神韻。我禁不住要問自己：這究竟是造物者的傑作，還是我的傑作呢？

總算把視線移開，又坐回駕駛座。開啟了自動導航系統，把一切都交給電腦控制。我舒適地平躺下來，再打開腦波活動記錄儀，打算要把這件事情從頭開始好好想一想，也就是我們這次漫漫航程中的第一個記錄吧……

A

我的名字叫阿列夫，是一位星際比較文明學家。

十七年前，我還是時空大學比較歷史系星際文明組的研究生。剛剛把一切相關課程修完，正準備開始為博士論文而做的星際航行調查計畫。在結束為期十天的宇宙飛行訓練之後，終於踏上了星際總署的巨型航艦，開始向無邊宇宙中無盡可能的未知文明進發。

我們的調查航行，為顧及統計的客觀性，所以完全採取隨機運動的模式。先是盲目地飛行了幾天，等到遇上第一個黑洞之後，就立即關閉引擎，讓黑洞強大的陷縮重力把我們吸引進去。再利用其內部的時空奇異點，一下子就經過蛆洞而轉移到

另一個陌生的星空。這時主控制室的導航電腦立刻開始作業，定出了航艦的位置，原來已經是在離開母星幾億光年外的另一個銀河了。初步探測的結果一切正常，這裡是一個由正物質所構成的螺旋狀星系邊緣，我們這才鬆了一口氣。因為本來還擔心可能被轉移到反物質的星系，那可就有點麻煩了。

電磁波遙測的數據，顯示附近有不少的恆星；導航電腦仍然隨機選取航道，向其中一個中年的恆星前進。

根據歷代的星際航行記錄，恆星之中具有行星的比例是七十一分之三，而行星中含有生命因素的機率是三百二十四分之一，不過其中能進化成智慧生物的比例卻只有大約兩千分之一而已。從這些數據中，我們估計還要再過十幾天才會遇上一個值得觀察的樣本，因此主控制室只留下輪值的同學，其他的人都回到自己房間中各忙各的去了。

這幾天我也一直關起門來埋頭準備，不過因為還沒有找到樣本，也只能先列出自己的工作計畫大綱而已。我忍不住一直在想，到底可能會遇見什麼樣新奇的文明？系上歷屆學長的畢業論文我幾乎全翻過，真是琳瑯滿目，五花八門，什麼奇怪

似乎有一些高等生物活動的模糊訊號。」

大家立刻各就各位，準備近距離接觸時的遙測作業。當航艦到達外層軌道的時候，我們已經將這九個行星的資料都搜集齊全了。比較過各種數據之後，發現最可能有高等生命的是第三與第四號行星。

我們先飛到第四號行星上空，紅外線攝影顯示地表有很多規則的條紋，似乎是人工所造成的；但是近距離探測儀卻沒有發現生命的跡象，令人感到非常疑惑。領隊教授於是決定，先去觀察一下第三號的情況，再來討論登陸探勘的先後順序。

到了第三號行星附近時，我們發現整個星球竟然全被濃厚的輻射雲層包圍，根本看不清楚地表的狀況，而生命探測儀上也沒有任何有機物活動的反應。直到我們改用高頻電磁波繞射儀之後，才總算看出了一些端倪。

在高解析度的顯示幕上，我們看到這顆行星的陸塊面積約佔整個球面三分之一；各個陸塊上雖然都有文明遺跡的零星分佈，可是卻全部遭到了外力的嚴重破壞。在這麼強大的毀滅力量之下，一切的生物當然都已經滅絕了。當時就有同學主張立刻放棄登陸計畫，但是領隊教授卻表示：既然此地曾有文明出現，我們就應該

的生命型態都有；而各種各樣高等生物所發展出來的文明模式，就只能用不可思議來形容了。不過其中倒有一件非常有趣的現象——在所有的記錄中，形體與我們相似的高等生物竟然非常多，形成了一個宇宙人種的主分佈帶；而我們自己，正在這個主分佈帶的中央附近，想想還真是蠻值得驕傲的。

經過了幾天寂靜的航行，總算有點狀況發生了。值班的同學突然開始對全艦廣播，叫我們立刻到主控制室集合。

當我趕到的時候，已經有好多人正在電腦顯示幕前指指點點。不過一直等到大家到齊之後，領隊教授才正式開始宣佈目前的狀況：

「我們終於遇到了一個可能有高等生物的恆星系；在前方八萬光秒處，有一顆典型的五級恆星。目前已探測到週圍有九個行星，其中最接近恆星的四顆行星上，

下去看看，把它當成這次調查的第一個研究對象。接著教授就下令開始進行正式記錄，經過亂數的隨機選取，電腦將這個星系的恆星定名為「索洛」；我們的第一個研究樣本，就成了索洛星系的索洛三號。

著陸的一小段航程並不太舒服，雖然濃厚的輻射雲層對航艦還不至於構成威脅，但是仍有部份的導航儀器因而失靈。在一陣陣的搖晃中，我們終於找到一個近海的地點降落下來。

向艙外看出去，這裡顯然曾是一個人口密度極高的重要城市，可是現在剩下的卻只有一堆堆斷垣殘壁了。左側的外海，還斜斜插著一座殘破的巨大雕像，似乎伸出了右手高舉著什麼東西。想到一個文明被摧毀成這個樣子，真是令人覺得可惜。

各種的遙測儀器又搜集了大量資料之後，領隊教授便召集所有的同學到第三教室開會。教授首先說明，雖然這顆星球上的文明已經完全毀滅，但是就星際比較文明研究的觀點而言，它仍然有學術上的重要價值。他希望能有同學志願留下，以索洛三號做為博士論文的研究題目。

大家面面相覷，等了好一陣子，總算有兩位同學表示願意留下來，原來是貝特

和其美。我跟他們都不太熟，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會對這個已經消逝的文明感興趣！

領隊教授說，索洛三號的陸塊分佈廣闊而零亂，至少需要四位同學留下來才夠。剩下的兩個名額，只好在其他同學中隨機抽取，這才是最公平的辦法。

真是的，這種事情也要隨機取樣！只見每個人的代碼都在主電腦資料庫中快速運轉，一下子顯示幕上就跳出兩個名字與學號。哎呀！

頓時我的思緒混亂，恍恍惚惚地走出去，甚至沒有注意到另外一個同學是誰。直到跟著領隊教授進了討論室，才發現原來達力也被抽中了。我的心裡總算稍微舒服一點，因為我跟達力還算熟，兩個人的學術觀點和史學方法也比較接近。

在討論室中，領隊教授立刻開始分配任務。他將索洛三號的表面用三維座標分割成八個卦限，讓每個人負責兩個卦限的區域。我們將在此地駐留一個公轉的時間，相當於母星時間的零點九三四年。在這段時間中，我們要把自己區域內所有的歷史沉澱完全發掘出來，將來再把搜集到的一切資料帶回母星，建立一個完整的索洛三號歷史文明資料庫；然後各人再選擇特定的題目，整理成為博士論文。

領取了所有的裝備之後，我們就各自登上小型飛行實驗站，飛離了星際航艦，來到自己的工作區域，準備開始我們挖掘沉澱的考古工作。

P

我們進行歷史文明重建計畫的學理根據，是兩百多年以前，星際考古學權威恩博士發表的「歷史沉澱論」。這個理論的大意是說，任何的生物活動都可算是一種文明過程，這種過程只要曾在某個時空出現，那它便會永遠留存在宇宙之中。時間雖然可以磨滅文明，但是文明的過程卻會在生物與無生物上刻劃出明顯的痕跡。一道道的痕跡，慢慢地累積起來，就成了歷史中一層層的沉澱。只要有解析度夠高的過濾還原裝置，就能夠把這些沉澱的痕跡一一還原成本來的面貌。

這個理論的無生物沉澱部份很容易解釋，因為生物發展文明的過程正是改造無生物的過程。生物的特徵之一是能夠在體內與環境中製造秩序，使得原本混沌零亂的無生物界出現局部的規律。所有的工程、建築、交通工具、能源利用，全是這種

生物性秩序的延伸，所以也就都是歷史文明沉澱的一部份。

在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即使一個文明毀滅了，但是被它改造過的部份秩序卻仍能存在，很容易讓人一眼就看出文明的刻痕。像我們剛著陸時見到的那個插在海中的殘破雕像，雖然大部份已經損毀，可是任何人都可以肯定它絕不是天然形成的。雕像上的每一條曲線，都是索洛三號歷史文明的沉澱。在搜集了大量的資料之後，我們就能夠利用內插法把它原來的面貌重組起來，準確率可以達到百分之九十九點七三。

滅

生物沉澱的理論就比較複雜一點，牽涉到了生物學中的遺傳微觀過程，也就是各種基因的複製與轉移。一種生物的子代，基因密碼中不僅包含了上一代的各種顯性和隱性特徵，理論上也應該含有上上代、上上上代……直到遠古祖先的所有演化痕跡。尤其是愈高等的生物，遺傳基因結構愈複雜，所造成的沉澱也就愈多。

恩博士發現，在高等生物複雜而龐大的鏈狀基因密碼中，除了記載著先代的各種生理特徵之外，還有足夠的記憶位址，可以容納先代的一切活動記錄。也就是說，一個高等生物的細胞之中，就幾乎保存著祖先的所有歷史，因而本身便是一個

歷史文明的沉澱。只要我們把細胞切片放進基因解讀機中，這個家族世世代代的歷史，就能夠在顯像器上一幕幕地重演出來。

O

在索洛三號上，無生物的沉澱還算容易搜集。雖然所有的文明都已被摧毀，但是在各種廢墟之中，要湊齊足以還原成歷史的資料倒並不困難。我只花了四分之一的時間，就已經把毀滅前幾百萬年的無生物沉澱都找齊了，而另外三位同學的進度甚至比我還快一點。從這些歷史的沉澱中，我們發現索洛三號的文明演化也差不多依照常規進行——從石器時代，到銅器與鐵器時代，然後是機械時代、電子與核能時代。但是卻也在此時，整個文明就因滅亡而中止了。

接下來的日子，大家都在努力尋找生物的沉澱，不過卻一直都沒有什麼進展。因為在整個星球被毀滅的時候，所有的生物也全都死絕，頂多只剩下焦黑的一團，根本分辨不出原來的樣子，更別想要採取細胞標本了！這也正是當初我們探測不到

一點生命跡象的原因。

直到有一天，達力在電視會議中提出一個假設，才總算把這個難題解決。他說根據目前的資料，我們可以推斷索洛三號的文明是毀於一場核能爆炸；只不過還沒有找到任何的生物沉澱，所以核爆的原因還無法確定。如果核爆的假設正確的話，那就應該有一些爆炸震波與高熱無法波及的靜止點，就好像旋風的中心一樣。在那些靜止點上，也許能夠找到幾個形體比較完整的生物遺體。

我們都同意他的假設，經過計算後，可能的靜止點只有三百多個，這就大大地縮小了搜尋的範圍。於是大家又忙著展開工作，各自回到自己範圍內的靜止點去尋找生物沉澱的標本。

達力的確是個天才，果然被他猜中了。當我剛到達第一個靜止點時，就立刻發現了不少還算完整的屍體。那是一座高樓的地下室，放眼望去全都是一幅幅恐怖悲慘的景象——每一個死屍的面目都露出無比驚恐的神情，一看就知道全是在極端痛苦中死去的。雖然核爆的力量沒有到達，可是高能的輻射線卻仍然沒有放過他們。我站在那裡愣了好久，眼前好像也浮現出了他們臨死前的慘狀——有人拚命掙扎，

有人閉目等死，更有人受不了痛苦，撞牆自求解脫；牆上不少斑斑的血跡，想必就是這麼來的吧……

接下來的幾個月，我在各個靜止點上或多或少都有收穫，其他三位同學的情況也差不多。等到星際航艦回來的時候，我們也全都大功告成了。四個人把實驗站依序開回航艦，先向領隊教授做了簡短的報告，然後就以無比輕鬆的心情，開始了我們的歸程。

回到母星之後，我們四個人埋頭整理帶回來的所有資料，又花了好長一段時間，終於把索洛三號幾十億年的歷史全部重建在比較歷史系的主電腦中。接下來就是選擇自己的論文題目——我作的是「索洛三號兩性社會變遷史」，貝特作的是「索洛三號人類演化史」，其美的題目是「索洛三號各地區語言文字的比較研究」，達力的題目則是「索洛三號科技進化史」。因為所有的資料都已建檔，因此寫論文反倒成了最輕鬆的工作。我們都很快地完成論文，又順利地通過口試，正式成為比較文明學的博士。

事情總是那麼奇怪，四位同學之中，我和達力當初是被抽中而不得不留下的，

可是後來我們兩人卻對這個星球愈來愈有興趣。在取得博士學位之後，貝特和其美立刻加入了星際探險計畫；我和達力倒是不約而同地決定留在系上繼續研究索洛三號的歷史——準備要從現有的資料中寫成一部《索洛三號全史》，不只是包括一切歷史文明活動的記載，也要做有系統的解釋與批判。接下來的日子，我們兩人就是為著這個龐大的計畫而全力以赴。

全史的編修自然要比寫論文困難太多了！我和達力在經過幾次商議之後，決定還是兩人分頭進行。我負責上冊精神文明部份，他負責中冊物質文明部份，預計在上中冊完成之後，兩人再合作撰寫下冊《索洛三號文明的興起與沒落》。

現在回想起來，當初決定分工合作，是一個最大的錯誤！

我們各自收了幾個研究生與助理，形成兩個研究索洛三號的核心學術團體。但是漸漸在不知不覺中，兩個小組的接觸與交流卻愈來愈少。因為我們都碰到了許多困難，每天在各自的研究室中，面對一大堆統計數據、文獻資料、圖片和圖表，根本就無心注意對方的工作。這使得我們愈來愈疏離，除了定期的會議之外，幾乎都已不再來往。反正所有的研究結果都存進了主電腦，調閱資料比起當面討論還要方

便得多。

工作愈來愈困難，遠超過了當初的想像。我甚至開始懷疑，當初我們所搜集的資料是否真的完整，還是遺漏了什麼重要的關鍵。於是便又申請重返索洛三號，準備再度進行地毯式的勘察。有了上次的航行記錄，這回就不再是隨機的摸索；很快地航艦又被那個黑洞轉移到索洛星系所在的銀河，接著就立刻航向索洛三號。著陸之後，我再到每個靜止點去了一次，把三百多個靜止點全走遍了。後來果然在基因解讀機上發現許多原來沒有的記憶沉澱，使得我的研究工作有很大突破，我相信達力也一定受惠不少吧。

後來我又去了索洛三號許多趟，甚至找到不少當初沒有計算到的靜止點，收穫自然相當豐富；我的精神文明部份也進行得愈來愈順利，已經完成大約百分之八十六了。除了最後那個問題，唉！其實就是當初在作博士論文時已經發現的問題；只不過在論文中，我巧妙地把它閃避掉了。就是因為這樣，才激起了我無比的好奇心，發誓一定要把這個問題解決！後來決定編修索洛三號全史，負責精神文明部份，也都是爲了這個問題。

C

在我讀大學的時候，就一直對各種各類高等生物的生育繁殖方式很感興趣。根據我們現有的記錄，在各個行星上通稱爲人類的最高等生物，進行個體分裂無性生殖的約佔百分之二十三，有性生殖的則佔百分之七十七。至於性別之分，從單性、雙性到多性都有，最高記錄是一種人類共有六種性別；他們各個性別間的組合會產生如何的下一代，便成了一個相當複雜的遺傳學公式。

在這麼多不同的生殖方式中，所有的人類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只將生殖當作生物性的義務，一種例行公事而已。就拿我們自己來說，便是兩種生殖細胞在培養器中結合後培育出來的，將來也都有義務捐出細胞來繁衍下一代；而其他與我們同級的文明也都大抵如此。至於那些較落後的世界，不論是單性或多性，也一向以生殖爲不自主的活動，從來沒有任何人類會對這種過程主動產生興趣。

這是宇宙間所有生物的共同特性，我在小時候的生物課本中就讀過了。可是怎麼也沒想到，我們無意中發現的索洛三號，它上面的人類竟然會打破了這個定律！

我們所搜集到的細胞切片，在解讀機下慢慢地訴說著世世代代的歷史：從自己開始，一代代往前追溯。他們的個體也都是由兩種生殖細胞結合而成，可是這個簡單過程卻不可思議地影響了整個文明！他們稱為男女的兩性，爲了生育下一代，男性必須先找好特定的女性對象，經過了無比複雜的語言、文字、肢體與思想的試探溝通之後，又要再完成相當煩瑣的社會關係改變程序，才能開始進行兩性的結合。雖然有這麼多麻煩的過程，可是人人卻都樂此不疲，他們短暫的生命，竟然有一大半耗費在這上面了。

愈接近毀滅的年代，他們的兩性關係也愈爲複雜混亂。本來對於無法進行無性生殖的人類而言，異性存在的目的只是爲了產生下一代；可是在索洛三號人類演化的過程中，生育的目的卻愈來愈低，異性的價值成了相互的吸引與取悅。這真是太不可思議了！生物的天性是物以類聚，只有無生物才會異性相吸，他們怎麼竟然服從無生物的定律呢？

這就是我剩下來的百分之十四，全都是關於他們兩性關係的題目。我想盡了一切辦法，希望能夠爲這種特異的行爲找到合理解釋，可是最後卻發現實在無能爲力

了。我所學的是比較文明，現在遇到的竟是獨一無二無從比較的現象，這簡直是超越了我們知識範疇以外的世界。雖然他們那麼落後，沒能突破核能時期的瓶頸就自我毀滅了；可是，卻給我們留下這麼大的一道難題！

強烈的好奇心，最後終於壓倒了一切，到現在我仍然不知道應不應該後悔……

就是那一天，我記得很清楚，我們正在觀察一個年輕少女基因中的記憶。她在毀滅前，正與一個年齡相仿的男子交往，對他們而言，這是最普通的事情。從我們已知的無數個案來看，如果索洛三號的世界未曾毀滅，最可能的結果，是他們會完成那種複雜的過程而永遠生活在一起，兩個人再共同撫養他們的下一代。但是，也有可能他會突然拒絕與她來往，她就應該會有很強烈的情緒反應；也許是她要離開他，那麼男孩也會有同樣的反應吧。誰知道呢，反正後來全都毀滅，一切都不會再

繼續下去了。

我自己也曉得，不可能從這個基因中研究出什麼結果；只想把解讀出來的記憶放給年輕學生看看，也許他們反而沒有成見，會有一些新的靈感激發出來。不料在討論的時候，他們不是說不可思議，就是直呼噁心，卻是那個年紀最小的旁聽生說的幾句話，使得後來的一切全都改變了。

那小伙子說：「教授，這些基因只有記憶卻沒思想，就好像記錄片一樣沒什麼用處。我看除非她能復活，否則我們永遠無法知道她在想什麼了！」

那天夜裡，我卻一直在咀嚼著他最後那句話。如果她能復活，是不是真的就會把一切都告訴我呢？

我已經有了辦法，可是內心卻又交戰不已。考慮了一整夜，終於讓好奇心戰勝所有的顧慮！天還沒亮的時候，我就先到了研究室，取出解讀機中的那組切片，走到生物沉澱實驗室的地下室去。我把切片打開來，放進培養器中，再經過電腦的連線，將生殖中心資料庫的胚胎培育流程輸進了實驗室的電腦。培養器中的細胞，接收到無性生殖的指令，立刻開始了迅速分裂繁殖的過程……

A

一天天過去，我耐心地觀察著培養器中的新生命，每天看著她慢慢成形。根據檔案記錄，她在索洛三號毀滅時大約是二十一歲，所以等到發育完成之後，仍然應該會是一個二十一歲的形體。

現在系裡的事情倒成了例行公事。反正不可能有什麼進展，我只好每週給學生上點課，指導他們寫幾篇報告，心思卻一直在地下室的那個新生命上。

細胞的培育可真慢，有時心急得真想把控制速率調到最大。但是一想到檔案上的記載——這個細胞是來自一個被強烈輻射線損毀的屍身上，其中有一對染色體還被扭曲得幾乎無法辨識，我就實在不敢增加她的負擔了。唯一能做的只有慢慢等待，總會等到她出世的日子！

這一天終於來臨了，監視器上面顯示出培育完成的訊號，一切程序完全正常。我站在培養器前面，心中有著說不出來的感覺，愣了好一陣子，才輕輕地扳下操縱桿。等到鋼製容器的蓋子慢慢旋開，一片霧氣散去之後，終於親眼見到了躺在裡頭

的新生命。我早已在基因解讀機上看過她的容貌，現在卻是一具真實的血肉之軀呈現在我眼前。索洛三號人類的形體也在主分佈帶附近，內部構造雖然與我們有不少差異，可是外形卻非常接近；除了外耳較圓，眼角較尖之外，真看不出有什麼其他的差別。在我面前的她，應該算是發育相當良好的女性；屬於第一卦限上的黃膚人種，黑眼珠，黑頭髮，五官雖然沒有其他人種那麼突出，卻能給人一種相當勻稱的感覺。

是該叫醒她的時候了。我先幫她穿上寬鬆的睡袍，再移到一間佈置得像醫院的房間中，自己則在外面操縱著生理監督儀。在一陣輕微的聲響過後，便從監督儀的螢光幕上，看到她慢慢開始清醒過來。

她現出一副茫然迷惘，不知所措的表情，只是無力地猛眨著眼睛。我把燈光漸漸調亮，想要讓她減少一點恐懼感；生理監督儀上顯示一切正常，腦部的活動也開始加速。終於，她開口說了第一句話，那是第一卦限上最普遍的一種語言：

「我……我在哪裡……」

我通過電腦的傳譯，開始小心地回答她：

「不要害怕，妳現在很安全。不過妳的身體非常虛弱，需要好好地靜養。」

「你是誰？這是什麼地方……」

「妳可以試著回憶一下，能不能想起些什麼來？」

「我……我不記得……什麼都不記得了！」

「我可以把一切經過全告訴妳，但是妳一定要保持鎮定。」

「你到底是谁……你在哪裡？」

「我就在這裡……」

我慢慢地走進來，看到她立刻露出了訝異的眼光。還好一件件事情漸漸適應，總算沒有把她嚇著。

「我可以算是——救妳的人。」

「救我？」

「還記不記得妳自己的名字？」

「我的名字……我叫……雲兒。」

「雲兒？」

再次喚醒她的時候，我已經儘可能將病情控制住，也決定了要用最溫和的方式把目前的情況告訴她。

L

我又走回到牀前，默默地望著她，心中卻有千百個念頭不停地起伏著，幾乎已經決定要讓她回去了！我的手指碰到了氣化雷射光束的控制鈕，只要輕輕按下去，她，雲兒，這個纖細脆弱的生命，就可以再回到永恆寧靜的世界去了！

我的手在猛烈顫抖，可是卻怎麼也按不下去。她重生的生命畢竟是我所創造的，縱使有殘缺，仍然是一個活生生的人類。我本來已無權使她再世為人，現在更不能把既成的她再度送回死神的懷抱……

但也足以成為永恆的夢魘了！死亡，也許就是唯一的解脫；可是，我卻又把她從沉睡中喚醒，不但延續了她的痛苦，還給了她一個殘缺的軀體。我究竟是什麼人，能有權利這麼做嗎？

悔恨的意念一下子充塞在我的心中。看她剛才那種恐懼的表情，好像在毀滅之際曾經遭受了無比的驚駭。她一定是在極度痛苦中死去的，雖然過程並不會很長，

了！

當我仔細地為她掃描一次之後，才知道根本沒有什麼辦法可想了。她的心臟，有好幾個脈瓣竟然都嚴重阻塞！原來那對被輻射線扭曲的染色體，正是控制心肌生長的密碼！怪不得在培養的時候一切正常，其實早就註定她會有這種先天的殘缺了。她的生理結構又與我們有那麼多細微的差異，想要做任何的手術也都不可能了！

態！我只好先打開催眠光束，讓她暫時平靜下來，準備再慢慢來想辦法。

當我仔細地為她掃描一次之後，才知道根本沒有什麼辦法可想了。她的心臟，有好幾個脈瓣竟然都嚴重阻塞！原來那對被輻射線扭曲的染色體，正是控制心肌生長的密碼！怪不得在培養的時候一切正常，其實早就註定她會有這種先天的殘缺了。她的生理結構又與我們有那麼多細微的差異，想要做任何的手術也都不可能了！

「嗯！」

「雲兒，妳仔細想想看，在剛才睜開眼睛之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我好像正在和阿凡……忽然有一道好強的光……啊——」

她似乎一下子想起了毀滅時的情景，痛苦驚恐的表情立刻佈滿了臉龐。突然之間，生理監督儀嗶嗶作響，只見她雙手按住左胸，接著全身就開始痙攣！一時之間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趕緊向監督儀上看過去，才發現她的心臟正在嚴重的缺氧狀態！我只好先打開催眠光束，讓她暫時平靜下來，準備再慢慢來想辦法。

當我仔細地為她掃描一次之後，才知道根本沒有什麼辦法可想了。她的心臟，有好幾個脈瓣竟然都嚴重阻塞！原來那對被輻射線扭曲的染色體，正是控制心肌生長的密碼！怪不得在培養的時候一切正常，其實早就註定她會有這種先天的殘缺了。她的生理結構又與我們有那麼多細微的差異，想要做任何的手術也都不可能了！

「我們的航艦停在大氣層外圍，正準備要用載人光束將登陸人員送下去的時候，卻突然受到了幾十顆巨型飛彈的攻擊。我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只好立刻扭轉艦身，避開所有的飛彈，並且也趕緊撤回載人光束，決定放棄登陸計畫。正當我們準備加速飛走的時候，卻發現妳竟然被光束給帶了上來。我們估計一定是在閃避飛彈時偏移了載人光束的指向，剛好射到妳當時的位置。妳說看到的那道強光，就是我們的載人光束。」

「妳被意外地轉移上來，因為重組的過程並不完善，使妳受了很嚴重的傷害，在回程中一直都昏迷著。當時我就被指派來照顧妳，直到回到母星以後，有了足夠的醫療設備，情況才開始逐漸好轉。不過妳現在仍然沒有痊癒，上次醒來又昏過去，就是因為胸部內傷的關係。所以妳必須要安心靜養，我一定會好好照顧妳的。」

Y

她，雲兒，總算又張開了眼睛，看來仍是那麼嬌弱。我站在牀沿，輕輕地對她說：

「妳現在身體還很差，不要說話。我明白妳一定很想知道一切經過，讓我慢慢告訴妳，好嗎？」

她果然沒有說話，只是柔順地點了點頭；在索洛三號的肢體語言中，這就代表了肯定的答覆。

「我必須先告訴妳，這裡並不是你們的星球，妳現在是在一個所謂外星人的世界裡。不過千萬不要害怕，絕對沒有任何人會傷害妳的。」

她還是露出了驚慌的表情，拚命地眨著眼睛。我趕快看了看生理監督儀，還好一切仍在她的負荷之內。等了好一會兒，我才又繼續說道：

「也許我應該向妳道歉，因為這一切全是我們所引起的……」

「當初會飛到你們星球的上空，也純粹是一種偶然，因為生命探測儀上顯示出很多的生命現象，我們就決定要下去作些接觸。這應該算是一種友好的訪問吧，我們從事星際航行的目的，也就是爲了要尋找各種未知的文明。」

從此雲兒就一直待在我佈置的病房之中，每天我都儘可能過來陪她，告訴她我們世界上的一切，也在有意無意間談起她自己的一些事情。漸漸地我們愈來愈熟，她也就對我完全信任了。雲兒的個性非常活潑開朗，每次我都會故意引她說話，說她過去的一切一切；而我總是以一個最佳聽眾的身份仔細聆聽，除了適當的時候插上幾句，平常都很少說話。當然，每一次的談話內容，全都立刻輸入心理電腦的資料庫中。

雲兒非常想念她自己的世界，尤其讓她牽掛的是當時身邊的那個男孩。

「阿凡現在不知道怎麼樣了？當時我們正在一起，你們知不知道他的情況？」

「我們只接收到妳一個人，然後就不得不立刻離開。他應該沒有受到光束的影響，妳放心好了。」

我當然知道她口中的阿凡如何了。那個伏在她身上的另一具焦黑屍體，連一個完整的細胞都採集不到。也就是因為他壓在雲兒身上，才使得雲兒的身體保留了一點完好的部份。

「我還是好擔心，你們什麼時候可以送我回去？」

「不要著急，安心地養傷。等妳完全恢復以後，我們一定立刻把妳送回去。」

「那……還要等多久呢？」

「我也沒有把握，別想那麼多了，好好休息吧！」

那天我感到雲兒似乎精神很好，竟然第一次看到她笑了。這真是一種奇怪的表情，牽動顏面的幾條肌肉，嘴角上揚，就能讓人有一種好舒暢的感覺。

「看得出來妳今天很高興，願不願意聊聊？」

「我剛才做了一個夢，夢見阿凡，他告訴我一切都很好，只是非常想我，要我趕快回去。」

這又是索洛三號人類一種奇妙的腦部活動。他們即使在睡眠時，大腦也不能得到充份的休息，還會因為潛意識的控制，做出種種不合邏輯的幻想。更奇怪的是，這些幻想竟然又會成為記憶的一部份，進而影響到真正的意識活動，像雲兒今天的情緒就是如此。不過，這倒也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妳一直提到的那個男孩，阿凡，他到底是妳的什麼人？」

「他，他是世界上最關心我的人！」

「我一直沒有告訴你，我是一個孤兒，從小就不知道父母是誰；我在世上本來沒有一個親人的，直到認識了他……」

那是三年前的事了，我剛考上大學，校園裡面多彩多姿的生活是我從來沒有想像到的。

期中考以後，我正在加緊準備音樂會的鋼琴演奏，那天又在學校練琴。當一曲子剛剛結束的時候，身後忽然響起一個低沉而陌生的聲音。

「我很喜歡妳對印象派的表現手法，能不能……請妳幫我一個忙？」

他遞過來幾頁手寫的樂譜，然後又慢慢地說：

「下星期的音樂會，他們要我表演小提琴獨奏，這是我自己新寫的曲子。不知道……能不能請妳幫我伴奏？」

我看看樂譜，看看他，又看看樂譜，再看看他，最後不知不覺就點了頭。

認識他以後，我才知道世界上竟然還有那麼多美好的事物！

阿凡是個好棒的男孩，那年他已經大三了，一副大哥哥的樣子，對我照顧得無微不至。我一開始就好崇拜他的才華，雖然學的是數學，可是卻好像什麼都懂。我們兩個在一起的時候，永遠有著說不完的話，快樂就像圍繞在身邊等著我們任意拾取！我本來相當內向，這是一個孤兒常有的現象；聽說他以前也蠻孤傲的。可是我倆認識了以後，一下子全都改變了，都變得好樂觀好開朗！同學們都說……是愛情的力量改變了我們……

雲兒的話不停地縈繞在我的思緒中，好多都是我前所未聞，甚至無法想像到的。我曾經試著把談話錄音輸入心理分析程式，希望能歸納出一些心理學定律。不料電腦運算了好久之後，得到的結果卻全都是無法辨別的矛盾命題。

又過了幾天，我按時到了地下室，走進雲兒的房間之前，照例先在監督儀上檢查一下生理狀況記錄。從螢光幕上，我看到雲兒正斜坐在牀頭，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水汪汪的眼睛凝視著牆上柔和的燈光。過了好久，才發出一陣長長的嘆息聲，

臉上也現出好憂鬱的神情，接著就聽見了她的喃喃自語：

「……身似浮雲，心如飛絮，氣若游絲……」

我敲敲門，然後慢慢走進去，告訴她在門口好像聽到她在自言自語。雲兒先是臉一紅，但隨即又恢復了原來的神態，睜大眼睛看了我一下，這才輕輕說道：

「告訴你也沒有關係，我剛才正在想阿凡。自從我倆認識以後，還從來沒有分開過這麼久。我心頭實在有一種好空虛的感覺，真的好像少了什麼東西似的。」

說著說著她突然眉頭一蹙，左手又按住了胸口，我急著要去扶她，雲兒卻揮揮手表示沒有關係。我還是很擔心，一直注意著監督儀，等到所有的生理指數完全正常了之後，才又接著問道：

「我實在不太瞭解，你們每個人明明都可以完全獨立地生活，為什麼妳會有這麼強烈的失落感呢？」

「本來我也認為一個人的生活很不錯，因為我從小就孤獨慣了。可是自從認識了他，我就知道，從今以後再也可能一個人單獨活下去了。他在我心目中，簡直成了另一個我，而我給他的感覺也絕對是一樣的。彼此關懷，相互思念牽掛，就會

感到互相擁有。兩個人的共同生活，才能算是真正地完整；一個人，總是會覺得少了點什麼……」

「據我所知，似乎不見得總是那麼美好；這種生活方式，帶給你們的痛苦煩惱也不少吧！」

「這也是難免的，有了感情就會有牽掛；有了快樂就可能痛苦……唉！情是何物，誰又能真正明瞭呢！幸福快樂，煩憂悲愁，有時候根本連自己都會分不清的……」

因為有一個重要的會議，我離開大學的所在地到別的城市住了一天。晚上一個人在旅館中，不知道為什麼一直輾轉難眠。我坐起身來，想了又想，才終於使自己相信是在擔心雲兒。她一個人在地下室，會不會出什麼事呢？我當時好想用聯線終端機接到我的實驗室去，可是又怕因此而洩漏雲兒的蹤跡，考慮了好久，最後總算是忍住了。

第二天會議結束後，我馬上以最快的速度趕了回去。還沒有走到雲兒的房間，

就聽見有痛苦的呻吟傳了出來。我趕快衝進去，看到她正抱住胸口在牀上掙扎，生理監督儀上顯示著心肌嚴重痙攣！我毫不猶豫地立刻展開急救措施——先用催眠光束將她麻醉，再從手臂的動脈送入超音波打通心脈，又經過醫療電腦的診斷，注射了五種適用的化合物。等到一切忙完之後，雲兒也已經漸漸醒轉過來。

她睜大了眼睛，吃力地向我望來，灰白的嘴唇還在緩緩蠕動。我趕緊走到她的身邊，用力抓住了她的手，一時之間卻什麼話也說不出來。兩個人的手就這麼一直握著，不知道過了多久。忽然間我看到雲兒的眼角慢慢滴下一串淚珠，又輕輕張開了口，我本來想叫她不要說話，可是也不曉得為什麼又沒阻止，便聽到她聲音顫抖地緩緩說道：

「阿列夫……送我回去……我……我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我要回去，至少我還要再見他一面……要死……也要死在自己的故鄉……」

她的眉心縐在一起，使勁抓住我的手，掙扎著繼續說下去：

「我不要死在你們這裡……做一個孤魂野鬼；我要回去……至少我還可以死在他懷裡……」

我不知道哪裡來的衝動，脫口而出就說：

「在這裡有我，我可以照顧妳一輩子！」

雲兒緩緩地搖了搖頭，又有一大串淚珠滾滾而下。

「阿列夫……我知道……我很感激……可是……可是……」

她忽然現出了痛苦的表情，全身又開始抽搐，我慌張地鬆開手，趕快再打開催眠光束……

好不容易看到一切的生理指數恢復正常，我卻捨不得再離開她，一直留在地下室靜靜守著，目光不知不覺又回到她的臉上。現在那是一個蒼白沒有血色的臉孔，看了真是令人心疼；然而即使是一片慘白，卻也一點兒都沒有減損她的美麗。一張稚氣未脫的臉，襯著及肩的深黑色柔髮，細細的鼻樑，微翹的嘴唇，被一種嬌弱楚楚可憐的感覺烘托著，好像教人忍不住要呵護疼愛她一輩子。

我在她牀前暗自立誓，此生一定要盡一切力量照顧她。我忍不住又握緊她的手，直到她冰冷的雙手也變得和我的心一樣的温度……

P

自從那次舊病復發之後，雲兒似乎再也沒有好轉的跡象了。眼看著生理指數曲線隨著她日漸消瘦的身形一條條往下降，我的心也好像一天天地向下墜。雲兒幾乎不再說話，我每次來的時候，她不是默默流淚，就是吃力地求我趕快送她回去。她哪裡知道，索洛三號早就成了一片核子廢墟！我該怎麼辦？難道要把一切真相全說出來？我做不到！我不能讓她再受到這種難以承擔的打擊！但是如果一直待在這裡，雲兒卻已漸漸失去求生的意志，我又怎能眼看著她在無比絕望的悲痛中再度死去呢？我該怎麼辦？怎麼辦……

S

那天晚上，我的心情總算輕鬆下來，走到雲兒的房間，還學著對她做了一個微笑。難得雲兒這麼善解人意，也勉強對我擠出一點笑容。我走到她面前，慢慢地坐

下來，輕聲地說道：

「雲兒，我知道妳很想回家，雖然我不放心妳的身體狀況，但還是幫妳提出了申請。不過要稍微等一段時間，才會有飛往妳故鄉的航行計畫。所以妳千萬別心急，先乖乖地養傷，懂嗎？」

她的眼裡終於閃出一絲希望的光芒，激動地坐了起來：

「真的！你沒有騙我？」

「我保證一定讓妳儘快回家，而且還要一路陪著妳，直到妳安全地踏上故鄉的土地，我才能夠放心。」

雲兒又掉下了眼淚，我知道這次是喜極而泣。她用手背擦了擦眼角，又抬起頭來說：

「阿列夫……謝謝你……」

突然之間，她竟然張開雙臂抱住我，在我的懷中大哭起來。我先是愣了一下，不知道如何是好，但立刻又發現一種好奇奇怪的感覺在心中緩緩升起，不知不覺也擁抱住她，任由她在我的懷中哭個痛快。

E

我之所以敢對雲兒如此承諾，是因為那天靈機一動，想到了一個絕對可行的辦法。

我以比較文明研究所研究員的身份，向星際總署提出了一個學術研究計畫。大意是說索洛三號人類的心理與思維有許多相當獨特的地方，是一個極具學術研究價值的孤例。可惜的是，這顆行星的文明已經在核爆中被毀滅了；我們現在只能利用歷史沉澱，將它的歷史與文明在電腦中還原，因而還有很多疑點無法澄清。基於這個理由，我提出了重建索洛三號的計畫，希望能藉助我們的科技，將它上面的核子冬天狀態消除。然後我就可以利用電腦中的資料，將無生物沉澱迅速重組還原，最後再把所有的基因標本移植回去，加上生長激素的刺激，就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使得索洛三號恢復到毀滅前的大致狀態。此後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新生的索洛三號，當作是一個活生生的實驗室，在適當的距離外進行長期的觀察研究。

這個計畫雖然前所未有，可是卻也並未違反任何研究規定。我相信只要通過書

面的審查，就應該可以立刻得到批准。而且系上許多教授都對我的計畫很感興趣，表示一定大力支持，有好幾位還是當著我的面，在星際總署的意見調查表上簽名贊成的。一切似乎都很順利，看來應該很快就能得到星際總署的核准。只要索洛三號重建計畫完成之後，我就可以理所當然地帶著雲兒長駐其中。毀滅多年的索洛三號行星，就快要在我的手中復活了！

但是實在高興得太早了一點。正當我已經將一切準備妥當的時候，卻接到了星際總署的一封信，上面寫著說：雖然極大多數的教授學者都支持我的計畫，可是其中卻有一位表示強烈的反對。為了保密起見，他們並沒有透露那位反對者的身份，只是說他提出了好幾項強而有力的反面意見。除非我能夠再提出更好的理由，否則我的申請也許就要被駁回了。

這封公文後面還有兩個附件。附件一就是反對者的各項理由，附件二則是他提出的另一個更瘋狂的計畫！

我前前後後讀了許多遍，卻怎麼也想不起來到底是誰會反對我的計畫。索性立刻就用終端機回了一封信給星際總署，表示希望召開一次聽證會，請那位反對者站

出來與我做公開辯論。我就不相信，在面對面的辯論中他會有獲勝的可能！比較文明都是專門之極的研究，我多年浸淫在索洛三號的世界中，自信沒有任何人比我更瞭解這個星球！我要當眾把那個反對者駁倒，然後立刻取得批准和經費，因為我已經等不及了，而雲兒更是等不及了！

我不願意讓雲兒擔心，仍然告訴她一切都很順利，而且也已經申請到了飛往索洛星系的航艦。雲兒一高興，精神也就顯得特別好，我看到她的生理指數曲線又一條條開始上揚，心中也感到非常寬慰。我默默地告訴自己，遲早一定要送她回去的！

星際總署很快就作了回覆，通知我聽證會預定在十天以後舉行，要我準備好一切資料，最好能將各種檔案轉成三度空間的立體幻影。這並不是難事，我只花了半天時間就做完了；然後又趁機去了一趟索洛三號，希望能再搜集一點新的資料。可惜除了在極地的海底發現幾艘巨型潛艇之外，並沒有什麼其他的收穫。

總算到了這個重要的日子，當我和兩位助理到達星際總署的會議廳時，就看到一切都已經快佈置好了。正前方是主席與副主席的坐位，後方則是由三十位學者所組成的陪審席；我的座位在右側的辯論台，而左側的另一個辯論台，自然就是留給那個尚未出現的反對者了。

我打開辯論台上的終端機，聯到研究室的資料庫上，再接好資料庫與三度幻影投射機的聯線，檢查一遍完全正常之後，才坐下來把要說的話開始默想一遍。但是因為又一直在揣測那個反對者的身份，始終沒有辦法靜下心來。

終於他出現了，竟然會是他！其實我早就應該想到的！只有他，才可能提出與我相抗衡的反對意見！只有他，才會和我一樣對索洛三號瞭若指掌！卻也只有他，才會有著與我完全相反的觀點！那就是他——就是達力！

頓時我感到非常氣憤，但還是按捺住了沒有發作。這時達力也看到我了，還對

我點了點頭，臉上仍是那種一貫的冷漠表情。突然之間我想起了好多事情——從那次調查航行開始，我們一直都是合作無間的。誰能料到，今天竟會站在兩個極端的立場，為兩人一生所研究的同一個對象公開辯論！

看來達力也是有備而來，當他調好一切裝置的時候，主席、副主席及陪審委員也全都到齊了。過了一會兒，主席便以年老而威嚴的聲音宣佈聽證會開始。他首先介紹我與達力的身份，再把我所申請的計畫大致複述一遍，並說明了這次辯論的緣由。因為聽證會是我申請召開的，所以照例要讓對方首先發言。

達力走出辯論台，來到了會場中央，向主席及陪審席點頭致意之後，就開始了他的開場白：

「阿列夫一直認為索洛三號的文明非常獨特，不過我卻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這個特點——它是一個罪惡的星球。」

「我曾經仔細觀察過索洛三號上的歷代高等生物，發現全都是極端殘忍，並且具有強烈的侵略性。後來我嘗試用自然環境的觀點來研究這個現象，才知道這全是由於索洛三號特殊的地理位置所引起的。」

「自然界的四大力場中，影響生物生理活動最大的當然是重力場，但是對於精神與情緒的影響則首推磁場。因為生物的腦部活動都是電脈衝與電解質的變化，在不同型式與強度的磁場中，就會引起各種不同的反應。」

「索洛三號在自轉軸附近就有一個巨大的磁極，而索洛恆星的磁場又相當不穩定，常常會以電漿態的索洛風輻射出去。在索洛三號的地表，由於這兩種磁場的交互作用，形成了無數非週期性的強烈磁脈衝。任何生物長時間處在這種脈衝之下，就一定會造成腦部機能的傷害。索洛三號上的高等動物，世世代代繁衍懸延其上，自然而然地，就造成了這種宇宙之間絕無僅有的兇殘天性。」

「他們的殘忍是不分對象的，對異類對同類完全一樣。最後一次的核爆，滅絕了這顆行星上的一切生物，正是他們同類相殘而同歸於盡的最好例證。」

「在此之前，依索洛三號的公轉計算，毀滅前兩億年左右，是爬蟲綱的狄諾獸類支配地表的時代。這些遍佈陸地、海洋與天空的各種各類狄諾，在不到一億年之間就全部絕種了，也是另一個同歸於盡的故事。」

「我所歸納的結論是，在索洛三號上，不論哪一個世代，哪一種生物，滅種的

原因一定是由於自相殘殺。一種生物絕種了，若干時日之後，又會有另一種形體也許較進化，但是習性完全不變的生物再度興起，又在這個星球上演出同樣的血腥活動，直到下一次的滅亡來臨。最後一次的核爆毀滅，已經是索洛三號歷史上第七次的滅種了。在毀滅之前，他們竟然在自己的行星上，製造了足以炸毀半個索洛星系的核彈。結果用不了百分之一，就造成了現在這種百分之百的毀滅。

「雖然現在索洛三號處於這種死寂的狀態，可是將來輻射雲層漸漸散去，新生命又慢慢滋生的時候，悲劇還是會不斷重演的。我擔心的是，他們自我毀滅的規模一次比一次大，如果還有下次的話，那就不僅是他們自己遭殃，而且還會危及星際間其他的世界了。」

「基於上述理由，我有兩點意見：第一，阿列夫的計畫絕對不可批准，否則等於在宇宙中埋下一顆定時炸彈。第二，為了防範未然，更積極的做法是派遣航艦隊去將索洛三號氣化。反正目前它上面並沒有任何生物，這樣做也完全不會違背人道。希望各位能夠接納我的意見，謝謝。」

達力講完之後，態度堅決地走回去。這時陪審席中起了一陣騷動，好多本來支

持我的同事，現在似乎都被他的一番話動搖了。我趕快走出來，準備開始反駁達力的理論，為了生動起見，我特別選取了不少索洛三號專用的辭彙。

「達力的理論相當危言聳聽，可是並不見得有什麼直接的證據。他所提出的磁場心靈交互作用，在實驗室中也還沒有百分之百證實。我們不應該只用這麼簡單的假說，就武斷地論定了索洛三號未來的命運。」

「要說索洛三號人類具有侵略與殘忍的本性，試問在宇宙之中，哪一種人類能夠完全避免這類傾向？只是愈高等的文明，原始的兇殘本性愈退化而已。至於所有能夠從事星際航行的人類，侵略性則已經退化到了趨近於零。也只有如此，才能彼此之間捐棄成見，相互合作，進而征服星空。但如果我們就因此而下結論，認為宇宙間的生物應該全都是天性和平的，以一位星際比較文明研究者而言，專業知識似乎不應該允許我們犯這種錯誤。」

「索洛三號人類的本性雖然原始，卻也有了許多不容忽視的成就。我特別要強調的，是他們文明所追求的三種最高境界——所謂的眞、善、美。」

「在追求眞的過程中，出現過無數優秀的科學工作者，把他們的科學水準不斷

向前推進。不論是理論科學或應用科學，進步的速率都是相當驚人的。這些從事科學研究的學者，全都是具有高貴心靈的人類，在他們身上，兇殘的劣根性早已幾乎完全退化。請讓我舉一個例子——」

我把手一抬，用隨身的遙控器開啟了幻影投射機，會場立刻變成一個綠草如茵的小山坡。遠方一棵大樹底下，一位長髮的年輕男子正在那裡撥弄著豎琴。

「這裏是第四卦限上一個小島的郊區，時間是毀滅前二百三十五年。」

忽然一陣風吹過來，把樹上的幾顆蘋果吹到地下。彈琴的男子暫停了音樂，撿起一個，再用豎琴上高音的鋼弦仔細切開，一瓣一瓣慢慢放進嘴裡。臉上一副悠然的表情，抬頭看看樹上，又低頭看看地下。終於，他停止了一切動作，開始埋頭沉思……

「他是歷史上最偉大的數學家與物理學家，一生的成就對於後世的貢獻實在太大了。像他這種畢生致力探索自然奧秘的科學家，在每個時代都佔有相當大的比例。」

我再抬抬手，回到了原來的會場，又繼續我的陳述：

「第二種境界是善。他們自有智識以來，就有人開始思索人生存在的基本問題；進而發展出哲學，創立了宗教。哲學教人思想通達，看破虛假；宗教教人摒除邪念，一心虔誠，這兩者對他們精神文明的進化，都有著相當重大的影響。請看看這些歷代的大師們，每個人都是智慧的象徵；若要說他們身上還有罪惡的基因，誰能夠相信呢？」

我把好幾位哲學家的身形投射到會場：三個穿著長袍的老者正在高聲辯論；一位高大的中年人一邊散步一邊沉思；還有一個年近百歲的清瘦老人仍在埋首著作。每個人專注的神情，都讓人感到他們是多麼沉醉在自己的思緒中。

我把他們送走以後，又找來了幾位宗教的創立者。

「請看看這些滿懷救世熱忱的宗教家。他們在不斷思索反省之後，澈悟了人生的真諦，看透了塵世的一切，卻不願意僅只自我出世隱遁，而又回到了芸芸衆生，設法渡化接引他人。他們所創立的各種宗教，直到毀滅前，仍然是支配全球人類最偉大的精神力量。請看看這些救世主一個個無比慈祥的面容，那裡還有一點暴戾之氣。」

「主席，有異議！」

達力舉手要求發言，主席接受了。我只好暫時退開，看看他要說什麼話。

「阿列夫特別強調宗教的力量，可是事實上，索洛三號上的宗教卻並沒有那麼完美。我認為還是一位被阿列夫故意略掉的哲學家說得最好：一切宗教，全是人民的迷幻藥。」

他也開啟了投射機，把我們帶到第二與第四卦限交界的沙漠地帶。

「毀滅前一千四百年，此地產生了一個新興的宗教。一千多年來，勢力愈來愈大，他們狂熱的教義與極端排外的意識，不知道帶來了多少的戰火。」

遠方慢慢走來一個全身包得嚴嚴的男子，一手抱著一大本書，另一手插在口袋裡。

「這是他們的傳教士，他手上的那本書就是唯一的經典。至於另一隻手為什麼要藏起來呢？那是因為不願意讓別人看見手裡的那柄劍。書是要送給願意接受教義的人，而那柄劍，則是爲了其他的人所準備的。」

我立刻提出抗議，這只是一項傳說而已！至少在近代，是絕對沒有這種事情

的。

達力卻接著說道：「那就讓我們到毀滅前十幾年去，看看所謂救世主們創立的宗教是如何發展的。」

眼前忽然出現一對年紀很大的男女，兩手捧著幾炷香，口中喃喃唸道：

「……大慈大悲，救苦救難……保佑我們這次簽的兩支全都中獎……一定重塑金身，香火不絕……」

「很公平的交易。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關係，全是金錢關係，一點兒都不錯。」

我瞪了達力一眼，一下子又換到一條很熱鬧的大街上。幾位短髮的年輕人高舉著牌子，身上背著巨型的擴音器，一種生硬的語調不停地大聲重複著：

「末日就要來臨了……唯有信才能得救……信者得永生，信者進天堂……」

「不信就不得安息，連他們的經典上都這麼寫的，真是威脅利誘全都來了。」達力好有自信地說。

我又提出抗議，他所舉的全都是牽強附會的極端案例，根本沒有統計上的代表

性。可是達力好像並不在乎我說什麼，已經走回到他的辯論台去了。

「現在我想可以再回到剛才的正題。第三種境界是美，這是每個索洛三號人類共同的天性。不論原始或近代的文明，崇尚美的心態都是一樣的。而在追求美的歷程中，就漸漸演化出了繪畫、雕刻、建築、音樂、舞蹈、文學、戲劇、電影這種種的藝術。經過了藝術的薰陶，人類的精神境界因而提昇；心靈在藝術中淨化，精神在藝術中昇華，劣根性也就因此漸漸消失了。」

「請看看他們藝術創作的結晶——」

好壯觀的大教堂，四週與頂端畫滿了壁畫；全都是些宗教上的傳說故事，看起來雄壯、莊嚴而諧和。

「這位藝術家，就是因為具有高貴的藝術與宗教情操，才能夠創作出這麼偉大的藝術品。除了壁畫以外，他還留下大量的雕刻，每一件都充份表現出不世的才華。」

所有的人都被這些傑作震撼了；這種藝術中的極品，縱使放眼宇宙也都是第一流的。唯有索洛三號人類獨有的熱情，才能夠產生出如此的創作。

「除了視覺藝術之外，他們對於聽覺藝術也有獨到的成就。提到音樂，各位聯想到的頂多只是電子感應琴伴奏的單調歌聲。可是在索洛三號的世界裡，音樂是——」

我們來到一間華麗典雅的音樂廳，台上的百人樂團正演奏著雄壯的交響樂，是那位後半生失聰的音樂家編號最後一首的交響曲。旋律深廣陽剛，充滿了快樂的氣氛以及對人生無窮無盡的樂觀和希望！

我又換了幾位著名音樂家的作品：有精緻華麗的鋼琴獨奏，沉鬱絕望而終於昇騰的大提琴名曲……最後我選的是那位早逝天才的協奏曲，雖然他生前那麼窮困，卻為人類留下了多少的歡樂！瀟灑自然，不留痕跡，閃耀著瞬間的光輝與絕對的優美。我看到大家都聽得如醉如癡，等我們回到會場的時候，還不斷傳出來好多感嘆的聲音。

「更雄偉的是建築，簡直是真正不朽的傑作！早在毀滅前兩千多年，第一卦限就出現了外太空中唯一可辨的人工建築物。」

我們到了那座巨大縣長之城牆上，兩邊看過去都是一望無際。誰說他們自私而

不團結，這個偉大工程本身就代表著無數人力的完美結合。

接著我們又去看了年代更為久遠的一群建築，是在沙漠中建起的一座座四角錐狀尖塔。周長，高度，傾角，方位，幾乎都是完全依照幾何學定律所設計的，而且這竟然早在毀滅前四、五千年就已經出現了！

達力好像又有異議，我只好將大家帶回會場，暫時把發言權讓給他。

「這些看來雄偉的建築，全部都是極權政治的產品。沙漠中那些角錐石塔，其實就是當時國王的墳墓。爲了迷信統治者有死後的世界，動用十幾萬人工作二、三十年，是強迫還是自願，實在可想而知。而那座城牆，也是在一個暴君的統治下完工的。所用的人力物力，真是難以想像，其間有多少悲劇，我就不一一列舉了。至於它的影響呢，只是減慢了民族的融合，使種族間的隔閡與仇恨擴大加深而已。那位暴君陵墓的地下工程，並不比沙漠之塔要差，阿列夫有沒有興趣帶我們去看？」

可惡的達力，任何事情被他一說就全走樣了。不過他所說的卻也都是事實，讓我在無法反駁。正好達力又向主席表示，他自己還有另一番陳述，我趁機將發言

權再讓給他，想先聽聽他怎麼說，然後再作打算。

「首先我要強調的是，索洛三號人類的劣根性是獨一無二的，宇宙間絕對沒有另一種生物可以比擬。他們遺傳基因中充滿著各種罪惡的密碼，一代代相傳下來，平均而言，只有進化，沒有退化。阿列夫剛才所說的真善美，只不過是極少數人在極短時間中的腦部活動而已。」

「他們人格中的劣根性，實在多得不勝枚舉。隨便舉例來說，好戰、殘忍、自私、貪婪、盲動……光是這幾樣，例子就舉不完了。」

「好戰與侵略性，使得索洛三號自有人類以來，戰爭就一直没有停止過，簡直到了與他們生活結合的地步。各種型態與規模的鬥爭、攻伐、侵略、併吞，成爲他們巨觀歷史中唯一可見的活動。即使有短暫的和平，也只不過是爲下一次更大規模的戰爭做準備而已。」

「每一個政治團體，絕大部份的人力財力物力，都直接間接地投注在戰爭的用途上。而他們科技進化的首要目標，也就是爲了發明更新更好更有效率的殺人武器罷了。」

「如果僅是先天性的遺傳，還不至於把他們的世界搞得那麼悲慘；可笑的是，每個人在後天的教育中，又大量接受了宣揚戰爭的教化。每一個政權，都故意利用各種各樣的傳播媒體宣傳與歌頌戰爭，甚至還直接在學校中有系統地教育戰爭的方法，訓練出一批又一批以戰爭為終身唯一職業的專業人員。各位想想看，宇宙之間哪裡還聽說過，竟然有為了教導大規模殘殺同類而創辦的學校，又在哪裡曾經見過那麼多以殺人為業的劊子手集團？」

「更荒謬的是，在索洛三號的歷史上，這些劊子手集團竟然都能夠享有崇高的地位與聲譽。」

「例子真是太多太多了，戰爭的大場面實在不好控制，我們就隨便選一個最簡單的的小故事吧。」

一下子身邊擠滿了各色各樣的人，連我都不知道是在哪裡。抬頭見到好多巨幅的看板，才曉得原來正在電影院附近。達力做了一個手勢，把大家召集起來，指著前方的電影院說：

「電影，索洛三號毀滅前六十年間最通俗的娛樂；阿列夫說它是一種藝術，本

質上卻是一個受極少數人控制的集體催眠工具。各位可以看到，這麼多男女老幼大排長龍，為的就是要在二維布幕上看看他們崇拜的英雄。就是左邊最大的那個人像，看看他兇惡冷血的表情，橫練盤虬的肌肉，身上掛滿子彈，腰間別著刺刀，手中的機槍就是他們最有效的近距離殺人工具。像這種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卻一直都是大眾心目中的英雄偶像。」

然後達力指指旁邊，我們看到一個跟著父母一起排隊的小男孩，左手拿著塑膠寶劍，右手握著玩具機槍，正在努力地向週圍的人來回掃射。

「幾乎每一個男性，自幼就對殺人武器有著一種莫名的物戀。先天的成份佔了百分之五十三，其他都是後天耳濡目染的影響。」

不一會兒小男生又把機槍扛在肩膀上，一邊踏步一邊唱了起來：

「……………為國去打仗，當兵笑哈哈……………」

……………只要我長大！只要我長大……………」

達力這回只是冷笑著搖搖頭，好像根本不想再說什麼了。

我認為實在需要分辯幾句，提議離開這個混亂的地方，趕快回到會議廳去。

「當時的情況太特殊了！第一、第四卦限上共有三個野心集團，他們的領導者企圖以武力征服全世界。如果其他人不反抗的話，那才是真的沒有一點正義與良知呢！至於那些科學家，大部份是受到迫害而逃到第三卦限的，他們一心只想結束那場殘酷的戰爭，實在沒有辦法再考慮那麼多了……」

「結果他們就發明出更殘酷的武器，來結束了那場殘酷的戰爭。」達力也搶著

「達力的說法完全是以偏概全，他並沒有提出充份的統計數字，不能就斷言戰爭的行為主宰了全部歷史。根據我對各個年代人類基因的抽樣調查，發現事實上真正好戰的人類為數相當少；絕大多數的人，理性善良的基因仍然能夠掩蓋這些劣根性。只不過善良的人總是沉默而柔順，所以在歷史上才會一直出現好戰者統治的局面。」

「不同的政治集團，有著不同的政治理念。當一些野心統治者想要對外侵略時，其他的集團爲了自保，爲了維護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生活秩序，常常是不得已才採取相對行動的。因此，雖然他們巨觀歷史所顯示的幾乎全是戰爭活動，卻都只是由於極少數人的影響所致。」

我講完以後，沒想到達力又立刻接著說：

「絕大多數人竟然總是被極少數人左右，這倒也是獨步宇宙的一種現象。」

「阿列夫剛才說，有很多集團都是被迫而投入戰爭的。可是事實上，主動與被動，侵略與自保，常常根本就是分不清的。他們有一位所謂的軍事學家就曾說過：攻擊是最好的防禦。」

「毀滅索洛三號的核子武器，就是在前一次的全球性戰爭末期發明的。毀滅前五十九年，在第三卦限一個狹谷中的高地上，聚集了當時全球三分之一的一流科學家。阿列夫剛才說，從事科學研究的人都具有高貴的心靈；當時他們研究的可是最恐怖的殺人武器。第一個向政治領袖提出這個計畫的人，竟然是公認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一個簡單的質能互換公式就能夠造出屠殺千萬人的武器，想必他心中一定很有成就感吧。」

「當武器實驗成功之後，三流政治領袖隨手點了兩個地方，就立刻在第一卦限上出現了兩個人間地獄。」

我立刻站出來，搶著說道：

接了一句。

「在看到這種毀滅性武器的威力之後，那些科學家也全都深深悔悟，轉而大力提倡核能的和平用途。呼籲人類要能捐棄成見，和平共處，不要讓科技的發展毀滅了人類……」

「最後，他們成功了嗎？」又被達力搶了一句，他冷冷地瞪了我一眼，然後繼續說道：

「我想現在的發言權還在我這邊。剛才阿列夫提到的三個野心集團，若不是利用了各種宣傳蠱惑的煽動手法，也不可能發動得了全球性大規模的戰爭。可見他們人人都有好戰、殘忍、欺凌弱小和盲動的天性，才會發生這種可笑的集體催眠現象。」

「請各位看看那場戰爭中的精彩片段吧。」

達力一揮手，立刻傳來了一陣陣的哀號。這裡是第四卦限上最著名的集中營，我已經知道他要說什麼了。

「一般的集中營關的是戰俘，但這裡卻不是。請看看這些人大多是老弱婦孺，

他們都屬於一個命運坎坷的民族，流浪了兩千多年，差一點就被趕盡殺絕。」

男女老幼被分開來，在幾棟大房子前排著長長的隊伍。看管的士兵命令大家把衣服脫光，他們毫不猶豫的動作，簡直就像直覺反應一樣迅速！等到大家都走了進去，士兵立刻把門鎖上。達力告訴我們，說一定也要進去瞧瞧。

一個個赤裸枯瘦的肢體，一張張徬徨無助的臉孔，人性到了這種地步，真不知道還能剩下什麼？只見紫紅色的氣體突然從四週角落鑽進來，立刻就有好多人開始尖叫，無意識地狂奔亂跑，有些人痛苦地扯著自己的喉嚨，還有人忍不住十指拚命挖著牆壁，直到留下了一道道的血痕……但是很快地，一切又都靜止下來，剩下的，只是地上一層又一層慘白色的屍體而已。

「經歷了這場浩劫之後，刻骨的仇恨在餘生者心中再也揮不去了。幾十年之後，他們在侵略的土地上欺凌壓迫其他民族的手段，也並不見得有多麼仁慈。」

我們這些旁觀者似乎也受到了氣氛的感染，大家都有一種很不舒服的感覺。主席教達力趕快把我們帶走，休息好一陣子之後，才讓他繼續說下去。

「第一卦限的另一個慘例，還是必須要讓各位見識一下的。」

「這裏是第一卦限主戰場的一個重要城市。很難想像，兩個素稱同文同種的民族，竟然會有這麼大的仇恨。」

我們正準備穿過一條小巷子，慘叫聲已從老遠的地方傳來。走出巷子後，就看到廣場上已經遍地死屍了。另外還活著的人跪成兩排，每個人都被五花大綁，然後再全部串在一起。

旁邊有好多穿著米色制服的各級軍官，每個人眼睛都紅得像是會冒火一樣！突然間為首的指揮者一聲令下，立刻就跳出了兩個拿著銳利長刀的軍人。他們兩個人一排，從一端開始一路砍下去，一刀就是一個人頭落地，簡直比踩死一隻螞蟥還容易！兩個人愈砍愈興奮，旁觀的衆人也是興致愈來愈高，不約而同都瘋狂地喊叫起來。只見跪著的人一個個倒下，眼看兩人就要砍到另一頭了。其中一個動作稍微快了一點，發出了勝利的歡呼；另外那個的長刀在最後一個脖子上抹了十幾回，卻怎麼也切不乾淨。只聽到他大吼道：「我的刀鈍了，這不算數，我要再比一次——」

達力在一旁搖搖頭，冷冷地說道：「砍頭，是索洛三號各民族傳統的殺人方法

之一。各位有沒有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兩百多個人頭落地之後，不但每雙眼睛都還睜得大大地，而且全部臉孔朝上。根據傳說，那是因為這些人頭還想再向上看一眼，頭上到底還有青天沒有？」

達力居然連這一點都能大作文章！明明是因為他們的顱腔內部密度不均勻的關係；被他這麼一說，好像還真有那麼回事一樣！

「提到了殺人方法，在索洛三號歷史上有著太多詳細的記載，充分表現了他們兇殘的本性。從遠古以來，就一直有人熱衷於研究各式各樣匪夷所思的殺人技巧，尤其是對付已無反抗能力的人，他們似乎特別有興趣。不僅要取走一個人的生命，還要讓人在死前遍嘗各種難以想像的痛楚，真不知道是什麼心理。為此而發明的種種酷刑，簡直也可算是一門『藝術』了。」

「剛才所看到的砍頭，比較起來已經是相當文明而人道的。讓我們退回到毀滅前三百四十年，看看另一個畢生難見的鏡頭。」

我們來到一處空曠的郊外，是他們所謂的法場吧。正中央跪著一個頭髮結成長辮的男子，雖然被加上了手銬腳鐐，不過眉宇之間卻還是透出那種毫不在乎的神

情，我想我已經猜到他是誰了。

在他面前還有一個大木盆，裡面裝滿了一種黏稠的樹漆。劊子手拿著粗柄鋼刀緩緩走到他身邊，先對他說了一句話，好像是問還有什麼遺言交待的樣子。那男子仍是神色自若地抬起頭來，竟然還笑了笑，然後才輕聲說道：

「只想告訴你一件事，豆腐乾加花生米吃起來有火腿味兒，回去試試！」我心中爲他喝了一聲采——真是好一條漢子！

鋼刀猛地砍下去，落點竟在腰部脊椎的位置，鋒利的刀刃一下子就切開皮肉筋骨，將一個人活生生劈作兩截！當他還來不及叫出聲的時候，上半身就已經被拋進木盆之中，這時候我們才明白了那盆漆的用處。

達力適時地暫停了動作，一字字地慢慢說道：

「這就叫腰斬，可以使受刑者嘗到千萬倍於砍頭的痛苦。更妙的是，爲了要讓人在死前支持得久一點，特別預備了前面那個道具。斬開的上半身馬上被放到盆中，濃稠的漆可以把切口完全封住，血液不會大量流失，也就不致於很快昏迷；可以清醒地好好享受這種痛徹心肺，錐心刺骨的極刑。」

達力一揮手，動作又開始了。被劈成兩半的男子再也笑不出來！只見他全身，不！只有上半身猛烈地顫抖，雙手朝空中死命亂抓；臉上的肌肉完全扭曲了，一根根青筋暴起，一條條血管突出，還有伴隨而來的那種撕心裂肺，淒厲之極的慘叫聲……

當我們總算又回到會場的時候，達力馬上又接著說：

「另外還有五馬分屍、活剝人皮、剜眼、炮烙、活埋，以及千刀萬剮的凌遲，請問各位想不想再看下去？」

年老的主席先繃了繃眉頭，然後才說：

「我們已經很瞭解，不必再舉例了。」

達力點了點頭，卻又繼續說道：

「索洛三號人類的兇殘，也曾經用來對付過其他星球上的人類。這一段歷史，我還是必須向各位講一講的。」

「由於猜忌的天性，使得他們以爲宇宙間其他的生物也全都懷有敵意；任何友好的接觸，全都被視爲蓄意的侵略。與索洛星系同在一個銀河的異堤星人，就曾經

在索洛三號上發生過一次淒慘的悲劇。

「請各位看看，這就是異堤星人的樣子。他們的形體雖然比較怪異，距離宇宙人種主分佈帶稍微遠了一點；不過他們先進的科技與和善的心靈，卻一直在相當進化的行列之中。」

「早在很久之前，異堤星人就已經開始了星際間的敦睦活動。由於他們溫和的天性與友善的態度，很快就在附近的星空之中，建立起了很好的名聲。」

「異堤星人其實很早就發現了索洛三號。但是因為在精神遙測儀上，觀測到索洛三號人類的心胸狹窄、排他性特強，所以一直不敢與他們做第三類接觸，只好從第一類的接觸開始。」

「從遠程的太空站中，異堤星人不斷地向索洛三號發出搖控的精神感應波，目標則是一位可以創造世界性宣傳品的電影導演。」

「那位導演在長期接受這種精神感應之後，終於在大腦中形成了異堤星人的形象。接著很快地，在毀滅前十八年，一部描述異堤星人友善態度的電影，一下子就轟動了整個的索洛三號。」

「異堤星人想，現在他們全都認識我們了，大街小巷都有我們的模型與海報，也總該見怪不怪了吧。於是在毀滅前十七年的時候，終於鼓起勇氣，派遣飛碟來到索洛三號，準備做首度面對面的第三類接觸。」

「飛碟到達大氣層外圍時，就已經被好幾個國家的雷達發現。雖然所有的攔截行動全都失敗，但是各國的聯合作戰部隊，卻在飛碟著陸的地點展開了前所未有的大包圍。」

「異堤星人從沒想到會有這樣的歡迎場面，剛打開駕駛艙罩走出來，便立刻成了十幾種最先進武器的攻擊目標。手無寸鐵的異堤星人，除了能用反引力裝置逃命之外，根本沒有任何招架的餘地。結果有二十一個人當場被擊斃，其他活捉的則被幾個強權國家分去，最後一個個還是死在解剖台上了。因為各國政府都把這個事件當作最高機密，才沒有在索洛三號上造成轟動的新聞。」

「那些被活捉的異堤星人，臨死居然還不明白到底做錯了什麼？明明已經把我當成好朋友了，為什麼又要用這種手段對付我呢？有一個在解剖台上還哭叫著說要回家，結果話還沒有說完，電鋸早就把他的胸膛給切開了……」

「這就是他們對付來訪的其他人類最典型的例子，類似的事件還發生過好幾樁。各位想想看，如果當初他們已有能力從事星際航行的話，那又將會是什麼樣的局面？」

達力總算說完了，一步步走回自己的位置。我一面想著該說的話，一面慢慢地又走到會場中央。

「縱使索洛三號的人類犯了許多愚昧的錯誤，但是在歷史演進的過程中，他們總是能夠不斷地反省改進，使得文明仍然朝著正確的方向進化。毀滅之前幾百年來，一直都有不少人致力於各種的改革運動，期望能夠建立起理想合理的生存環境，讓人類儘量發揮善良的天性，使劣根性得以逐漸退化消失。事實上，在毀滅之前，抱定此種理念的政治團體有愈來愈盛的趨勢。也就是因為如此，刺激了最後幾個邪惡的政權，才會爆發毀滅性的核子戰爭。但是如果當初能夠突破這個瓶頸，就一定可以向更高等的文明躍進了。所以我認為，應該再給他們一次機會！」

我才剛說完，達力馬上又接了下去：

「阿列夫所謂的理想政治，其實也只不過是將鬥爭的方式改頭換面罷了，本質

上仍舊是極端地幼稚與原始。」

我們來到了一間很大的議事廳，是第七卦限上一個大國的國會。現在正有一位議員在台上發表演說，不料突然卻闖進來一大批全副武裝的軍隊！所有的議員全都驚慌失措，有的嚇得全身發抖，有的乖乖舉起雙手，還有幾個乾脆躲到桌子底下去了。這時門口又走進來一位身上掛滿五光十色勳章的將軍，他大搖大擺地踱到台上去，雙手在桌面上用力一捶，立刻就將所有的議員都敲醒過來。大家動作一致，拚命地熱烈鼓掌，持續了好久好久……

「就這樣，他馬上成了這個國家的統治者。不過要不了幾個月，又會有人以同樣的手段把他推翻。」

我抗議說，並不是每個國家都那麼容易發生軍事政變的！達力卻只看了我一眼，就立刻回答了我的話：

「即使沒有政變，照樣有精彩的場面。」

換了另外一座建築，也是跟剛才差不多的佈置，可是卻顯得份外吵雜，根本聽不清楚台上的人在講什麼。忽然之間台下的一位議員怪叫一聲，指著另一位議員破

口大罵道：

「老不死的東西！我幹你老母！」

被他指到的那位老議員也不甘示弱，馬上站出來吼道：「我操你媽的！竟敢罵你老子！別以為老子不敢修理你！」

一場大混亂立刻爆發了，本來先是叫罵之聲不絕於耳——我聽到有人罵「他奶奶的，小王八羔子」，有人喊「媽了巴子」，有人叫「辣塊媽媽」，還有一個吼著「格老子，龜兒子！」「先人板板」，最後兩句實在連我都聽不懂了。

叫罵到了高潮，自然就開始扭打起來。可笑的是這些三天西裝革履的議員，打起架來還真是沒有一點章法。只見一大群人全都扭作一團，旁邊有人勸架卻也有人喊打，後面一下子又來了好多搶鏡頭的記者，真不知道最後他們是如何收場的……

「我認為這只是一種過渡現象而已，這種政治體制的運作，需要經過一段長時間的自我學習過程，才能夠完全地上軌道。在第三、第四卦限上那些實行了幾百年的國家，就早已不再有這種場面了。」

「那只是將政治鬥爭化明為暗罷了。他們從來就沒有能力建立一個真正理想的

群體社會，卻又偏偏非要過著群居的生活。結果一切的政治活動，從投票選舉到示威遊行，事實上全成了一種集體的盲動。」

「群眾的力量，端視領導者的運用。歷史上就有一樁持續了很久的和平群眾運動，領導者是一位人格極為崇高的人道主義者！」我總算又把發言權搶回來了。

他正在對著一大群人講話。好瘦好小的個子，穿了一件極粗糙的長袍，光禿的額頭，滿臉的皺紋，刻劃出他飽經風霜的一生。

「他領導了一場不流血的獨立運動……至少，有一方幾乎完全沒有流血。」本來第二句話我並不想說，但是看了看達力的表情，還是自己說出來算了。

「那麼多的群眾，全都是由於他的精神感召，終於能夠團結起來，以相當和平的方式，擺脫了殖民統治，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他偉大的人格，已經接近了完美的聖人。」

達力向前走了一步，我知道他又又有話要說了。

「他的確是一位非常難得的非暴力型人物，讓我們去看看他的最後一天吧。」好大的花園，好熱鬧的場面，人群以這位瘦小的老者為中心，散佈在整個花園

中。這時進來一位神色慌張的青年，他慢慢走到老者面前，雙掌合十，好像要向他致敬的樣子。當老者正在慈祥地答禮時，不料卻聽見「砰」的一聲，胸口立刻出現一個噴血的窟窿！但見老者兩眼翻白，抬頭只說了一句：「天啊……」

「最後 還不是暴力結束了他的生命。」

「他被刺殺身亡，與本人的行為毫無關係；那是一件冷血的政治謀殺，只是幾個劣根性發揮到極致的人做出來的！」

「我只希望各位想一想：這位精神領袖，艱苦奮鬥了一生；完全不為自己著想，不求一點名利權勢，他的動機到底是什麼？」

這次輪到我瞪著達力，總算他沒有話說啦。會場中一片肅靜，大家都突然沉默下來。我看看氣氛差不多了，才又接著說下去。

「在我們的世界裡，每個人都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個體，自然就很難瞭解他們這種精神狀態。我只想用最簡單的方法描述一下，什麼是感情，什麼是愛！」

「愛，是索洛三號上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天性。也可以說，是他們遺傳因子最精華的部份。而感情，就是愛的原動力！」

「由於相互間的精神交感，形成了一種無形的精神網路。這使得每一個人對於自己以外的他人，也能不可思議地做到某種程度的關懷照顧。像剛才那位老者一生的行徑，就是博愛眾人的極致表現。」

「索洛三號上的人類，因為具有這種美好的天性，所以縱使遺傳中還殘留了些劣根性的因子，但是，卻一直都能化解於無形。」

「這其中影響最深遠的，是他們兩性之間的愛與感情。本來站在生物學的觀點，兩性之間的吸引是爲了便於生育後代；可是他們卻早已超越這種單調的功能，進而從中發展出無窮無盡的歡樂精神！」

「這是一種相當奇妙的境界，實在很難說得明白，請大家來看一個例子。」

一間相當豪華的客廳，女孩坐在鋼琴之前，她正是雲兒。拉著小提琴的阿凡站在雲兒身旁，正在合奏著他們共譜的曲子。兩個人心意相通，奏出的樂曲也就分外完美和諧。兩雙眼睛，一直互相凝視著，彷彿在目光的交投之中，就能夠把對方溶化在自己的眼裡。琴音輕輕地訴說著他倆甜蜜的愛情，一段段動人的故事，一下子又都浮現眼前。兩人是如此地專注，如此地陶醉，似乎在這個世界上，一切其

他的事物，全都已經不相干了……

音樂雖已結束，兩隻眼睛卻還膠在一起。阿凡慢慢彎下身來，在雲兒的額頭上輕輕吻了一下，又用更輕的聲音在她耳邊說了一句話。雲兒緩緩地低下頭，雪白的臉龐浮起兩片淡淡的紅暈，露出了好滿足的笑容……

突然間達力搶著說道：「這的確是很奇怪的一種心理狀態，但我卻看不出有什麼積極的意義。剛才我檢查了他們當時的腦波活動，發現兩人的思想都處於相當迷亂的狀態，全是一些非理性不合邏輯的思考。」

「那就是感情，那就是愛！那就是他們的幸福快樂！你們，不，我們根本無法體會，但是至少應該承認，那是他們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份！」

「阿列夫不斷強調精神，可是剛才又說他們兩性的吸引源於生物本能，這實在是非常矛盾。」

「一點都不矛盾！索洛三號的男性與女性，本來就是在心靈和肉體的相互交融之中結合的。精神的快樂與肉體的歡愉相輔相成，才能達到人生至樂的境界！」

我又選了另外一對熱戀中的男女。在一個仲秋夜的花園中，我們走過了幾個矮

樹叢，就看見草地上那對相互緊擁，年輕，赤裸，健美的胴體。四肢的交纏，肌肉的摩擦……種種激烈的動作簡直使人目眩神迷。兩人的神情是那麼沉醉，那麼癡迷，彷彿全身每一個細胞都亢奮到了極點，就要被一團烈火化為兩股互相纏繞的蒸氣。可是這種銷魂蝕骨的酣暢卻又好像沒有盡頭，可以一個高峰接著一個再爬上去……終於，肉體再也支持不住快感的累積，猛然之間爆了開來。只見一陣陣強烈的顫動與抽搐，伴隨著原始的吼叫和嬌弱的呻吟，一連串無意識的動作似乎把魂魄都帶離了軀體，逐漸地遠離，逐漸地淡去……

真煞風景，達力又開始說話了。

「姑且不論這些動作多沒意義，只要想想這種必須要靠肉慾才能維繫的關係，就足以證明他們根本尚未進化到高等生物。剛才的那些反應，其實只不過是表皮神經突觸接受到外界的刺激，在大腦皮質中產生了幾種激素與脈衝訊號，就能夠使他們感受到那麼強烈的興奮和快感，這實在是一種相當原始的行為。」

「看來阿列夫似乎並不同意我的話，那麼請問，你能找得出完全不靠肉體關係而維繫的愛情嗎？」

「當然有！早在毀滅前兩千四百年，就有一位承先啟後的大哲學家提倡過！」

「我是說，你能舉出一個實例來嗎？」

我很不服氣，可是卻發現真的找不出反例來！我趕緊打開資料庫，下達搜尋指令，沒想到結果還是一樣！

達力看我没有開口，馬上就接著說道：

「本來一件單純的生物本能，卻在畸形的演化中變得那麼複雜。像他們這種自私成性的人類，做任何事情總是要有點好處，所以連生育下一代，都要靠肉慾的誘惑才能順利進行。到了後來，他們卻愈來愈喜歡上這種原始的生理刺激，大多數人沉溺其中……」

這時會場旁有人在打手勢，達力趕緊走過去與那人耳語了幾句。只見他似乎精神一振，立刻又回到會場中央。

「阿列夫拚命地強調索洛三號上男女間的愛情與肉慾，真正的原因是他本人也很有興趣……」

我立刻跳出來，大聲抗議！這已不是辯論，而是人身攻擊了！

「請主席讓我把話說完。如果是我理屈的話，我願意撤回所有的反對意見。」

「阿列夫自從畢業以後，就一直在研究索洛三號人類的心理與精神活動，而且後來又曾多次往返索洛星系。以至於他本身的心理狀態與生理結構，都受到了索洛三號的重大影響。所以，他這一次申請重建計畫，真正的原因不是學術研究，而是爲了他自己……」

我實在忍不住了，大聲吼道：「你有什麼證據？」

「證據自然是有的，我正式指控你違反了比較文明研究所的最高指導原則，祕密地把索洛三號的細胞標本培育成人。各位請看前面的螢光幕，這裡是阿列夫的生物沉澱實驗室。地下室左方角落，用白色鋼板圍成的那一間，裡面那個女子，就是他用細胞切片培養出來的，而且……」

我知道再也瞞不住了，情急之中也不曉得那來的衝動和勇氣，猛地一個箭步跳上主席台，把年老的主席一把制住，然後用力喊道：

「誰都別過來，否則我立刻勒死他！注意聽著，照我的話去做……」

我突如其來的舉動，幾乎把所有的人都嚇呆了，連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在做什

麼！只有達力，還在在一旁又吐出了一句：

「絕對的暴力行爲，學得真像……」

「閉嘴！給我聽著！馬上幫我準備一艘遠程航艦，再把我實驗室裡一切的設備都運上去。還有那個女孩，也把她抬進去。如果你們不想讓主席受到傷害的話，最好趕快……」

年老的主席在我手中早就昏死過去，我有些不忍心地稍微鬆開一點；又打開了電腦通訊網路，接到雲兒的房間中，勉強故作鎮定地說，馬上就會有人來接她，我們就快可以回家了！

等待的時間過得好慢，總算有人進來告訴我一切準備妥當。我從終端機上檢查了一遍航艦的狀況，才開始一步步押著主席走出去。好不容易進了駕駛艙，看見雲兒正吃力地坐在一旁，睜大了眼睛，一副驚惶疑惑的樣子。我也來不及解釋，只是先騰出一隻手來啟動導航裝置，下令準備升空。直到脫離了母星的引力範圍之後，才把主席放進逃生小艇中彈射出去。其實我根本不會傷害他，何況他還做過我的領隊教授。

我自知犯下了滔天大罪，不曉得他們會用什麼手段來對付我；現在我一心只想要逃，逃得愈快愈遠愈好！想到這裡趕快扳下了超光速飛行桿，艦身馬上便開始猛烈加速。不料我還沒來得及回過頭去，就已經聽見了雲兒的一聲慘叫：……

21

……逃得也算是夠遠了，但仍然很擔心他們會追上來。我走到通訊室，打開了所有的頻道，開始監聽星際總署對外的一切聯絡。沒有想到，聽見的卻都是達力與總署太空站的通話。他竟然已經得到批准，而且還親自率領艦隊飛到了索洛三號！我趕快又打開顯示幕，想在索洛三號消失之前再看看它最後一眼！

從星際總署傳來的影像，看到了達力的艦隊都已停在索洛三號衛星的高度；每架航艦前端十幾座掃除隕石用的雷射，現在全都集中鎖定了目標。達力倒數的聲

音，也從監聽器中逼真地傳了出來：

「……五，四，三，二，一，發射。」

幾百條如彩虹般的高能雷射光束立刻籠罩了整個索洛三號，一下子就把它燒得通紅；接著由紅轉藍，然後又是一聲巨響，整個的星球猛烈地爆裂開來！只見在一片火海之中，突然又躡出無數條紫黑色的烈焰，爆炸範圍也在一瞬之間擴大了幾千倍！終於，這些突如其來似匹練般的火焰，也就一併吞滅了達力的整個艦隊。

誰想要氣化我的星球，我就要讓他也同歸於盡！上次回去的時候，我早就把那幾艘潛艇中上百顆未爆核彈全部啟動！不管你是誰，毀滅了索洛三號，死亡就是你的代價！

達力！我當初卻沒有想到竟然會是你……

看著無數翻飛的碎片，也慢慢地化作灰燼，想到了有整個艦隊為索洛三號殉葬，我的心中又浮現出一絲復仇的快意！關掉了監聽器，再坐回駕駛座，帶著百感交集的心情，準備開始繼續我們的航行。我倆要在茫茫的星際間找尋一顆酷似故鄉的星球，把過去一切一切的歷史沉澱重新播種下去。因為，這是一個有情有愛的世

界，宇宙之中一定會有它存在的永恆價值……

評 註

呂 堅 平

巴比倫大城傾倒了，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處，和各樣污穢之靈的巢穴。

啟示錄第18章

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他，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豫備好了。

啟示錄第19章

我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案卷展開了，並且另有一卷展開，就是生命冊。死了的人都憑著這些案卷所記載的，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們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審判。

啟示錄第20章

我又看見了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

初次閱讀這篇小說時，相信每一位讀者都會與我一樣，被分段用的英文字母與數字所迷惑。後來我忽然靈機一動，把那些字母依序排列出來，才赫然發現是 APOCALYPSE——啟示錄。於是趕緊翻開手邊的聖經，便很快在其中找到了前面所引的章句。

原來這篇小說完全按照啟示錄的平行意念在進行故事，所以全篇便成了第十八至廿一章的一種「科幻詮釋」。也許因為啟示錄是整本聖經中最玄奧隱晦的部份，才會激起作者如此「離經叛道」的靈感。

而且作者似乎有意與聖經儘量拉近距離，因此連其中的四個角色——阿列夫、貝特、其美與達力，他們的名字也都是從希伯來文前四個字母音譯而來。

就小說的性質而論，本篇應算是歷史科幻小說。作者利用科幻的手法，佈置了一個奇妙無比的「歷史舞臺」，讓地球幾千年的歷史能夠在一個時空定點自由出入。然後再將古今中外的人地事物信手拈來，寫成一部極有趣的科幻版「末日審判」。

如果我們與〈無盡的愛〉仔細比較一下，不難發現兩個故事的基本架構竟然出奇地相似（可是除此之外卻又沒有任何雷同之處）。在〈無盡的愛〉中，江規範也曾經觀察了那些樣本人類的歷史；不過卻僅一筆帶過，沒有好好地發揮。也許就是因為意猶未盡，作者才會再創作了這篇小說，以補〈無盡的愛〉之不足。

〈滅〉的故事結構也相當奇特，作者「反串」外星人而不言明，讓讀者在字裡行間才慢慢發覺真相，頗似倪匡的短篇小說〈標本〉。而且爲了營造效果，故意不用一個真實的人名或地名，而改用各種代號，如索洛（太陽），索洛三號（地球），毀滅年代（約西元二〇〇〇年）等等。不過因為作者對於每個場景的描述都非常逼真，使讀者很容易便猜出所有歷史人物的真正身份，增加了閱讀時的參與感，非常具有戲劇效果。

如果我們硬要挑剔的話，仍然可以找出一點小瑕，那就是小說的每個部份稍嫌獨立。作者過份強調末日大審這場主戲，而使得其他部份都成了「龍套」；不過這也是短篇小說的先天限制使然，如果改寫成中長篇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從這篇小說的對話中，尤其是末日審判那一部份，我們可以窺出作者對於人性的悲觀與無奈，似乎比較認同達力這個角色的說法。然而想到作者是倪匡先生的嫡傳弟子，

這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了。

後記

〈曲諧〉（84）是我的第一篇小說，目的只是想用喜劇的手法寫一個「準」愛情故事。

〈GRE之夢〉（86—89）是遊戲之作——軟調的科幻諷刺喜劇。自己在完成之後，才總算相信了「任何題材都能寫成科幻小說」。

〈光陰檔案〉（88—89）是以懷舊而無奈的心情寫的，當作自己對於無情歲月流逝的一種精神抗爭，可算作一篇標準的愛情科幻小說。

〈無盡的愛〉（87）是第一次參加張系國科幻小說獎的作品。因為自己背景的影響，寫成了一篇很「硬」的東西；所以故意取了一個非常俗氣的篇名作為反諷。

（滅）（87—88）是第二次參加科幻小說獎的作品，嘗試用魔幻的筆法，將神話改寫成超越時空的歷史科幻小說。

（戲）（88—89）是第三度參加比賽的作品，藉一個「典型」的科幻故事，展現出遊戲的各種各式風貌。經過三年的屢敗屢戰，終於贏得了一九八九年的首獎。

這是我的第一本小說集，為自己最近幾年在科幻創作的努力做一個總結。出書一直是多年來的願望，如今夢想成真，需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了。

自從開始嘗試寫作，身邊就一直有不少好朋友不斷地給我中肯的批評與熱情的鼓勵，是支持我持續不懈的最大原動力。而自己能夠在摸索中漸漸進步，則要歸功於許多各具特色作家的精彩作品給我的啟發與教益。當然，這其中最要感謝的則是幫我作序的兩位「老師」，他們兩人所有的作品都是我自修寫作最佳的教材與範本。現在，我總算交出了第一份作業，能由他們親手幫我評分，是我有生以來感到最榮幸的一件事。

葉李華

一九九〇年春
加州柏克萊市
別人的土地上

時空遊戲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著者：葉李華

發行人：孫玫兒

出版者：知識系統出版有限公司

臺北市廈門街113巷17-1號2樓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2663號

印刷廠：淵明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臺北縣永和市成功路1段43巷5號

總經銷：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臺北市廈門街113巷17-1號2樓

電話：3927577・3946790

郵撥帳號：0107402-0

初版：中華民國79年6月

定價130元

ISBN 957-9016-01-1

知識系統出版公司書目

總經銷：洪範書店(郵撥0107402-0)

科幻叢書 (張系國主編)

| | | | |
|------|----------------|-------|------|
| SF1 | 五玉碟 | 張系國 著 | 90元 |
| SF2 | 夜曲 | 張系國 著 | 60元 |
| SF3 | 當代科幻小說選 I | 張系國 編 | 90元 |
| SF4 | 當代科幻小說選 II | 張系國 編 | 90元 |
| SF5 | 七十三年科幻小說選 | 張系國 編 | 90元 |
| SF6 | 倪匡科幻小說選 | 倪匡 著 | 90元 |
| SF7 | 銀河迷航記 | 黃海 著 | 90元 |
| SF8 | 上帝們一人類浩劫後 | 黃凡 著 | 90元 |
| SF9 | 七十四年科幻小說選 | 張系國 編 | 90元 |
| SF10 | 龍城飛將 | 張系國 著 | 110元 |
| SF11 | 七十五年科幻小說選 | 張系國 編 | 90元 |
| SF12 | 海天龍戰 | 葉言都 著 | 100元 |
| SF13 | 月亮的距離—卡爾維諾作品選 | 曹又方 編 | 100元 |
| SF14 | 無盡的愛—七十六年科幻小說選 | 張系國 著 | 100元 |
| SF15 | 時空遊戲 | 葉李華 著 | 130元 |

知識叢書 (張系國主編)

| | | | |
|-----|--------|--------|------|
| KS1 | 世界沙豬語錄 | 張系國 編譯 | 100元 |
|-----|--------|--------|------|

電腦叢書 (張系國主編)

| | | | |
|-------|------------------|------------------|------|
| CS1 | 認識電腦 | 張系國博士 著 | 100元 |
| CS2.1 | 電腦系統 | 張系國博士 著 | 80元 |
| CS2.2 | 工程電腦 | 張系國博士 著 | 110元 |
| CS3 | 商用電腦 | 張系國博士 著 | 100元 |
| CS5 | 電腦檔案 | 張系國博士 著 | 110元 |
| CS7 | 軟體設計 | 朱耀漢博士 著 | 160元 |
| CS11 | 電腦語言 PASCAL | 楊維邦博士 著 | 200元 |
| CS13 | 電腦硬體簡介 | 楊照崑博士 著 | 160元 |
| CS14 | 電腦繪圖 (MEDUSA 系統) | 淡江大學工學院 電算中心 編 | 180元 |
| CS15 | 趣味電腦 | 張系國博士 著 | 100元 |
| CS16 | 數值計算導論 | 楊重駿博士 著 | 100元 |
| CS17 | LISP 語言 | 于厚澤 編著 | 300元 |
| CS18 | PROLOG 語言 | 于厚澤 編著 | 250元 |
| CS19 | 數學與電腦 | 楊重駿博士 著
楊照崑博士 | 130元 |

本書目定價如與版權頁有異以版權頁定價為準

封面：
設計／陳栩樺
繪圖／王才強